

武俠技擊小說

白鹿場劫畫圖

壬午年仲夏月一日  
一  
新作  
圖

生死盟

于芳著

卷一

說小擊技俠武

盟死生

著芳于

魂俠魄劍名又

---

---

---

武俠技擊小說

生死盟

卷一 目錄

仗義扶靈

鏢師雪夜逢仇客

去惡鋤奸

兄弟柳林斬劣紳

---

---

武俠  
小說

# 生死盟

于芳 著

## 第一回 仗義扶靈鏢師 夜逢仇寇

地勢的險要，急流的洶惡。莫過於四川了，「山從人面起，雲向腳底生。」這兩句詩就是形容四川形勢，萬山重重，連連不斷，人要往上走，彷彿腳底下雲托着一般，往前看也是山，回頭再看，仍就是山，往下看有雲遮着，什麼也看不見，如同騰雲駕霧，倘偶一不慎，跌落下去，粉身碎骨，魂靈兒全都能七零八散，可見這夠多危險了。現在正是嚴冬季節，在四川東部臥龍山一帶，有個地方名岐坪場，這雖然沒有西部地勢的險惡，可也是怪石嵯峨，人跡罕至，正是一個大雪的天氣，雪如鵝毛大片，寒風如刀刺一般。四面高山峭壁，道狹而危，山連山，雪蓋雪，如同蓋了一層銀色大被。天陰得那麼沉，風刮得那麼緊，四處萬籟無聲，遠遠的聽見一兩聲犬吠狼嗥。在這慘酷的天氣，恐怖環擊之下，竟連一隻鳥的腳印全找不出，遠遠從西南傳來一陣馬蹄聲，車輪響，叫

高山的回音，真不知有多少匹馬在奔騰，多少輪車在狂跑，一匹馬當先，上面騎着年青壯士，黑羊皮斗篷，頭上一頂黑紫羔的皮風帽，裏面一身黑緞色棉襖褲，青絲鬚帶，臉上已經凍得由黑發紫，被這一片白銀的反光一照，更顯着皂白分明，馬跑到此道中，手打涼篷四圍一照，抽不冷子勒轉馬頭，兜回身轉回來路而去。少時骨隆隆………斜插着一桿捲着的小型緞旗，後面跟着四五輛，每輛的旁邊有一位騎士保護，最後的一輛車，車棚兒少微高一點，所有的車，人，全被雪薄薄的蓋了一層，沿着棚沿滴下不整齊的冰棍，最後有兩匹馬，一匹馬上面是一個十多歲的小孩，也是一身黑色，雖然小臉已經凍得改了顏色，但是黑微微面孔上，仍是透着活潑的笑容，兩個小眼睛黑白分明，骨碌碌的亂轉，東瞧西望，又說又笑，後面馬上老英雄身披古銅色外氈，狐皮風帽，一部花白鬚鬚，飄洒胸前，面色已然黑紫紅色，雙目炯炯，一邊偵視着前面，一邊嘴裏哼哈着答這小孩的話碴。一行人等，緊行趕路，不用說這一定是鏢師鏢行人等押鏢躡行，

可是這數輛車輕飄飄，只有一輛像載着重物，因為車軌在雪地上的輪印深淺，一望而知絕對不像載着鏢銀，明明插着鏢旗可是又捲着，真使人莫名其妙，他們這份小心，看樣子比鏢銀還更加十分，正行之間，就聽後面踏踏……：……：……一陣急響，老者回頭一看，兩匹馬一前一後，馬蹄翻飛，把雪濺起多高，沖了過來，老者轉身馬鞭一揚，前面領路的黑壯士已早望見，代轉馬頭，喔喝一聲，這羣車早已順在一邊，後面沖過兩匹高頭大馬，頭前一匹雪花驃，鞍轡鮮明，聳耳翻蹄，馬脖子下面掛着一溜銅鈴，叮噹亂響，馬上人物，身穿白銀狐皮大氅，灰鼠大風帽，在雪地上跑遠了，如同同一色，後面一匹火紅馬，馬脖子也是一溜銅鈴，馬鞍下掛着一張金胎弓，頭戴一頂貂皮風帽，身披大紅斗篷，足下兩隻小牛皮靴，雖然看不見前面，也看得出是個女人，二人跑過來的時候，全是用手擋着臉，兩匹馬就在這轉瞬之間，早已跑出多遠，靜靜的雪地上被這兩匹馬後蹄蓋前蹄，踏了一道印，把雪揚起多高，少時影跡皆無，這老者及一行人等見這兩人過去全現驚慌之色，這時由最後那輛柵子車裏伸出一顆頭，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書生，生

得眉清目秀，雖然身穿灰色的孝衣，但也掩飾不過他那種瀟灑的態度。這書生從裏面伸出頭來，被山風將雪花吹個滿臉，兩眼被風刺得生疼，一邊用手捂着嘴，一邊縐着眉頭開口道：「老鏗師，剛才是什麼人跑過去了，莫非仍是那男女二人嗎？」老者點了點頭回答道：「公子，告訴老夫，請安心，過了此處，前面就有飯店，一切全有老朽在呢！」

「旁邊那小孩兒接着說：『公子不要緊，沒有賊，真要有的話，就是我的兩個拳頭就能把他們全打跑了。』」說完又比了比拳式，書生微笑點頭答應。把頭又縮了回去，這位老者隨着把手一抬，前面那青衣騎者早已過來，老者說：「老二，告訴大家多加小心，犧牲口，捏出這口子，前面就有住腳的地方，大概看天時不早了（因為現在陰天下雪所以看不出時辰來）」少年一邊回馬頭一邊說：「不勞老人家吩咐」。撒馬前行代路，口中吆喝，大家更加小心，車把式揚鞭就聽車輪馬蹄聲在山谷中狂跑，聲勢特別響亮，又助了大家不少胆量，爲什麼大家這樣慌神呢？原來這剛跑過去的男女從他們動身所在一直跟了他們一道。時隱時現，所以他們斷定這男女二人不是賊人的探子就是獨門賊黨。

尤其在這少無人煙匪盜出沒的所在，發現了。所以謹慎慎加足了馬力，在天未黑之前，趕出山峽。行了也就是二里來地，天可該掌燈了，風愈刮愈緊，雪愈下愈大，往前看已然不清，黑衣騎者可就兜回馬跑到老者面前說：「您看前面已然黑上來了，咱們先找個避風所在，暫停一宿明早再行吧！」老者搖頭一擺手只說了一個字「走」，因為這地方無村無堡，連個廟宇全沒有，太危險了，少年無法，撥馬頭花喇喇直往前衝，頭前開路，忽然坐下驢猛然高嘶，前蹄高抬，竟站了起來，差點沒把他掀下來，後面馬匹聽見這猛孤丁的驚叫，全不願前進，往後錯退，揚頸高叫，唏噓……一片，加雜山谷的回聲，恐怖已極，老者在後面準知有舛事發生，兩腿用力一磕馬肚，趕到前面，那黑騎士早已下來，仔細往前看，原來前面黑勿勿一物，不知是什麼東西，橫臥當道，借着雪地反光照看，好像是一人，老少二人趕上前去，可不是一個人，僵臥在雪地上，下半身已被雪掩埋，老者下馬上前用手問了問他的出人氣，還好心口還有點溫氣，準知沒死，回手招呼過兩個人來，把這人搭到後叫一輛車上，回手把水壺取出，拿過一塊布，把水倒在布



上溫在此人胸口，又把水倒在此人口中，灌了下去，不大功夫，這人已微睜二目，見他向四外看了看，要起身又倒了下去。把眼又閉上，用手指了指肚子，張了張口，老者明白他是又凍又餓，隨手掏出點乾糧遞給他，又倒了一碗熱水，那人接過去把乾糧一口水一口水的送下去，吃完停了一會坐了起來，向老者一抱拳點點頭，用手指了指口，又啊啊兩聲，好，敢請是個啞叭，這時橈子手已經掌上燈，老者借着燈先打量這啞叭，見他年紀也就是三十出頭，身穿海青破棉袍。顏色全改了，棉花全飛出來啦，辮子被雪一凍一暖一化，往下直滴搭湯，這樣就大啦，往臉上看，面色焦黃，掛着一層黑氣，兩個眼珠子陷下多深，眉毛往下搭拉着，高颧骨，大嘴叉，翻鼻孔，他要是躺直了，整個活死人，老者沖他點點頭，用手按按他又比畫比畫，意思是讓他躺着歇息歇息，他笑了笑露出十分感激的樣子，他這一笑，好，差不離個小的人，真能讓他吓死，老鏢頭退了出來，黑衣騎者已在等候多時，老少一合計，天氣已經晚了實在沒法走，這才吩咐大家找個躲風所在，把車圈好，大家一陣忙亂，找個山嶺子下面，把牲口卸下來，遛了遛，又套

上，因為地方不安，不定夜裏怎樣，大家十分小心，那老者查看查看，才到那高棚子車外面，恭恭敬敬向裏面說了幾句話，告訴裏面天氣太晚，沒法子走打算避一夜，裏面一位老婦人同一位青年人同聲道：「請老鏢頭多加小心。」老者連聲答應，回頭把黑衣少年招呼過來，吩咐大家分班守夜，正在合計，就見那小孩兒從老遠跑了過來說：「爺爺我剛才同那啞叭說話去來着，我不守夜，我同他作伴得啦。」說着睜着小眼等他祖父答話，老者笑着點頭，小孩見他祖父答應，不用提夠多喜歡了，蹦蹦跳跳而去，老者望望他的後影嘆了一口氣，口中自言自語說「苦孩子」。然後這一老一少打着燈籠，四週又看了看，馬全圈好了，喂上草料，這才分手。各自找蓬車歇息，這時雪已經住了，風可是起來了，雪花裹着小石頭子，被風由山上往下吹落，打在蓬車上亂響，枯枝被風吹得如同哨子一般。遠遠的又傳來斷續的野獸嚎聲，情景實在恐怖淒慘，一夜光景不能細表。天也就在四更天，老者起身出來，把黑衣少年喚起，招呼大家起行趕路，風小多啦，雪又細微微飄了起來，大家收拾正在打點，就聽有一個車把式唉呀……驚呼，老者及黑衣少

年連忙過來，就見這個車把式苦喪着臉說：「有人將牲口勒肚及套轡口反帶滿給割斷啦。」老少大吃一驚，趕緊命人檢查，好五六輛車一輛沒刺，全是一樣割口，立刻老者顏色就變了，回頭不見他孫兒，忽然想起。急忙到那嘔叭車上察看，不僅嘔叭不見，連他孫兒的蹤跡全無，老者雙足一蹶咳了一聲，低頭不語，大家正在徬徨之際，耳邊就聽嗖：一支響箭，擦耳而過，登棚一聲，正釘在那捲着的鏢旗根下，把那根鏢旗由車幘上挺出多遠，被風一吹已然散開，面朝下背朝上，落在雪地上，那響箭箭尾還代着一個三角小紅旗，被風吹得飄飄高揚，那意思如同自豪一般，老者又是一驚，說「圈」言還未盡，就聽東山坡拐角，踏……一陣馬蹄聲，就是連人代馬二十餘匹，沖了下來，雪花四濺，來到他們跟前二丈來遠，全站住了，爲首一馬當先搶了出來，到了老鏢頭前，把馬一橫，用手中馬鞭一指說：「老鏢頭，數年未見，一向安好。」嗓音宏亮，氣派渾厚。老鏢頭抬頭，仔細一打量來人，這時天氣已近五更，雪地又亮，見來人跳下馬足夠八尺身軀，身披紫緞大氅，頭戴貂皮風帽，黑紫臉膛，雙目如燈，一雙眉毛連在一起，黑勿勿

如同一條黑炭，大鼻頭，一部落腮鬚，被風一吹，微露一張鮮紅四字海口，而含微笑，威風凜凜，正是七年前威佔劍門山吳天大王蔡國亮，不由更是吃驚，就知今天不好辦，回頭一擺手，黑衣少年早已命人把車圍嚴，二鏢頭趙子手各各手持兵刃站在車旁，老鏢頭這時緊行幾步抱拳說道：「原來是蔡寨主，好友多年不見，今天息然至此，有何教我。」來人用馬鞭往後一指，這後面二十餘人，然後抱拳問老者道：「老鏢頭，咱兩家雖然前七年有過樑子，但是你子同我子，俱已身亡，前仇盡釋，今天兄弟我帶領弟兄來到此處，一不劫老鏢頭鏢車，再者說你車上並無鏢銀，二者絕不擾亂老鏢頭行路，但有一事相求，老鏢頭能否應允，如能，則兄弟萬分感謝，說着，老鏢頭插言道：「蔡舵主，只要老朽能辦到之事，盡力而為，」吳天大王蔡國亮哈哈一笑說：「如此老鏢頭，請問老鏢頭此行目的何在，車中所載何物何人，老鏢頭：」說着哈哈大笑，這一笑如梟鳴一般，山林震動，鳥獸皆驚，這老者就知有外，雙手抱拳道：「蔡舵主，人死不記仇，老朽不說，閣下必然滿全知曉，俗云殺人不過頭點地，得饒人處且饒人，如今

方大人已然身死，只餘孤兒寡母，是老朽同方大人生前一面之交，不能眼看着彼等流落他鄉，才順路將彼母子代往江寧。舵主七年前之事，乃彼故去先人所爲，老朽願舵主開一面生路，則感激不盡。」說着深打一躬，然後靜候答話，蔡國亮跟着聽，走着尋，等老者說完，把馬鞭一指說：「老鏢頭，有友如此，總算方某人知人，但：說着用手一托鬚鬚又道：「一小弟年已半百，二子一姪俱喪在他手，難道說換不過他一個來嗎？請老鏢頭不必管他人閒事，如若不然，」馬鞭往後一指，就只見二十餘人，在馬上個個橫眉立目，雄糾糾，氣昂昂，「就是小弟允許，恐怕他等也難放過。」老者一聽，登登登退後三步，抬頭觀看，就知今天非武力絕對辦不到，但他們人多勢衆，自己這邊俱各勞乏，無奈又是一躬到地說：「舵主，想咱們綠林道講究，除奸去惡，扶弱濟貧。一個年邁婦人，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年幼書生，舵主真要得他等而甘心，也算不了英雄之輩，我願兩家和好，讓方家公子向舵主賠禮，條件俱依得如何？」蔡國亮尙未答言，就聽那邊羣馬之中，有一匹馬跑到跟前，用手一指說：「姓雷的，條件有，要方某的人頭，他兒子

人心。「老鏢頭一聽抬頭觀看，正是裝死的那個啞叭，不由怒氣沖天，鬚鬚一甩說：「小輩閑言休提，其家孫兒何在。」來人一聽一怔說：「姓雷的，要的是姓方的，誰要你姓雷的孫子孩兒的，休管他人閒事饒你老命，不然」說着嗖的一聲，從脇下將刀抽將出來，用手一擡，見這刀如麵條一般，道：「人認識你姓雷的，刀可不認識你姓雷的，」老鏢頭尚未答言，身後而嗖：一團黑影，其疾如風。如同一隻大鳥一般，輕飄飄落於就地。正是那黑衣少年，對老鏢頭道：「你跟他費什麼話，」隨說隨着一個箭步來到那人跟前道：「呔，小輩，不必鬥口，是漢子下馬見個高低，一派詭計，偷雞盜狗小小毛賊，別給好朋友現眼，一說着丁字步一站，黑微微的臉膛上，殺氣騰騰，那邊馬上衆人見這黑衣少年來到當場，各各翻身下馬，往上一圍，由內中哇呀呀：一聲喊叫「二當家的先把他讓給那老鐵，管教管教這狂小子。」黑衣少年抬頭看，見此人身高在八尺開外，一色紫花布褲掛，花鬪腿。披尖大酒鞋，往臉上看，一條辮子盤在頭上，一臉糟面疙疸，半截眉毛。一雙怪眼，蒜頭鼻子，大嘴敞，倒也是條漢子，手中兩把雙刀，旋風般猛孤丁攔

頭頂一刀。緊跟着刷刷刷蓋面三刀，一刀緊一刀，黑衣少年這個氣就不用提了，見他頭一刀砍來，頭往外一偏，嗖的一聲，就見由腰中抽出一物，對面三刀已然下來，就勁一抖，往上一擰，就聽噹啞啞，正磕在對面人手中的刀上，把刀給磕出多遠，那大漢一怔，不知他拿的是什麼東西，黑衣少年更不答話，就在這一怔的功夫，右腿一撤，前手掄圓了，就聽叭叭：正纏在那漢子雙腿。他哨：字還未說出，黑衣少年往懷裏一帶說：「爬下吧小子！」就聽撲哧一聲，雪花亂飛，倒在泥中，趕緊爬起來，雙手抱頭，冲着黑衣少年發怔，那黑衣少年早站在一旁，紋絲不動，手中兵器一條練子相似纏在手腕，練子頂上有一物如同鏢形，這時見一大漢，三跑兩跑來到當場將那漢子換回，拉着大棍，身高體大，粗眉怪目，擺手中虎尾三截棍高聲道：「好小子，咱爺倆來來，」說着；話到棍到，掄棍奔頭頂而來，黑衣少年見來勢兇猛，忙往左閃身，掄手中兵器花愣愣直纏來人雙腿，那人縱身躲過，掄開棍橫腰就掃，還是真快，黑衣少年不慌不忙等棍到，丹田一提旱地拔葱，嗖：平地縱起，手中兵器可不閑着，就在縱起來的時候，滿把照那人

而門撒手就砍。那人再也防備不到，就聽叭叭正打個滿臉花，嘍咚倒地，滿面鮮血，昏迷不醒，這段書叫做懶龍愁巧勝雙勇。這兩人在蔡國亮手下追隨多年，同那假啞叭是師兄弟。那假啞叭姓焦名允，號得符。乃陝西橫山人氏。隨四川普光寺玉面佛全志大和尚闖蕩江湖，生得十分醜陋，活僵尸一般，所以綠林人因為他手下太黑，送了他個外號叫活無常。後來在劍門山金駝嶺遇見蔡國亮。二人意氣相投，又把他兩個掛名的師弟一名雙刀侯品，一名鐵背熊陳志，喚到一起。這二人每人各有七八百斤膂力，真有萬夫不擋之勇，這次要講打長了，恐怕這黑衣少年力量接不上，也是該著成名，會把他二人每人不過一合一敗一傷。當時焦得符一見又是氣，又是恨，昊天大王蔡國亮一生作買賣沒遇上這麼泄氣的事，氣的哇呀亂叫，提兵刃要自己動手。焦得符用手攔住說：「二當家的且慢。」說者爬在蔡國亮耳朵旁噓……蔡國亮一邊聽一邊點頭。好個活無常得符，吶噯：「竄到黑衣少年跟前，如同一個棉花球兒，手中緬刀榜中一抱說：『小夥子，認得活無常焦二大爺嗎？』」黑衣少年見仍是那假啞叭，不禁火高千丈，忍了忍氣說：「原來你就是



焦允，正要會你，」說着左手由腰中嗖……嘩楞楞又見一條同右手一般無二，焦允焦得符這才看出，原來是葫蘆鞭相似，不過比葫蘆鞭細，節兒多，把手的地方有環，頂頭上三角錐形的鋼頭兒，這兵器能軟能硬，焦允可沒把黑衣少年放在心中，書中代表，活無常焦允闖蕩江湖爲人精明強幹，手中一口緬刀，切金斷玉，這種刀出在安南，能軟能硬，不用的時候，圍在腰中就是一條板帶，用的時候只要往外一抽立刻挺直，平生指着這口刀縱橫天下，未遇過敵手，他焉能把這年輕輕剛出世的黑小子看在眼里。這黑衣少年雙手捻環，就見這兩條兵器筆管條直，雙分左右，二龍戲珠，直奔活無常二目就刺，焦允焦得符見這黑小子腕力可真不小，招數還是真快，雖然戰過二人，毫無倦容。連忙把臉一閃，轉身形用刀截黑衣少年的雙腕，黑衣少年更不怠慢，抽回兵器掄開了雙掃頭，一股涼風直奔焦允頭部而來，焦允大吃一驚，敢緊縮頸藏頭大坐腰，挺刀往黑衣少年脇下就刺，黑衣少年往外閃身，緊跟着抖左手兵器直鑽入焦允褶中，快如箭，疾如風，焦允再往外跳可來不及，敢緊往起一躍，黑衣少年見他蹤起，右手兵器嗖的往起一兜要纏

焦允後腿，這招名爲雙攪柱，這兩條兵器如兩條龍一般一裏一外，焦允焦得符蹤起時正要往下落，見他右手兵器又上來了，他可真急啦，平空大反提，刷！可就竄出多遠，落地站脚不住，又搭着雪地真滑，登登登退出好幾步，差點躺下，敢緊挺腰站定，口中一邊喘一邊道：『好險！好險！』再往當場看，見托天太歲陳深陳體鏃已同那黑衣少年戰在一處，這也就是焦允焦得符，若換別人不死也夠瞧的，也是他輕敵之故，吳天大王蔡國亮早已急得撮手蹀脚，口中亂罵，戰場上托天太歲陳深陳體鏃同那黑衣少年，兩人來往幾個回合未見勝負，因爲黑衣少年已然見過三陣，力氣當然差着，陳深又不是弱手，當初在安徽九王嶺也是一家大王，渾身橫練手中鎗鐵棍真有萬夫不擋之勇，在焦允同那黑衣少年動手時候，他就瞧出便宜來了，他準知道焦允同蔡國亮商議準是用車輪戰法把他累乏了，剩老鏢頭一人就好對付，後來見焦允敗下來，他合計到時候了，所以才搶了出來，這邊老鏢頭也看出他們的意思來了，有心要把黑衣少年換下來，又沒有人保護車輛。二鏢頭趙子手在今天這個陣式簡直上不去，車上的方公子早就探出頭來，先見賊人

還是真不少，全代着兵器，動手時真殺真砍。那見過這個呀，把他給嚇的戰戰兢兢，哆哆嗦嗦，後來見黑衣少年連勝三陣，他把眼全瞧直啦，害怕的心也不知道是有沒有啦，反把他書呆勁頭給招上來了，搖頭喊好，也不顧刮風下雪，不說他，這時戰場上陳深陳體鏃同黑衣少年已然見出勝負，黑衣少年口中已然微喘，汗順着鬚角往下滴滴，托天太歲心中暗喜，鎗鐵棍招招進逼，黑衣少年節節後退，退着退着可就退在一顆樹的跟前再退可沒地方了，那邊吳天大王蔡國亮舉着雙鋼說「大個陳，瞧你啦！」陳深見已然把黑衣少年逼到絕地，猛然掄開了鐵棍搜頭一棍，黑衣少年往左一閃讓過，也是一個急勁，兩條兵器掄圓了就繞陳深雙腿，陳深見棍落空，又見他兵器已到，棍找地用力蹀起空中，黑衣少年見他蹀起，左手兵器朝上單掛，往起一兜，再繞陳深雙腿，這招名爲烏龍探爪，陳深他可沒有焦允那個勁，把腿一屈躲過這招，身子可就沉下來了。黑衣少年不等他落地，右手兵刃可掄起來了，陳深再想躲那焉能夠，就聽撲咚，脚朝天，頭朝下，倒栽葱栽在地下，陳深這樂可大發了，這時就聽車輛中有人喊好，「好」了一聲，蔡國

亮眼見陳深戰勝，想不到黑衣少年轉敗爲勝，這個氣呀，又聽有人喊好，臉更掛不住啦，往這邊一瞧，見一輛車上，一個十八九歲少年書生用手捂着嘴退進棚中，原來方公子見陳深掄棍打黑衣少年，後面有樹擋住，眼瞧危險已極，吓的一身冷汗，後來又見黑衣少年轉敗爲勝，反將那邊大個給摔倒了，不由自己喊出聲來，自己喊出來了己知道冒失了，拿眼一溜，見那大賊頭已然看見他，吓的他用手一捂嘴，敢緊退進棚內，蔡國亮就知是方公子，用手一揮，這些人就把手給圍上了，二鏢頭趨手及這些賊寇捉對廝殺，蔡國亮照直奔那輛車，焦允焦得符就奔了老鏢頭，倒在地上的陳深已然爬了起來。雙刀侯品同鐵背熊陳志這三人把黑衣少年給圍了，黑衣少年呢，掄開了兵器就跟摔雞蛋一般，這三人可就成了跟頭虫了，這三人是豁出去挨摔，就是纏着他不讓他過去，那邊老鏢頭心中着急，見焦允過來了，把外氅甩出多遠，噹哪噹兵刃抽出，閃閃發光，奪人雙目，正是一口金背刀，眼可就紅了，牙咬的吱吱的響，恨不得把焦允剝在當場以報拐孫之仇，焦得符來到近前向老鏢頭笑道：「老頭兒，認得焦大太爺嗎！」老鏢頭咬着牙道：

「鼠盜之徒，別給老和尚現眼，」說着挺兵刃擡頭就剝，焦允閃身躲開二人就戰在一處，焦允完全是滑戰，也是纏着老鏢頭讓他顧不過來，再說吳天大王蔡國亮隨走隨砸，把趙子手們打的東倒西歪，少時來到方家母子坐的車轎之前，裏面方家母子相抱痛哭，從車縫往外看、見那大賊頭奔這車而來，方公子心想逃走是不行，但不能等死，隨手抄起一個暖水壺，心說，你別掀車簾子，你要一掀，我就給你一壺。老夫人反到不慌不忙，端坐車中，閉目等死，蔡國亮已到跟前，他怕裏面有埋伏，用單鋼挑車簾子，沒挑動，裏面好像有人揪住，可是哆哆嗦嗦戰慄不止，蔡國亮用鋼叭叭叭就把簾子給打飛了，準知裏面沒埋伏，不然不能揪着簾子，顯見是害怕，剛要往裏探頭，就見由裏面打出黑忽忽一物直奔頂門，倒吓他一跳，敢緊一閃，見是一個破暖水壺，落在地上已然粉碎，不由心中惱怒，跟着往裏伸手可就連方公子給揪出來了，方公子把心一橫，罵道：「賊子，吾生不能取爾性命爲人民除害，吾死必爲厲鬼取爾魂靈……」一邊嘴裏罵着，一邊閉眼等死，方老夫人在車中聽他兒子會說出這幾句豪語，也說了句「有兒，有兒」蔡

國亮聞聽，又從車中把方老夫人給揪出車外，一個老年婦人那能抵抗這滾馬的強盜頭兒，被蔡國亮摔在地上，老夫人連滾代爬掙扎不起，這時天氣已然大亮，可是還陰得那麼沉，雪仍下得很大，風鳴鳴的響如同天哭一般，方公子爬到他母親身旁，抱着他母親痛哭，方夫人也抱着姣兒落淚不止，這一來把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吴天大王蔡國亮給哭得鋼可下不去啦，心中說不出怎麼一股勁，那邊托天太歲陳深陳體鏃，雙刀侯品，鐵背熊陳志纏着黑衣少年，工夫可不小啦，黑衣少年，累的是遍體透汗，手底下透着慢，這三人更緊緊圍着他，尤其是陳深的鎗鐵棍上下翻飛，侯品的雙刀。陳志的三截棍這全不是軟手，眼見黑衣少年抵擋不住，活無常焦允焦得符同老鏢頭是難解難分，按說焦允可不是老鏢頭對手，但這是心氣的問題，忽然老鏢頭見黑衣少年堪堪落敗，立刻有性命危險，心中一急轉身往下就敗，活無常焦允隨後就追，來到切近往前縱起身形，連人代刀往下落，照着老鏢頭後腦就砍，老鏢頭並非真敗，隨走隨聽聲，準知他必追，等他刀離頭上不遠，尺寸夠的上了，上左脚轉身形，外手刀橫砍焦允頭項，身法這個快，就聽嗖：

……焦允就知不好。忙縮頂伏腰躲過這招，雙足落地，老鏢頭不等他站穩了臥腰就是一腿，正踢在焦允的迎面骨上，撲咚咚摔出老遠，不怪人成名，真有絕技，老鏢頭並不趕前要他性命，幾步趕到黑衣少年這邊，見鐵背熊陳志三截棍正然分上中下三路，黑衣少年躲着十分費力，閃轉也不靈活，本來功夫實在不小，人能有多大精力，老鏢頭說「老二，別慌」陳志聽後面有人，回身就是一棍，老鏢頭往左一閃，底下一撮，陳志連招數全沒看清楚撲咚爬在地下，老鏢頭尙未回身就聽後面金刀劈風。老鏢頭斜裡一蹤，往左大回身，脚下可不動，擰身揚左掌，叭，這一下正砸來人後背，就聽哼的一聲，侯品撒手扔刀橫着就爬在陳志的身上，這兩人不費吹灰之力全爬下啦，老鏢頭雖然年紀大，工夫真純，講究尺寸，俐落，黑衣少年精神爲之一振，陳深陳體鏢見了大吃一驚，趕上前手中棍欄腰就打，老鏢頭見他來勢很兇，往前一蹤，到了陳深面前，陳深的棍可就使不上勁，敢緊往後退，掄開鎗身棍往下掃，老鏢頭隨棍蹤起，剛要往下落，陳深的棍又回來了，老鏢頭這回蹤身形往前探身反腕一刀背，「大陳躺下吧！別又回來」這個陳深

陳體鏃也真聽說，仰面倒在地上，老鏢頭見他躺下，說「若不是老朋友，今天就把你給廢了」，說着轉臉一看，唉呀不好了，見活無常焦允已然把靈車找着，靈柩已經搭了下來，這夥人正要折毀，又見昊天大王蔡國亮揪着方家母子正要往下砸，自己的二鏢頭趙子手傷的傷，逃的逃，無人抵擋，焉能不急，就覺兩眼發黑，心中發甜，一陣乾嘔，哇的一聲，一口鮮血，這時候品已把陳深扶了起來找了個地方讓他休息，黑衣少年正同鐵背熊陳志甜鬥不止，黑衣少年自老鏢頭助陣精神倍長，陳志也不放鬆，候品趕過來加入雙戰，這次不車輪戰他了，一同齊上，這一來黑衣少年可不成了，腳底下也透着遲慢，閃躲也不靈活，陳志這時揚棍就砸，黑衣少年徑右一閃抖兵器，陳志不等他抖起來三截棍叭叭就把黑衣少年的兵器給砸出手了，黑衣少年一個急勁，揚起左手兵器，往陳志面門就砸，陳志一擋，黑衣少年兵刃是軟的，見硬拐彎，可就繞在陳志三截棍上，二人正在相持不下，候品可喜歡了，往前趕步雙刀舉起，黑衣少年實在力盡了閉目等死，候品正要落刀就見一團黑影小旋風是的，他就覺脇下挨了一下，立刻渾身不得勁，雙刀落



也落不下來了，陳志也是同樣情形舉着三截棍，咬牙瞪眼，二人如同泥塑一般，黑衣少年等了半天見他刀還不下來，睜眼看見二人，就知遇見高人啦，心中寬心微喜，忽見老鏢頭吐出一口血來，敢緊過來雙手扶住，書中代表，我寫的慢，當時動作快，並且三四件事在同時，只有說完一邊說一邊，再說焦允被老鏢頭踢了一溜滾，鯉魚打挺跳了起來，心中佩服，提兵刃奔人群而來，趙子手二鏢頭焉是他的對手，不大功夫趙子手又傷了好幾個，四五个護車的鏢師也有傷了的；全敗了下去，活無常代領他手下人把車全圍了，他頭一個先奔那輛靈車，用刀車連棚子挑下來，當時露出一口黑漆棺材，焦允找到以後心中大喜，回頭找蔡國亮，見蔡國亮一手揪着方家母子，一手舉着鋼，站在那裏發怔，他見了心中着急立即喊道，「瓢把子，你別忘了你的兒子，你今天幹麼來了」，蔡國亮一聽，兇心又起，二次舉鋼往下就砸，眼見方家母子二人立時廢命，正在危險之時，就聽弓弦響，說時遲那時快，「叭」的一聽，一顆彈丸不偏不歪正打在蔡國亮手腕上，痛的他撒手扔鋼，甩着手哇呀呀直叫，那邊焦允等正要砸壞棺材，揚刀向下正要劈，「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上官兄妹由何而來，在他們談話的功夫，筆者替他們說了罷。在江蘇蘇州方家鎮有一位方鼎，娶妻顧氏十分賢淑，方鼎已經中過進士，但是在京師候缺，等了數月，也沒有恩旨下來，再說方鼎乃一介寒儒，那有銀錢打點，又見當時權奸當道，不覺恢心，所以又回到蘇州每日尋朋訪友，飲酒賦詩，日度清閒歲月。到也無事無非，但方鼎秉性孤高，落落寡合，再生財無道。所以家境日趨下境：方夫人顧氏年方二十八齡，與方鼎同庚，已身懷六甲，適值立秋之日，產生一兒。方鼎大喜，取名狄生，三朝已過彌月光臨，也有幾家親故到來賀喜，大家正在熱鬧當兒，忽然外面有本縣差役帶領一個京師急足叩門進入。方鼎看來人認識，是座師阿大人的管家何立，何立上前給方鼎請安，然後由懷裏拿出一封信，呈給方鼎，方鼎接過來讓何立坐下吃茶歇息，拿着書信到裏拆看，原來阿大人已升入內閣在聖駕前保奏方鼎，放任在山東，命他立即進京，方鼎看罷，說不出的喜歡，急忙拿給顧氏夫人看，夫人也是高興，親友們又是道喜，真是雙喜臨門，何立又拿出紋銀三百兩說：「主人給何力銀子爲是方大人同小的的路費，請大人打點打點

明天上路吧。」方大人聽了，心中說不出的感激，翌日，告別顧氏夫人一切不提，二人上路，兩匹馬曉行夜宿不能細表，這日進入山東地界，天雖入秋，但仍有餘熱，發悶發燥，主僕二人口中叫渴，馬也直叫，順着馬鼻子出白氣，遠遠看見一片森林，古木參天，鳥兒亂叫，濃陰滿蔽，路旁野草開花，主僕二人來到進入樹林，心曠神怡精神甚為爽快，何立拉着兩匹馬在一旁閒遛，方鼎找了一塊太湖石坐下，正在悠悠自得的時候，忽然傳來一片簫聲，幽閒悅耳，音調異常感人，方鼎細聽心中發出一種特別感想，心說這是亡國之調，此處必有隱士，自言自語站起身形，望林外望去，見林間隱隱露出紅牆一角，簫聲自該處傳來，方鼎慢慢巡聲來到跟前，原來是一個觀，見這觀並不算大，觀門橫匾是松林觀，觀門緊閉，方鼎上前叩門，簫聲立即停止，從裏面出來一個小道童，方鼎告訴他尋杯水喝，小道童兒見方鼎是一個文墨人，請方鼎等一會，他到裏邊通報觀主一聲，方鼎答應，少時見由裏面迎出一個道士，見這道士年紀已經五十多歲，雖然不能說仙風道骨，但也是飄然若仙，方鼎上前一揖，老道士也忙還禮，將方鼎讓進觀中，先

至大殿禮佛，然後來到偏殿內，分賓主落坐，各道姓名，原來稟士名靜一，二人談得十分入港，老道是問一知十，對答如流，慢慢方鼎問及吹簫是否靜一，靜一聞聽搖搖頭，正要回答時，小道士奉上香茗，方鼎正渴，謝過靜一喝了一杯，忽然外面叫門，小道士跟着跑了進來道：「一方施主，有一個名何立的，拉着兩匹馬來找您，問您走不走，」方鼎聞聽，說先讓何立進來，吃杯茶，連馬飲飲再說，少時何立進來，不提，再說靜一也知道方鼎是一個上任的官員，十分恭敬，可是方鼎問他吹簫之人，始終不說，方鼎也不好深問，正要告辭，忽然外面瀝瀝落雨來，他二人照舊閑談，方鼎見不能走，只好住在觀內，雨雖不大，可是下了足有三天，天仍是陰不放晴，第四天何立可等不了，催方鼎上路，方鼎到觀主內室告辭，把簾剛打起，見有一人正獨踞在棹旁大吃大喝，只見他生得生蟹般的臉膛，虎目濃眉，大鼻頭四字海口，滿面虬髯直到耳邊，頭頂已然禿亮，身上衣不蔽體，露出兩隻黑毛胳膊，兩條腿光着，穿着兩隻草鞋，一身破舊不堪，蹲在凳子上，手把着酒壺，大把抓菜，見方鼎進來，頭也不抬，靜一對這丐者恭敬之至，方



鼎見這丐者雖然不言不語，但是氣概非凡，心中十分奇異，少時這丐者吃完站起，用手拍着肚子道：「今天攪擾你了，」噪若宏鐘，聲震屋樑，靜一道：「觀中沒有佳肴珍饈供餐，只希望將軍常來教導小道，沾光非淺，」丐者笑了笑，站起向外走，到門外轉回頭又看了看方鼎，謝也不謝逕自走去，方鼎看他用完了飯，一直目送他出門，最注意的是腰間一根草繩，繩上拴着一根竹簫，吃了一驚，心說莫非吹簫的是他，聽簫聲乃文雅之士，怎麼是一個乞丐呢，正在發悶，靜一早讓過來說：「方居士，此人可怪嗎？」方鼎點點頭，二人坐下，方鼎問：「此係何人，爲什麼觀主稱呼他爲將軍呢，」靜一見方鼎問及，看了看外面，然後才說道：「此人實在是個怪人，來到此地也就是二年，每天除去睡覺就是飲酒，每日到里巷吹簫換得酒錢，每飲必醉，醉後招呼一羣兒童在一起玩耍，他命兒童們稱呼他爲將軍，更尤其他胸中包羅萬象，諸子百家，風雅而淵博，但每逢天氣不好才到小觀中，不然即請也不來，實在是一個怪人，」方鼎聽罷，覺得到是一個風塵中奇士，這一來反把他來告辭的事沒有說出來，命何立先回報京師阿大人，自己隨

後就到，何立無法，只得獨自回京復命不提。再說方鼎同靜一商量打算同這丐者交爲朋友，靜一把頭搖了搖道：「這人不好對付，居士何妨多住幾日，等機會再說罷，」方鼎覺得丐者一定是先朝不得志的江湖異人，到可以偵察偵察，一時好奇心動，同靜一商量，自己拿出點銀子買罈子好酒預備着，等機會把丐者請到觀中，到時看事做事，二人商量妥當不提，方鼎來到觀中數日也沒有聽見丐者吹簫，這天清晨小雨淋漓方鼎正在大殿前閑踱，就聽後面吆喝聲加着小孩亂跑亂叫聲，方鼎心中一動，慢慢來到大殿後門旁，背着身形往外窺看，原來大殿後是一個空場，空場中一羣小孩子同那虬髯丐者一同正在玩耍，雨地上泥土被這些頑童給踏的混亂不堪，那丐者同那些孩童滿全弄一身泥，上面被雨淋着，那奇丐一些沒有討厭之意，少時，由那邊跑來一個稍大的孩童，手裏拿着一把酒壺，一邊跑一邊嚷着道：「將軍」說着把手高舉又搖了搖，壺裏酒響然後又道：「你看這是什麼，」虬髯丐者在那邊早已看見，拍着手哈哈的笑，口中饑涎欲滴，急忙的跑了過來，用手來搶這酒壺，那玩童早已預備，見丐者來搶，這酒壺早遞給別的玩童，

別的玩童又遞給另一個。各各扮着鬼臉，衝着丐者發笑，把這虬髯丐者鬥得發急發狠，看那樣子是真急了。還是大孩童說：「將軍，你要喝酒也成，你必須答應我們一個條件，這幾天那個方什麼在這裏，擾得我們始終沒聽見你吹噓，並且也沒給我們變戲法兒玩，今天這兩樣你全得辦了，我們給你弄一壺去怎樣，」丐者被逼的連連點頭說：「好，好，依着你們，快把酒拿來，不然我就要發脾氣了，」這玩童把酒壺拿了過來，虬髯丐者用手奪過，先聞了聞，口中嘖嘖贊美聲，鼻中吸吸的嗅聲，雙手把着酒壺來回擺弄，看那樣子不定夠多喜歡，方鼎看的幾乎笑出聲來，心說簡直是個酒鬼，就見這丐者嗅了又嗅，聞了又聞，猛然把酒壺雙手舉着，壺嘴朝下，壺底朝上，咕嘟咕嘟滿全灌入肚中，一氣飲乾，喝完了把嘴張着哈了一聲，把酒壺蓋拿起往裏看了又看，餘癮未足，又命那玩童去弄那一壺去，那玩童搖了搖頭，虬髯丐者剛飲出頭兒，見玩童不去，揚拳要打是的，那玩童並不怕，用手指丐者腰間，丐者哈哈笑了兩聲，伸手由腰中把竹簫取出，這些孩童們完全坐在地上，不管上邊雨，地下泥，個個睜着兩隻眼望着丐者，這丐者剛

要吹簫，忽然回頭望望大殿，那意思恐怕有人窺望，方鼎急忙閃開，就在這功夫，這丐者已然嗚啞吹了起來，只聽這簫聲幽閒悅耳，由高而低，慢慢由悅耳而變爲悽慘，斷斷續續，令人頹喪悲憤，方鼎一邊聽一邊心中發生說不出是怎麼一股勁，最好放聲痛哭才好，忽然簫聲大變，由低而轉高，由高而拆，有如萬馬奔騰，千軍列陣，驚天動地，叱風雲，方鼎聽得緊握雙拳，渾身熱血奔放，令人興奮萬分，振人魂魄，猛然間簫聲高得無處可高，拉長了聲音，好像又要轉節，忽然停止，簫聲剛剛停住，緊接着，骨隆隆………雷聲轟轟，隨着一道立閃，方鼎若不是這閃光照在臉上。真不相信是打雷，見空場上孩兒們早已跑得無影無蹤，這虬髯丐者拿着簫站了起來，手把着酒壺嘆了一口氣，低頭往大殿而來，方鼎急忙轉身，回頭見靜一道已然站在身旁，看那神氣已經來了許久，也是爲簫聲而來，二人相視一笑，那虬髯丐者走到大殿口，見方鼎同靜一道發笑，扭身就走，靜一趕忙攔着道：「將軍，今天又是下雨，將軍也無處可去，觀中也定沒有人來，小道預備了一罈上好女貞，乃方先生從南方帶來，今天何妨在小

觀痛飲幾杯，「這丐者聞聽有好酒，用手一揪，靜道：『好，你有好酒不早說，這幾日悶得人連一頓酒全沒喝痛快，來來來，今天來個醉打山門吧，』拉着靜一往前殿而來，方鼎跟在後面，來到偏廂房中，見菜早已擺好，丐者也不謙讓坐在當中，靜一由床下拉出一個饅子，口小腹大，黃泥封固，把泥挖下去，又是一層油紙，剛把紙一揭，一股濃香酒氣撲鼻，滿室生香，丐者早從椅上站起，用手扶着桌子道：『好酒，好酒，快快快。我的口福太好了，』說着看了方鼎一眼也不理方鼎，靜宜已把酒串入壺中，先給丐者倒了一杯，丐者一口喝完，把酒杯一扔，雙手亂擺道：『換大碗來，』靜宜早給他備妥。隨手倒一大碗，丐者雙手捧着大碗，眼看着酒，雙目全瞪圓了，把這一大碗好女貞，一口氣乾了，又倒了一碗乾了，再倒一碗乾了，這才坐在椅子上吃菜，一口酒一口菜，靜一看他那樣子很喜歡，這才向丐者給方鼎介紹，方鼎很客氣而且很恭敬，丐者才向方鼎微欠了欠身，奇怪，自此丐者絲毫沒有酒前狀態，溫如老儒，談笑風生，與方鼎所談古今之事，興敗成衰明白透澈，高見遠識，口若懸河，方鼎佩服萬

分，盤桓多時，隨飲隨說，方鼎也不好意思問他名姓身世，虬髯丐者也是關於他自己閉口不言，這時，雨仍未停，三人直飲了兩個時辰，正要罷休的時候，就聽門外咚咚咚砸門聲，跟着嘆喙一聲，靜一同小道士連忙到觀門，開門一看見一大漢，身揣包袱，臉朝下，爬在門旁，靜一忙上前用手探他，尚有溫氣，同小道童二人把此人攙了起來，架到裏面，方鼎見了急忙幫同將此人放在竹床上，此人渾身已然濕透，靜一命小道童找來一碗熱水，剛要給他喝，就聽丐者說：「且慢，等我看看，」虬髯丐者見這大漢牙關緊閉，面如白紙，心口脈搏跳得很急，又爬在他胸部聽了聽，然後搖搖頭道：「危險危險，此人乃受內傷很重，千萬不可飲水。見水則亡」說着見他揣着的包袱已被靜一解下，放在一旁，忽然喘喘動彈，方鼎上前解開一看，包着兩層，裏面是剛出生的一個小孩兒，不由繃了繃眉，因為這小孩兒也是悶得死去，丐者看見這小孩兒心中忽然一動，急忙過來用手把小孩兒眼皮翻開，說：「這小孩兒還有救，不過這大人可費事了，必須有珍珠一粒，研成細末對在藥內，藥還得我開方子，依着我的方子把藥煎成分三次

給他飲下。可是記着了，喝下藥去他必得有一翻活動。那時煩勞二位扶持於他，俗云，救人一命，勝造七層浮屠。記着，可是珍珠此時何處尋找呢，一方鼎聽罷奇丐說完，覺得他說的話，好像有點矛盾，但是測不透他是何意思，尋思了半天，然後從懷中把一個串兒取出，丐者早已看見，喜歡的立刻跳了起來，急忙同靜一討過紙筆，開了三個方子，命靜一同小道童分三處抓藥，原來他已看見方鼎懷中香串有一顆足大的珍珠，這香串是方鼎的母親在世的玩物，方鼎代在懷中作爲紀念。現在因爲救人也說不上用這顆僅有的珠子了，這時丐者把藥方開完後。坐在椅上出了一口氣，然後雙臂高舉，仰面雙目注視着房頂，說道：「想不到此緣在此，」自言自語的把小孩抱在懷中，撫摩了一會，那小孩經過他一翻作弄，說來也怪，一點生息也沒有的死孩子被他給弄得能夠動彈，丐者見他能夠動彈，急忙把小孩兒衣服滿全脫去，光溜溜擺在竹床下脚。他也盤腿坐在椅上，閉目合睛，方鼎在一旁見他這樣做作不知是何用意，見大漢仍是昏迷不醒，心中十分焦急，正在此時，就聽丐者哼了一聲，方鼎扭頭一看，心中一驚，見由丐者鼻中出了兩

股白氣，上下遊蕩，如兩條白色蛇兒一般，就把小孩上下圍着，這兩股白氣圍繞小孩的身體來回翻滾，左右翻飛。方鼎看着稱奇，畢生也沒看見過，少時這兩股白氣慢慢往回縮，縮到丐者鼻中只剩下兩個頭兒，小孩兒仍是不動，猛然間這兩條白氣如同兩條箭一般，哧哧直射在小孩肚子上，這兩條白氣剛剛沾着小孩的肚皮，聽這小孩哇的一聲，哭出聲來，方鼎又是一驚，見小孩剛哭出聲兒來，兩條白氣蹤跡不見。就見丐者由椅子上也說不清是怎樣過來的，把小孩兒就抱在懷中，然後向方鼎深施一禮道：「方大人，你我萍水之交，我擾了方大人一頓酒，必有以報，並且方大人，見義勇爲，令人可敬，前途一片平川，放心勿憂，某在此處二年之久，其緣只盡於此，最奇是被方大人遇見這兩件奇怪之事，這小孩請大人賜給名兒，等他的尊人醒來，請大人告知他，就說被廣西金鈎孤遺客携走，語盡於此：」說着等方鼎說名，這時外面已有脚步声，想是靜一等已經回來，方鼎也不加思索，沖口說道：「可名復號遇奇，但是不知姓什麼呢，」這自稱孤遺客的丐者哈哈大笑了兩聲說：「請從此別」就見他回身搶出屋門，一道白光也似，方鼎急



忙追出門外，連影兒也不見，見靜一同小道童已急急忙忙走了進來，方鼎忙問道：「看見那孤遺客了嗎？」靜一道：「誰是孤遺客？」這方鼎咳了聲，扭身走向屋內，靜一也不知怎麼回事，隨進室中，忙把三份藥合在一起，把珍珠研好，少時藥已煎得，把珍珠末對入，給那大漢灌了下去，見方鼎只坐在一旁不語，那奇丐已然不見，靜一用一個單被把大漢蓋好，然後坐在方鼎身旁問方鼎，方鼎遂把剛才所見的事兒一說。靜一聽罷，二人同時長噓口氣，相對無語，這時外面雨已然停着，小風兒吹得令人說不出的快感，這時就聽那大漢哼出聲來，靜一過來，見他面上赤紅赤紅，燒得口乾目赤，靜一看來心中難過，那大漢來回翻臥，想是難受萬分，方鼎同靜一等了又有兩個時辰把二煎給他灌了下去，方鼎坐在一旁心中發悶，隨手把包小孩的包袱拿過來見裡面有一封信，信皮上寫着金陵懷遠鏢局雷鳴遠鏢師收，信口已經拆開，方鼎不便看人家信，這時這大漢已經說話，可是說的完全是糊話，方鼎看着焦急，自己不懂醫學，只有用手撫摩他的肚子，這時天氣已經掌燈，靜一從外面拿進一盞油燈同一盞水，書中暗表靜一道也不是平凡道

上。他在前數年也是現任官員，因有特別緣故才棄官出家。後文自有表示，這大漢自被方鼎撫摩一會，就聽肚中骨碌碌響，靜一在旁邊知道他要走動，連忙同方鼎忙了一陣，大漢才靜悄悄躺在床上閉目睡去。方鼎同靜一道見他已經熟睡，放心了，知道此人有救，但始終那大漢也沒開口，眼睛好像看不見，就這個樣子足足鬧了一夜，方鼎同靜一道只坐在椅上合眼養神，並不會舒舒服服躺一會。要說素不相識，對待人這種態度，實在是難得，到了第二天早晨，方鼎坐在椅子上打盹，忽然耳邊聽見幽雅的竹簫聲。糟雜的小孩聲，嘖嘖的飲酒聲，又聽好像丐者在吆喝聲，猛然一驚，醒來原來是一夢，所有夢中景況一切皆無。只有一個大漢躺在竹床上，靜一道已然上殿做功課去了，方鼎坐在那兒愣了半天，心中七上八下，腦裏亂七八糟，怎麼這幾日遇的事全這樣希奇，做夢也想不到，會讓自己碰見，又想起家中顧氏賢妻同剛彌月的孩兒，又想起這次進京結果如何前途有無荆棘真也難測，心中正在胡思亂想，忽然見大漢哼了一聲，本來是面朝裏躺着，現在翻過身來，已經睜開二目，現在的睜開眼同昨夜的樣子完全不同，見他往四下

裏察看。看了許久，忽見他的包袱皮在一旁放着，小孩蹤跡不見，這漢子大吃一驚的樣子，看他好像很着急，並不顧他的病體，立刻站了起來，手扶着床欄，意思是要同方鼎談話，話還未說，身不由己，頭上發暈，又坐了下去，方鼎急忙過來把他扶着，仍舊將他放平，讓他睡下。那漢子躺下以後，向方鼎抱拳道：「這位先生尊姓，在下如何來到此處，請先生告訴，並且包袱內小孩兒您知道在何處！」方鼎道：「在下名喚方鼎，也是路過此處，昨日因為壯士躺在觀外，本觀道長同我把壯士攙進來。」方鼎就把一切經過一說，並且告訴這孩子是被金鈎孤遺客携走。這漢子聽罷，掙扎着起身，翻起半爬半跪給方鼎道謝，口稱恩公，方鼎急忙把他扶倒下，然後道：「壯士貴姓大名，此番如何來到此處，一向是何生理，身搢已死小孩兒是壯士何人，」這漢子一聽，眉頭緊皺，把眼閉上，雖然他把眼閉上，可是順着他的眼角隱隱滴露出眼淚，方鼎急忙將身站起，又把第三煎藥拿了過來。口中並不談及別的事情，讓他把藥吃下，這漢子強忍着坐起把藥吃下，然後向方鼎道：「方先生，在下姓雷名震字鳴遠，自幼習武，所經名師指導不只數位

，闖蕩江湖十餘年，因為朋友們抬愛，送給我一個外號叫恨福來遲黑判官。這是江湖的勾當，方先生可別見笑。」方鼎就聽他說出這幾句，以前還是常有，就是這麼一道字號，簡直沒聽見過，在書中到是看見過，那不過是故事而已，誰想今天直會遇見這樣人。好像自己也是稗官野史上的人物，心中覺着十分希奇。又見這雷震年紀也就在四十多歲。黑黑的臉膛，濃眉虎目，鼻正口方。雖然在病中，可是仍不減他英爽氣概。方鼎想來想去，這又是一件奇事。到可以知道知道耳中從未聽見過的事情。又見雷震精神稍差。方鼎才接着說：「雷壯士，現在心中覺得如何。」雷震道「現在已然沒有什麼特別感覺。想再有兩三天就可以恢復，多蒙方先生搭救。萍水相逢。先生竟捨去先人紀念貴重物品，給在下當做藥材，又這樣看護在下。實在感激。孤遺客老前輩真是奇人。若不虧她老人家，雷震早就無望。並將小孩兒携走，這小孩兒是朋友之遺孤，也是他的福氣……」說到此處，微微有點喘，方鼎知道他是病人，話不能說的太多，與精神有碍，忙接道：「雷壯士，多休息休息，安心養病。那些全是小事，等壯士身體復原。再詳談，我還

要向雷壯士討教討教江湖上的事故呢。」正說着站起身來給雷震到了一杯水，扶着他躺好，然後出來，天氣已然長刻，靜一道功課已經做完，正在煎藥。方鼎心中佩服，他真熱心，就這樣，雷震整整七天才恢復原狀。方鼎見他已經痊愈，在偏廂擺了一席酒，請雷震出來吃酒，並且方鼎也不能再耽誤了，今天就要進京。少時雷震由裏面出來見了方鼎納頭便拜。口稱恩公，方鼎急忙將他攙起，雷震又要謝靜一。靜一連忙攔阻道：「出家人分內的事，雷壯士不必客氣請坐多談談，方先生今天要進京呢。」雷震聞聽，只好坐下，心裏說不出怎樣對待方鼎才好，方鼎讓過酒菜，少時酒過三巡，方鼎道：「雷壯士怎麼受的傷，小孩子不是壯士自己的是朋友囑託。並且向何方而去，今天何妨說個明白。」雷震聞聽，站起身形，從懷中掏出一封信，雙手遞給方鼎說：「請恩公先看這封信，再聽我慢慢說。」方鼎將信接過，信口開着，將裏面信箋抽出來看上面寫的是：

鳴遠兄，小犬代爲看管，俟長成授以武藝，告以真名姓。以報我一家血海之仇，弟死後屍體。請兄代爲葬埋。弟在九泉之下亦好瞑目，臨行草草：弟威

方鼎看完了這封信也不明白怎麼回事，雷震又接過來將那封信很慎重的收起，然後才把前後事一說，方鼎同靜一聽罷，全是怒氣冲天，目眦盡裂，方鼎牢牢記在心中，要知雷震說出什麼事情，請看下回。

## 第二回 鋤奸去惡兄弟柳林斬劣紳

山東沂州府東南李家店有一富豪姓黃名獻淹，仗着祖上遺留點產業，無所不爲，專放私債，滾剝苦人，霸佔人家土地田產，強搶人家妻女，又同十里舖縣台劉盡，二人結爲同盟兄弟，真是臭味相同，你借我勢，我借你力，二人狼狽爲奸，這一帶人民莫不叫苦連天，一臟官，一土豪，在同一個地帶發生，簡直人民沒有活路，所以人給黃獻淹起個外號叫光現眼，這天這黃獻淹，從劉盡衙門回來，一路上垂頭喪氣，他手下一個幫閒的名喚姜溫，此人是刀筆出身，一筆刀詞，包寫包告，百發百中，在光現眼面前，是個大大紅人，別的本事還在其次，就是肚子中一肚子的壞主意，見黃獻淹在馬上神魂不安

口中不時長吁短嘆，問道：「賢東翁爲何不快。」光現眼道：「姜兄有所不知，劉盡大人談到現今阿思敬任了內相，奏本清查山東，聽說咱們這地方已派了阿思敬的門生，不日到來，恐怕咱們要遭了。」姜溫聽罷微微含笑，道：「東翁，這個瘟官不來還罷了，他若來了，大爺……」，說到此處，將中指、無名指、小指一伸道：「管保叫他去套一。」黃獻淹聞聽哈哈大笑道：「真有你的」說着，猛然見一匹毛驢，一陣風似的過去，黃獻淹目送那毛驢直眉瞪眼的往嘴裏嘔吐沫，姜溫順着他的眼神一看，哈哈怪不得呢，原來這驢上騎着一個婦人，看後影身穿天藍衫子，腰繫一條白綢汗巾，黑紗裙子，兩隻金蓮不及三寸，雖然一身素衣，但是看後影即使黃獻淹魂飛飄蕩，姜溫一看這情形，用手往後一招，過來一個家人，姜溫在這家人耳旁喳喳小語幾句，這家人點頭撒馬追下去了，姜溫同黃獻淹在後面看着，兩人說說笑笑正在揚揚得意，就聽後面馬鈴響，回頭一看是一個青衣大漢騎着一匹高頭大馬，臉上黃微微，雙細目，領下細鬚，年紀也就在三十歲，脇下懸着一口潑刀，直奔那婦人而去，這時那家人正在婦人後面游言游語，

恰巧這黃面大漢沖了過來，那家人聽見馬蹄聲，回頭一看，就聽婦人喊道：「丈夫快來，這人嘴裏不乾不淨，胡說八道，若不是你來的快他，定要動手動腳呢！」這家人一聽，忙着往斜刺裏就跑。那黃面漢聞聽立時怒從心頭起，用力一夾馬肚子，趕上了前去，這家人一見要跑，一伸手把那馬籠頭就拉着了，跑得那麼快的馬，被他這一拉，唏噓噓直叫，竟會走不了，黃面漢這隻手揚起，叭……就這下，把這家人由馬上給打在地上，順着嘴裏往外冒血絲，倒地昏迷不醒，後面黃獻淹一看，吓得魂飛胆散，把舌頭吐出半天縮不回去，就聽這黃面漢口中說道：「找便宜，得長善眼，你也不打聽打聽，黃面金剛是好惹的嗎？說着左手把嗎一撒，右手又照馬屁股上一拳，這馬痛的兩後蹄亂跳，往前就衝，口中唏噓噓……：：：：：叫，直衝入黃獻淹衆人群中，東碰西撞，這份亂就別提了，這自稱黃金剛的人哈哈大笑，扭轉馬頭追那婦人而去，這裏黃獻淹一羣人等好容易把馬攏着，又把那被打的家人扶在馬上，黃獻淹又氣又罵又恨又怕，同姜溫等，順路回家後，想法子要報復此仇。那被打的家人到家後不出三天醫治無效，竟自身亡。



黃獻淹這天把姜溫喚到屋中道：「姜先生，你看這一帶咱們的威風總算夠瞧的，也是從那兒來的這個黃面小子，竟敢在咱們頭上動土。老虎嘴上拔毛，姜先生你要不出個主意報復報復，咱們這臉可丟大了，再者說，你沒看見前面那花妞妞長的夠多漂亮，自從看見她到現在，我吃喝沒味兒，坐臥不安，神不守舍，簡直的我活不了啦，你干脆想主意罷。」姜溫一聽原來還得他合適，想了半天這才回答說：「東翁，這件事可不好辦，因為這黃面漢不是這帶人，並且此人看樣子不定夠多有本事呢，倘若他們要是過路的呢，豈不是瞎費心。」光現眼一聽，姜溫說的也對，把眉頭一縐，咳聲嘆氣。二人相對無法，忽然從外面進來一個家人道：「二太太有請老爺。」黃現眼說：「知道了，」家人出去，黃獻淹伸出五個手指頭對姜溫道：「老姜，你要能把這花妞妞給我弄到手，五百兩現銀，不然滾蛋，三天聽你回話，請便吧！」說完出來奔後面去見他的二姨太太，他這二姨太太乃是跑馬解的，名字叫月仙，這月仙的父母一行人，指着跑馬解為名，到處演技，實際上，他們到那裏吃那裏，有一次他們這夥人到了十里鋪，白天在大教場表演

·被這黃獻淹看上馬月仙啦。姜溫去作媒。但是月仙的父親鐵腿王霸指着月仙吃，那能答應，也是不巧不成書。當天晚上王霸同他的夥伴在偷人家的功夫，也不知被什麼人給王霸腿上一掌，竟把他腿給打折，他的外號名鐵腿，可見此人的掌法夠多大勁了，這王霸從房上落下被捉，送到衙內，縣官劉盡同黃獻淹二人本來是狼狽爲奸，正合適，急忙派人給黃獻淹送信。姜溫可就出主意，他到了王霸他們的店房同月仙的母親商量，若是把月仙給了黃獻淹，王霸自然可以放出來。月仙的母親無法，獨自一人到了獄內同王霸商量，王霸急欲放出來養傷，只得答應。姜溫回來報告黃獻淹，黃獻淹大喜，當時封過一千兩銀子去，然後這邊花紅轎子娶人，那邊縣衙內放人，黃獻淹又大擺酒席，請月仙的父母一夥人，這月仙本來不願意，因黃獻淹十分殷勤。花了若干銀錢給王霸看腿，要說這個姑娘就算不錯了，月仙也被他給感動，一心一意的同他過日子，這天聽說一個家人被人一掌給打死了，又將馬一掌給打驚了，心中一動，命人把黃獻淹請進來盤問盤問，不說他夫婦二人，再說姜溫聽說給五百銀子喜歡的手脚不知怎麼放好啦，可是又想到

何處給他找呢，卽或找着了，那黃面漢子也不是好惹的，招翻了給自己一手指也受不了，但是五百銀子，白花一大片真有點令人捨不得，利慾熏心，還最訪訪爲是。姜溫這才出離黃府，每天東遊西蕩，這天來到一片柳林之處，這片柳林在十里舖很著名，因爲柳樹成行圍着一個池塘，在著天有很多人們上那裏避暑消夏。有的是作小買賣的同開野茶館的，姜溫把兩條腿遛的酸痛酸痛，天氣又熱，進入柳林，找一塊涼蓆坐下。有人給湖上一壺茶，正在歇涼，就聽林外面有人說話，少時進來二人，頭前走的身高約八尺開外，黃色面孔，重眉毛，大眼睛，穿着一身山東綢，青布皂靴，大辮子盤在頭上，手臂上搭着一件青綢子大褂。後面那位，身也在八尺，黑紅色臉膛，濃眉大眼，四字海口，身穿古銅色綢子褲褂，雙道臉皂靴，大辮子，也搭着一件青綢子大褂，年紀全在三十開外，說話全甕聲甕氣，進來東尋西望，沒有一塊閑蓆，爲什麼說蓆呢，在夏天野茶館，差不多全預備涼蓆，可躺可坐，隨便把涼蓆放在那裏，當前十幾年在先農壇四面牆一帶還有這樣茶館，閑言少說，二人沒找着地方，很覺不高興，姜溫在黃面漢子一進來就吓

了一跳，恐怕認識他，後來並沒向他有何表示，見他二人又沒找着地方，心說這倒是個機會，他站起身形向二人抱拳道：「二位沒地方麼，兄弟就一人，不妨坐在一起，大熱天，再到別處，來回往返夠多麻煩，」這二人也忙還禮道：「好極，好極，如此多有打擾了，」姜溫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算不了什麼，今天我的請啦，來再給沏一壺，端點涼食來，」二人全道謝，把大褂放下，坐下吃茶，姜溫先問那黃面大漢道：「閣下上姓，聽老兄口音不是本地人。」這黃面漢抱拳道：「承問，承問，在下姓袁名綱字九常，山西人氏，來此訪友未遇，同家眷住在親友家中，此位姓雷名震字鳴遠，乃在下盟兄弟，請教先生貴姓，」姜溫道：「小弟姓姜名溫，在本縣黃府，因為黃大爺尋找一位護院教師，也是尋找未遇，在此柳林涼爽涼爽，」真不愧這小子，本來當幫閑的也不是好當的，見什麼人得說什麼話，他聽袁綱說訪友未遇，他就先下一根簽子，看袁綱再說什麼，袁綱同雷震聽他說完點點頭，人家不理她。他也好，並不答言，靜聽他二人說什麼，就聽雷震問袁綱道：「兄弟，你莫若同愚兄到金陵闖一番事業，紮住腳然後再說別的，北

京何豐惠有信給我，他在北京已經設立好了，他願愚兄急速成立聯合作賣買，愚兄一人又沒有幫手，賢弟現在又閑着，不如一同隨愚兄到金陵爲是，」袁九常聞聽低頭不語，雷震又道：「賢弟若出山，管保一本萬利，只要有賢弟的名聲，誰敢怎樣」，袁綱道：「哥哥你說了半天，你還糊哩糊塗，這十數年，兄弟自闖蕩江湖，疾惡如仇，喪在兄弟掌下的至少說也有個百八十，仇人到處全有，沒有兄弟我還好，若有，恐怕更出事。哥哥你也不用爲兄弟我着急，兄弟自有辦法，」雷震端起一碗茶，喝了一口放下，然後道：「兄弟，這趟你不能讓哥哥我自來，無論如何你同弟妹同我一同到金陵同你嫂子一塊住，也比這強啊」袁綱道：「哥哥您待兄弟這份意思兄弟我領了，可是您知道您弟妹現在身體不便，過些日子，不用您說，我就把他送去啦，」雷震點了點頭，這時姜溫聽到這個地方就接過話碴道：「二位請喝！剛才兄弟聽二位說的話雖然不明白，但也知道二位是武林道的人，袁兄若不願意動身離開此地，正好，不過我同二位萍水相逢有話不好啓齒，但是這也不要緊，剛才兄弟給我們東家尋找一位護院教師，沒有找着，不知袁兄可

否就任，什麼時候袁兄想走，可以立時就走。兄弟也是應付差事而已，我想袁兄現在也是閑着，莫若辛辛苦苦，總比閒着強」，雷震剛要說話，袁綱立刻接過來說：「好，就那麼辦，姜先生您留下地址，我明天到黃府拜望您去」，雷震一看說：「兄弟你這是何苦，你不願意到金陵去就算了，這是何必呢，讓同道人知道了，不是說哥哥我沒義氣嗎，」袁綱苦笑了笑，姜溫聽袁綱答應了，敢緊站起來，喊過茶房，給了茶錢，向二人告辭道：「袁爺，咱們一準啦，明天見，」說着匆匆的走了，雷震同袁綱也站起身來，拿着大褂，二人腳蹣蹣回家，這袁綱袁九常在江湖上挑得起大拇指，在山西，河南一帶行俠作義；除職官，去惡霸，是在那一帶的綠林道。聽說黃面金剛袁綱在此地，沒有作案的，還有他到那裏，那兒就消停，因為他手底下太厲害，掌法最好，尤其是下五門的人物，聽說他就腦袋痛，只要犯在他手裏，沒有逃活命的，名聲是出去啦，可是仇人越來越多了。山西河南一帶綠林人曾發誓，誰要得着黃面金剛袁綱袁九常的人頭，大家尊爲盟主總瓢把子，到時候自有人送杆，這次袁綱到十里舖找他大舅子千蓋燈武翼武彥章，

正趕巧武彥章到北京見病白條河豐惠共同設立海宴鏢局，雷震雷鳴遠同袁綱及江南柴家堡老二莊主小珠滾玉盤柴玄柴印彤這三人爲盟兄弟，雷震要在金陵設立鏢局，老柴二爺極力贊同，更約請柴家堡連莊郭家寨大莊主郭銘郭振鼎，下天下英雄帖，請江湖賓朋帮忙，雷震想起他的三弟黃面金剛袁綱袁九常，趕到山東，但袁綱不是不願帮雷震，不用說盟兄弟，卽或相好的朋友，也是有求必應。因爲江湖上最講義氣，可是這次爲盟兄雷震各方面安全及將來鏢局子名望上想，自己絕對不能前去金陵，因爲覺着自己仇人太多，綠林道全以得着自己爲甘心，倘若有鏢望西路上走，準得出事，鏢丟得了或丟不了放在一邊，可是鏢局的名譽有莫大損失，所以執意不去，雷震也明白他的意思，但雷震有他的打算，哥倆柳林同姜溫分手，雷震十分不滿意，可是袁綱已經答應人家啦，君子千金一諾，再說袁綱的脾氣又十分固執，勸說也沒用，一道上二人相對無話，到了武彥章家中，武彥章因爲到北京同病白條何豐惠商量一筆生意，在前一個月已經北上，武彥章的老伴早已亡故，遺留下一個姑娘，家中還有當初老武大爺飛天鷄子武德芳生前多年老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淹這份樂就不用提啦，可是一樣。黃獻淹可就向姜溫說：「老姜你知道黃面金剛袁綱他是什麼人不知道」，姜溫說：「他不過是一個武人罷啦，」黃獻淹把頭搖得博浪鼓似的道：「不對，不對，後面二太太說他是一個有名的江湖道上好漢，當初二太太的父親在此地被人給了一掌。把鐵腿全打折了，二太太說八成就是他，二太太已經打發人到濟南府去請老丈人去啦，借着這個機會，二太太說打算報復當年一掌之仇，你看這夠多麻煩，我的意思不在此呀！」姜溫一聽，這事非鬧大了不可，姜溫爬在黃獻淹的耳旁如此這般一說，黃獻淹越聽越喜歡，說：「對，對，就照你說的去辦，愈快愈妙，辦妥了，五百兩銀子上帳房去領去，」姜溫點點頭，這一天算過去。等到第二天黃面金剛正在院中閑溜，盤算黃府的事到底是去不去，就聽門外有人叫門，武英開開門一看，原來是這十里舖有名的蔑片姜溫，心裏可就不高興說「姓姜的，大早起來你上這做什麼來，我主人早就告訴過你，不讓你上這邊轉悠，今天又讓我武英碰見了，給我走開，不然砸折你的腿。然後挖黃現眼的眼睛，滾開：一他這一嚷袁綱可聽見了，出來一看，姜溫正沒主意，

見黃面金剛出來大喜，走上前抱拳道：「袁爺早啊」袁綱也抱拳還禮，武英在一旁氣可就大啦。姜溫道：「袁爺，在下奉我家東翁來迎請您哪。外面有車，咱們這就動身吧，」袁九常到這個地步也說不出不算來，拿着大衣裳出門上車同姜溫奔黃府。武英關上門搖頭嘆氣，到上房見武氏娘子把黃府一向惡跡一說，武氏娘子心中難過不由落下淚來，武英的妻子楊氏勸說了半天，等了沒有頓飯的功夫，外面袁綱叫門，武英把門開開，見袁綱喜氣洋洋，來到上房催武氏娘子收拾東西。武氏娘子也不知怎麼回事，他不敢不收拾，武英也不說話，楊氏可就問：「姑爺，收拾東西莫非回山西嗎？」袁綱臉上並無不慍之色說：「非也，黃府上已預備好了房子，我來接你們姑奶奶一同去住，省得麻煩你們，」說着瞪了武英一眼，武英幹緊把頭底下心裏這份不願意就不用說了，知道袁綱怨自己同姜溫發作，可是你新到這裏，你知道他們是何等人家，姜溫這小子不定說什麼來着，武氏娘子心裏也是不願意，也不知是怎樣才好，楊氏一看，不同去是不成，遂向前給袁綱請安道：「姑爺，一同去也沒有什麼。姑奶奶身子不方便，小婦人也同去伺候，等

以後姑奶奶方便時，小婦人再家來，好在這裏也沒事，袁綱也沒說成是不成。楊氏不  
等他應答就幫助武氏娘子收拾完畢，外面早有黃府上的車在門口等着，兩個使喚老媽子  
，兩個丫環已經進來給武氏娘子請安。然後道：「外面已經預備齊了請大娘子動身罷，」  
楊氏拿着包袱攙着武氏娘子就走，到外面上車，袁綱也騎馬跟隨，武英追出來向楊氏道  
：「姑奶奶的安全可全在你啦，有事給我送信，」楊氏道：「你放心，這帮王八小子們，  
惹翻了老娘，把他們全撕了！」二人叮嚀完畢，這群人奔黃府而去，武英關門不提，黃  
獻淹同姜溫自袁綱去接武氏娘子，姜溫可就向黃獻淹要銀子，黃獻淹道：「現在你的功成  
一半先支二百五去，下剩二百五，非得真個消魂以後才付，姜溫一聽這還有賒賬的呢，  
少時外面報進袁教師爺同袁太太一同來了，黃獻淹忙着要迎接，姜溫一把拉住，他先迎  
了出去，告訴了丫環去請二太太迎接袁大娘子，少時月仙出來迎接袁大娘子進入，外面  
姜溫同黃獻淹陪着袁綱到了後院預備的房子那裏，袁綱細一打量給他預備的房子，見是  
個小跨院，只有幾間北房，靠着南邊一溜花牆，外牆根一棵大槐樹，樹枝檉檉杈杈全鋪

在這個院子上，真是葉濃枝茂，直好比天然的大天棚，西牆靠南頭有一個小門，因為他頭一次到這院子，可也不知這門通那院，東牆靠北頭有一小間同北房通着，爲是下人們方便，袁綱看能心裏特別喜歡，見房裏早已擺設停當，要說看家護院也算是僱用之人，真沒有像這樣款待的。少時武氏娘子已由月仙陪過來楊氏到屋裏把鋪蓋放妥，黃獻淹夫妻告辭出來，一切零零碎碎事情不提，自此這威鎮山西黃面金剛袁綱袁九常可就暫時在黃府護院，到也平安無事，黃獻淹同姜溫可就要主意，這天黃獻淹問姜溫道：「老姜，第一步由着你啦，把他們夫妻設法誑進府來，可是袁氏大娘子連跨院門全不出，又有楊氏看着怎麼下手，這第二步該怎辦呢，我看看這花不丟的美人兒，到不了手，可更着急，」姜溫一邊看着黃獻淹一邊把五個手指頭一伸道：「東翁，只要依着我老姜的辦法準保成功，可是我老姜才到手二百五啊」，黃獻淹道：「老姜，你只管想高主意，便宜是你的」，姜溫說：「行，這第二步得把袁綱支出去，可是得想什麼法子呢，並且……」

剛說到此處就聽叭達，簾子一響，進來一人，二人抬頭看，原是二姨太太月仙，就見月

仙用手一指黃獻淹道：「王八小子，我那天同你商量什麼來着，你說你想主意，趕情你不是爲我，你爲你自己呀，老娘讓你掂記到手，你又掂記人家有夫之婦，你找死老娘可不賠着你，那袁綱你弄得了嗎？再者他們娘們現在揣上啦，沒有兩月就養活啦，你還要怎麼樣……」回手又指姜溫道：「老姜，你老小子一肚子狗雜碎，王八小子要沒有你，將來許落得了整屍首，因爲有你連你代他全得喂狗」這頓臭罵，兩人臉也紅了，脖子也粗啦，往嗓子眼裏直嘔吐沫。還得說姜溫，圓花臉一拉長花臉，把舌頭一吐，兩眼一擠咕，嘻嘻一笑道：「二奶奶別生氣，大爺讓我幹什麼，小子我敢不管嗎，二奶奶您說爲您，您跟袁綱還有什麼過節是怎麼着」這小子不過是一句笑話，沒想到說到月仙心頭上，月仙道：「不錯，別的不知道，我問過袁綱他們娘們，他說袁綱在他娶我的那年來過，沒錯，絕對是他，你怎麼給老娘出氣吧，」說着手指着黃獻淹，雙手往腰上一叉，十足的表现慄慄江湖上的習氣，黃獻淹雙手托着腮幫子，往下流汗，急的是一點主意沒有，姜溫想了半天道：「二奶奶別急，我到有個主意……必須要如此如此，您看怎樣

，一月仙一邊聽一邊點頭，等他說完了道：「好就依着你，王八小子，等把老娘自己的事辦完，你們的臭事，老娘也管不了許多！」說着眉毛一立，斜瞪了黃獻淹一眼才扭了出去，姜溫見月仙出去以後，向黃獻淹道：「東翁，事到如今，我又有好法子，……等他們的事動手時咱們就辦咱們的事，怎麼樣，」黃獻淹聽罷，拍着手哈哈大笑道：「有理有理，就這樣辦，」不說他們商量他們的臭事，再說袁綱袁九常，到黃府裏是一點事沒有，白天到柳林天天去喝茶，晚上回家看看夜，這地方袁綱可就不夠俠義的資格了，他在黃府差不多一個月，他會沒把黃府的性質看出來，也是活該出事，這麼大袁綱，走南闖北，這地方可失算了，有一天，袁綱早晨起來見楊氏透着忙，原來武氏娘子懷孕十月已滿，早晨起來肚子痛的厲害，袁綱一個男人關於這婦人的事，插不進手，也幫不了忙，看着武氏娘子心裏也是煩，自己一人出來打算到柳林喝回茶。從黃府出來從西走，就見由東面走來一人，急急忙忙頭朝下找什麼東西似的，一個不留神，正撞在袁綱滿懷，袁綱到沒怎麼樣道：「你這人走道不看前面，你這是撞着我，若是老年人撞出好歹怎樣

「這來人應該道個勞駕，也就完了，不意這人把頭一抬，眼往上一瞭道：「撞你，撞你是好的，這麼寬的道單撞你，你的眼長那兒去啦，你還是趁早躲開我，不然誤了大爺的事，我可不客氣，」袁綱一聽，氣得渾身亂戰，把大褂一甩，辮子一挽說：「好小輩，你也不睜開眼，今天我非替你們家大人管教管教你不可」就見這人大褂早扒下來啦，裏面早已收拾停當俐落，一身青綢子褲褂，打着花繡腿，抓地虎靴子，好像早就預備好了是的，袁綱氣正在頭上，可沒注意，就見這人當胸一拳，黑虎掏心，袁綱一閃，上手刁他的腕子，這人把手縮回，雙手往上雙風貫耳帶着風就奔袁綱左右耳打來，袁綱往上閃。上左身橫推這人雙臂，低下右手照着這人軟脇就是一下，袁綱覺着又沒有什麼仇恨，所以他的掌可就平着下去，要是立着，打上當時就能吐血。沒想這人真快，袁綱的掌還沒打上的時候，緊蹤一步往右一竄，來到袁綱背後，揚手照袁綱後腦就是一拳，這地方可就是虎有傷人意了，袁綱見他躲得好，早已知道心說好小子，等這人的拳還沒打上，剛把手揚起，猛回身腳底下往前一撮，往外大閃身，這人的拳可就空了，袁綱借他勁使勁



，往下一帶他，脚下一揚，就聽嘆……說的慢，得一招一招的表明白了。可是當時動作極快，這一下把這人摔出一丈開外，見這人一溜滾，蹭的又蹶了起來，嘴裏說：「不是你，就是我」。兩旁看熱鬧的可多了，有的說這是黃府的教師爺，這小子那兒行，人家有勢有力，打死他如同碾一個螞蟻一樣，」有的說你別多口，是非之地，咱們躲開點，這熱鬧看不看不要緊，」他們說着，那人早又同袁綱動起手來，這回這人竟攻袁綱中部，不大會兒，這人又摔了好幾個滾，這次這人又起來了，改伸手從腿上嗖的抽出一把匕首，俗語就是鑷子，看熱鬧的當時忽啦可就散開了，嚷不好嘍，動傢伙啦，別看啦，全跑到遠遠的，可是照舊目不轉睛，誰也捨不得走，本來真殺真砍，一齣真刀真槍大武戲，再說這人竄到袁綱面前，嘴裏可不乾不淨，連罵代數落，這回可把袁綱的火真擠上來了，這人揚起鑷子，照袁綱肩頭就扎，袁綱見他鑷子到，這地方得手急眼快，恐怕他鑷子出手，傷了看熱鬧的，袁綱見他往下扎，左手一恍，右手跟着可就壓着他手腕，就勢反腕，就把他腕子給擰着，五指一使勁。這人的鑷子可拿不住了，撒手落地，就覺半個身子

不得勁，袁綱有重手法，前文已經表過，跟着袁綱往外一挺腕子，這人整個連胸部露出來了，袁綱揚左手，往下落，這下要打上，當時能廢命，就在這功夫，只聽遠遠的有人喊：「別動手，打這樣的不算英雄，簡直是狗熊，來來來，太爺我看看，到底有多大本勢」，袁綱一聽，無名火高十丈，撒手那人說：「去吧，小子，你們家大人來啦，揚頭看這說話之人，見由人羣中走出一人，一邊走一邊說，「借光，借光，讓一步您哪！」大家一看，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原來是一個雙目失明的瞎子，手拿着馬杆子，袁綱氣可大極啦，等這瞎子慢慢的來到近前，細一看，知道遇見勁敵了，見這瞎子也就是五十七上下歲，一身零碎綢子，光着脚，沒穿鞋，禿着腦袋稀頭髮，後面一條乾小辮，兩個白眼珠翻上翻下，到了袁綱跟前，用那馬杆子橫着扒拉，口裏說道：「這位您在那兒哪，您別欺負我們孩子。我這給你賠禮啦，」說着臉朝外，屁股朝着袁綱往前恭揖，看熱鬧的又哄然大笑，這麼大黃面金剛讓這瞎子給鬧的哭笑不得，不由心中大怒道：「這位，咱們不過狗刨，我袁綱可沒輸眼，今天我要領教領教」，這瞎子一聽扭過身來道：「一

您在後面呢，恕我看不見，領教領教行，您報過生長八字，我給您算算，」看熱鬧的又哈哈大笑，把個黃面金剛給氣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瞎子等了會又說：「怎麼走啦，我算算又不要什麼，這位爺：」說着拿起馬杆子，往外走，嘴裏嘟嘟囔囔的道：「得，這號買賣算吹啦，大早起，無事生非，衆位，借光讓一步，留神我瞎子碰着，別看他打有眼睛的，他可受不了我沒眼睛的一馬杆子，」後面袁綱眼全氣紅了，道：「別走，」說着往前一竄，嗖的一聲，來到瞎子的前面擋住去路，就聽這瞎子道：「疇追上啦，別看他追上，我還得趕緊走，我真受不了他一掌，怎麼着這位爺，看相啊，」說着，馬杆一找地，往前一悠，身體飄空，忽悠就從半懸空人頭上悠過去了，把個袁綱給乾在後面，袁綱趕緊分開衆人，再找瞎子是踪跡不見，袁綱心裏可就盤算，我袁綱來到十里鋪可並沒有得罪人，今天這事可透着希奇，這瞎子來的怪，但是不該在衆目所觀之下戲耍於我，那小子分明是來找碴打架，怎麼也無聲無影兒啦，看熱鬧的見也沒有什麼可看的啦，立時一哄而散。袁綱本來是早起因爲家中有事自己插不入手，才出來散心，找個地方吃

點心閑聊天，會遇上這一樁事，煩上加煩，擰擰身上的土正要往前走，就聽後面有人喊：「袁爺，袁爺」袁綱回頭看，見是黃府的家人，這家人來到跟前請個安道：「恭喜您哪，剛才您出來沒多大功夫，您得了個小公子，上邊命小的來請教師爺，」袁綱聽說，心裏也是喜歡，得了也不用閑溜啦，說：「勞駕，你先回去，我也就到」，那家人答應走去，這裏袁綱，找個香臘鋪買了香臘，用手提着往回走，走出沒有多遠，就聽後面登登，脚步響，回頭一看，就見人影一恍過去了，趕緊回過頭來，見手中提着的東西上插着一個紙籤兒，心中大吃一驚，好快的身法，打開紙籤一看，上面寫的是，「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別的什麼也沒有，袁綱心裏可就啾咕，憑我袁綱闖蕩江湖，走到北，什麼沒見過，綠林人提起我黃面金剛沒有不知道的，沒想到在這小小十里鋪連着被人戲耍，簡直是要鬥我姓袁的，心裏叨念着，又四外看看，只有過往行人，形跡可疑的一個也沒有，這才小心翼翼的往黃府走來，剛來到門口，看門的迎了上來，手裏拿着一個紙籤兒道：「袁爺大喜，這是剛才有一位年輕的給您送來的」袁綱接過來打開一看。

上面寫「黃面金剛，喜氣洋洋，借瓜得子，莫要張狂，」袁綱看完氣得把紙籤撕得粉粉碎，大步往裏走，眼全直了，到了裏面見二姨太太月仙同使喚丫環，婆子，幫助楊氏正在收拾屋子，見他進來，過來給他道喜，他是一腦門子官司也沒理，把香等往桌上一放坐在一旁生氣，楊氏看他這樣，不知是怎麼回事，可就偷偷告訴武氏娘子，武氏娘子也不知是怎麼回事，月仙等見他面帶不愠之色，遂告辭出來，這事別人不知，月仙心裏滿全明白，心裏暗笑，從那天起，袁綱每天收到一條紙籤，上面全寫的是譏笑的言詞，不是有人給插入門縫裏面，就是來往作買作賣的給送來，若問他們，他們全說的不一樣，有的時候是年輕的託他們給帶的，或是上歲數叫帶的。一回兩回不要緊，架不住日子多了，袁綱心裏可就犯勁，這天他起的特別早，在大門口椅子上坐着一等，少時，老遠跑來一個小孩，梳着冲天辮，笑嘻嘻照面奔黃家大門而來，見這小孩左手拿着一串小錢，右手拿着一個紙籤，來到門口往裏窺看，袁綱心裏說準沒錯，「咳，小孩，給袁大爺送來的嗎，」這小孩笑道：「對啦，有一個黑人個給了我串錢，讓我把這紙條兒給袁教師爺

送來，勞駕您給帶進去，一扭頭要跑，袁綱一把拉着道「小孩，這人現在在那兒呢，你領我去，我也給你一串錢，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小塊碎銀子說：「你買塊饅頭吃吧。」小孩睜着兩小眼往上翻他扭頭就跑，袁綱就跟着他，過了前面大影壁，是一條街，小孩領着他過了這條街。往西拐一條小胡同，小孩站住啦，嘴裏念叨着說：「喏，他怎麼走啦，一邊說着一邊東看西望，袁綱也是四下偵看，因為天氣尙早，沒有過往行人，一大一小正在四外找，就聽後面喚，帶着風，袁綱趕緊一低頭，就聽叭啵一聲，落在地下分分碎，原來是一塊瓦，袁綱扭頭看，一個人沒有，回頭再看小孩，吓得哆哆嗦嗦，躲在一個牆角蹲在地下要哭，袁綱氣的剛要罵就聽後面說「着打」，袁綱趕緊找牆根。就見從右邊刷一道亮光，快如疾風，照直奔面門，袁綱斜刺了一竄，剛躲過去，就聽這小孩，「啵」一聲，這枝亮銀鏢正打在小孩嗓門上，兩隻小手雙方把着這枝鏢，倒在地上，袁綱「啵」一聲，破口大罵，趕上前雙手來抱這小孩，剛伏下腰去，就見這小孩猛猛丁鯉魚打挺，隨手刷……將鏢打出，袁綱一閃的功夫，這麼大黃面金剛萬也料不到這小孩這麼快

，一閃的功夫，正打在肩頭上，這小孩的心裏也是慌，不然這鏢再偏一點打在袁綱喉嚨上，當時能就廢命，這小孩見已打中袁綱，開腿就跑，袁綱咬牙起鏢，上前趕步擋着小  
孩去路，惡狠狠揚手就打，這小孩等袁綱掌到，急往左閃，袁綱底下一腿。把小孩踹去  
老遠，一溜滾，滾到牆根。袁綱一箭步，單掌立着就劈，不怪袁綱下狠手，實在氣極，  
掌還沒下來，就聽後面「哎」，聲到兵器到，袁綱往前竄是不成，前面有牆擋住，往外  
閃，回身亮掌，再找一個人也沒有，回頭再瞧小孩蹤跡皆無，袁綱氣的週身發抖，肩頭  
傷處，血跡大片，立時開口大罵，無如任憑你罵是沒人答話，這時路上已經有了行人，  
雖然這塊地方僻靜，也不能久停，並且傷處還是真疼，急忙回家，剛到門口看門的老遠  
就迎上來說道：「袁爺，您這是怎麼啦，這有個紙籤，有個小孩給您送來的，袁綱一  
聽，氣的倒豎雙眉，虎眼圓睜，伸手搶過來，看了不看，撕了個粉碎，用腳亂躲，把家  
人給吓的臉全改了顏色，袁綱話全沒說，登登直奔自己院子，等他進去，看門的趕緊把  
碎紙掃開，細往地下看整塊方磚碎了兩三塊，吓的看門的吐出舌頭縮不回去，正在此時

，敲門外，河彌陀佛！看門的往外看，嗚好大個僧人，禿着腦頂，青腦皮又光又亮，煞白的臉膛，粗眉大眼，大蒜頭鼻子，大禿谷，大腦袋，有如麥斗，身穿灰色僧袍，光着脚，兩雙草鞋，腿上汗毛有一寸多長，身量兒足夠一丈，手中托着個鉢，乃是個化緣的，看門一看說：「這位和尚，沒看見我們門口寫着僧無緣嗎，你轉門吧，」和尚把頭搖搖道：「貧僧化緣向有緣人化，請您給報一聲袁教師，就說有故人來訪」看門的一聽，把眼一斜楞，上下一打量這和尚，齊身底下看到頭上，這和尚把眼一瞪，吓的看門的一哆嗦，這和尚樣兒真兇，不敢不往裏面，三步兩步跑到裏面，告訴旁的家人，就說有個和尚來訪袁爺。看他長相可真是好，這袁爺精神，這家人急忙來到跨院，告訴袁綱，這時袁綱正在洗左肩頭的簍，聽這家人一說一楞，心說沒人知道我在此地，又是個出家和尚，心中納悶，猜不準是誰，「學了佛法怎麼纏裏纏裏出來一看，見果然好兇的僧人，在上馬石上盤腿打坐，閉目合掌，頭髮鬚髮一個鉢，細細打量，並不認識，上前問道：「這位大師尊，在下就是袁綱，您有何見教？」這和尚把眼一睜，微微的笑了笑，大



模大樣，一打量袁綱道：「袁爺老沒見啦，貧僧不遠千里來到此處，老朋友相見，愣說不認識，可見貴人多忘事。」說着故意哈哈狂笑，袁綱一聽，又仔細打量，還是不認得，心中一忖量，這和尚的來意可不善，急道：「大師傅，恕在下眼拙，大師傅怎麼稱呼，找袁綱有何吩咐，」這和尚站起身形把鉢托起來道：「袁爺，貧僧千里之遙，來到此處，爲的是受友人所託，給袁爺送點禮物，正是俗云，千里送鵝毛，禮輕人物重，不過貧僧久已聞名袁爺掌法，威鎮天下，先要同袁爺領教一二，若袁爺勝得了貧僧，貧僧立刻把禮物奉上，若勝不了貧僧，貧僧也把禮物呈敬。」說着，把僧袍一掖，這手還是托着那個鉢道：「那時，可就請立刻離開此地，別在此處，充英雄裝好漢，讓天下賓朋恥笑。」袁綱聽罷，心中火起，強往下壓了壓道：「大師傅。袁綱所能不過微末之技，大師傅要執意見教，看得起在下，到可以奉陪走兩趟，這門口到也寬闊，來來來大師傅」說着把袖口挽起，扯起門戶。那意思是既來之則安之，這個和尚又哈哈笑了笑：「袁爺，你我二人雖無近日之冤却有遠日之仇，但貧僧現在是秉我佛慈悲爲本，動手之時，倘有不

道：「傷了袁爺性命，於貧僧功德大為虧損。這麼辦。貧僧手託這個鉢，袁爺若能把這鉢從貧僧手中拿去，貧僧即甘拜下風。否則，看家護院的銀子也不好拿的。」袁綱聞聽，倒吸了一口涼氣。看和尚也就是四十來歲，這種功夫聽說過，可沒看過，非有數十年面壁功不可，內功不到絕頂，練不了。自己念着自己的名子心裏說：「袁綱，袁綱，想不到你絕在此地。」心中一狠，說：「好，就請大師傅預備吧。」這和尚形若無事，托着鉢微微含笑，道：「袁爺請。」袁綱趕前數步，由丹田一口氣，渾身的力量運到右臂，施展千斤大力法，揚手就拿。這和尚見袁爺過來了，往後退。袁爺往前趕。和尚又往後退，退到大門對過影壁前。往後沒地方啦，這和尚往下一矮身，蹲驢騎馬式，單手托鉢微向下斜。靜等袁綱拿起，袁綱來到揚手抓鉢，見鉢裏端端正正放着一個白紙籤兒，袁綱轟的一下，渾身如同着火一般，氣的渾身亂抖。往前上步揚手一掌，這和尚早已防備。見袁綱掌到，往外閃身就跑，袁綱撒腿就追，和尚慢袁綱快。跑出三步堪堪追上，和尚猛回身說：「袁爺，着法寶。」袁爺揚臉一看，白花花一片蓋臉而來，趕緊低頭，半鉢石灰

全撒在袁綱頭上，氣的袁綱破口就罵，追的更緊，和尚往前跑，跑到影壁盡頭一轉灣轉地影壁後面，這可直成了轉影草啦，袁綱還是追，和尚見他追來往前跑，猛孤丁站着一回身說一照打一袁綱趕緊止步。鬼仔口裏沒有，這時袁綱氣得三尸暴跳，七竅冒火，見和尚早往前跑遠，竄入小胡同，袁綱追人，早已無踪，兩旁四週看熱鬧的人多極啦，從和尚到黃府門口人就圍上啦，以及以上等等情形看熱鬧更圍的多啦，和尚跑袁綱追，看熱鬧沒有不笑的，袁綱鬧的哭笑不得，這段書名爲十里舖三氣袁綱，這時袁綱已動了真火，傷處真如火燒一般，勸得傷處不是毒藥所打，不然現在想活也不容易，黃府的家裏早就趕過來，把袁綱擄了進去，武氏娘子一聽說，心裏七上八下，楊氏抱着小孩也出不去，也沒有人報信，步高看把袁綱擄扶進來，武氏娘子還以爲受了重傷呢，急得要哭，袁綱瞪了武氏娘子一眼，武氏娘子，上案，楊氏把小孩放在牀上，打了一盆水，袁綱洗了洗傷處又下了一劑藥，躺在牀上休息，後面黃獻淹，月仙同姜溫喜歡的了不得。爲什麼他亂喜歡。那官自然明白，但是官裏。並不過來看望看望，假惺惺了一陣子。見

袁綱精神十分不好，也沒深爲同他們談話。黃猷淹覺着不大得勁，同姜溫告辭出來，又坐着袁綱大聲嚷着說：「姜先生，着着袁爺要覺着不行的話，趕緊請史大夫看看。」又翻身向窗外站着的下人們道：「你們聽見沒有。小心伺候着，不然砸拆你們的狗腿，」這才兩人相對笑着走去。月仙又安慰武氏娘子，又撥了一個使喚婆子幫助楊氏伺候，武氏娘子心中感激不盡，月仙待了一會這才離去，袁綱等他們全走了，把肩頭傷處又洗洗，敷上刀傷藥，打發下人到外邊藥舖抓了一劑湯藥，買回來熬好，喝了下去，才睡了一覺，武氏娘子見他睡着，把楊氏叫過來，兩人可就商量，袁綱這次受傷，並三番兩次有人尋找生事，一定暗中有人同他作對，現在袁綱又受了傷，雖說不重，但倘若在這時候有人晚間來到，恐怕他一個人支持不了。莫若把武英喚進來幫助辦事，也好防於萬一，楊氏道：「姑奶奶，早我就知道黃家不是好人，姑爺脾氣又不好，又不容人勸說，正趕巧您的哥哥，我們主人又不在了兒，也不是那兒來的一群毛賊們，趁着這時候同姑爺搗亂，現在事情已經到了這步天地，雖然姑爺受傷了，他們未必干休，我也想把我們當家

的叫進來，既然您這麼說，我還得趕緊去，我那趟回去，聽說他要上沂州府找萬興鐵舖。姚二爺去打算告訴姚二爺這回事，讓姚二爺給訪說合說合，不知他現在已經去了沒有，您剛到滿月勞動不得。有事您支使那個婆子得啦。我就走，一說着，看天時已過晌午，又囑咐那婆子好好伺候娘子，說罷急忙走了，不說武氏娘子，單說楊氏，來到家裏見裏外沒人，只有趕車的拴子在家，楊氏可就問拴子武英上那兒去啦，拴子說：「大嫂，武大哥晌午前走的，說到沂州府拜訪姚二爺去啦，早說也得明天晌午回來，您有事嗎？」楊氏一聽急得順鬢角流汗，忙道：「這可怎麼好，你知道袁姑老爺受傷了嗎？」拴子說：「我早就知道啦，今天早晨我還看熱鬧去來着，怎麼姑老爺的傷利害嗎？」楊氏急道：「唉！沒功夫跟你費話，你趕緊備馬上沂州將你大哥，找回來，不管天到什麼時候也得趕回來，就說姑老爺受傷很利害，你大哥不知道姑老爺受傷嗎？」拴子一聽道：「爺，大嫂子，您這一說罰我一趟沂州府，武大哥不知姑老爺受傷，我忘了跟他提啦，他走的挺忙，」楊氏躁腳急道：「得啦，快走罷，備上那匹黑馬，給您二兩銀子，到沂州府趕緊

讓你武大哥快回來，家裏你不用管，我託咐鄰居得啦。一說着從懷裏掏出二兩碎銀給金子，拴子接過來急忙出馬，照直奔沂州府而去，楊氏又託咐隔壁老鄰居給看守門戶，回到黃府，把這事同武氏娘子一說，武氏娘子沒法子，看看袁綱尚在沉睡未醒，這功夫天已到黃昏時候。掌燈收拾收拾晚飯，袁綱還沒醒，爲什麼袁綱這樣熟睡，這些日子袁綱心緒不寧，今天又動了真氣，同人又動手受傷，實在太累了，吃下藥去，藥力一行，他乏勁可就上來了，所以睡了有三個時辰，等到天已定更，武氏娘子見袁綱還睡，恐怕出月的毛病，把他喚醒，袁綱醒來以後，渾身發懶，傷處已腫了許多，血也不流，楊氏早已熬得了一小鍋粥，給他盛了一碗，袁綱起來活動活動，喝完粥，武氏娘子把小孩給抱了過來，那意思是安慰袁綱，看看兒子，每天袁綱連看全不看。兒女之情可以說太少，今天特別從心裏喜歡，把小孩兒接過來，雖說是個月的小孩，個頭還真不小，胖胖的小臉膛，兩隻小眼看着袁綱，袁綱抱在懷裏也說不上是怎麼一股子勁，竟掉下兩滴眼淚。武氏娘子同楊氏一見，吃了一驚，趕緊接過小孩，這孩子哇的聲就哭了，袁綱唉了一聲，竟

句話沒說，這時屋中空氣慘淡，緊張，彷彿有什麼禍事降臨，猛然間袁綱使勁一拍桌子，叭的一響，口中說道：「想不到竟有這般驚天動地的江湖，英名遠震，會栽在這小小的十里舖……」話還未盡，就聽嗖……箭……箭……着完光從窗外打了進來，直奔袁綱面門，袁綱一閃，正釘在板壁上，紅飄飄的箭子連一毫光光的匕首，匕首上代着一條白紙籤，袁綱撲的一口把燈吹滅，武氏娘子手中攥着匕首，駭怕已極，楊氏，着娘倆個來到裏間屋，外面袁綱把衣襟緊緊扶輕輕的把門扉罷，矮身形，嗖，一個箭步竟竄出來，按理說他在明處，人家在暗處，他可不該出來，但是袁綱氣滿胸膛，隨手押着潑刀，不顧一切縱出屋外，院子裏靜悄悄，連個蟲兒叫的聲全沒有，月色朦朧往外看黑勿勿看不真切，袁綱押着刀順房簷轉向西牆，四外察看，仍然沒有什麼，心裏可就沉不住氣，腳底下墊步往房上要竄，正在這時，就見由東邊一間小房上有一條黑影一閃，袁綱趕緊注目看這條黑影的動作，這條黑影只一晃，再也不動，袁綱急忙一挺身嗖就竄上東房，前脚拔瓦塊，後脚還沒跟上，因為由西牆根往東房上一竄，雖然說小院，也算夠瞧的，他脚還沒

等往前墊步，後腳還沒換過來的時候，眼前對面見黑影一閃手一揚。礮一聲，一支袖箭直奔面門，袁綱喊聲不好，因為他單足在房簷上站着使不上勁，急忙一閃剛躲過這支，礮，礮，又是兩支一奔哽噁，一奔下陽，三支連珠箭，一支緊張一支，頭一支閃開，第二支可不容易，好袁綱，往後大仰身，鐵板橋的功夫，這支箭擦胸而過，緊跟着袁綱大反身，落下房來，這才躲過這第三支，一擰身，單腿找地，還沒站穩，就聽後面刷——金刀劈風之聲，袁綱斜刺裏一閃，回身揚潑刀大斜磕往下就蹶，來人實指望藥到病除，沒想到袁綱真有純功夫，一個閃躲不利，就能喪命，來人也不軟，一踢腰，脚下墊步，往外一閃，縱出一丈開外，袁綱早已防備他跑，也跟着踪到，來人腳尚未落地，袁綱左脚一揚，右脚一踹，正踢在來人後脚跟，袁綱緊跟着左脚往回一拉，叭，叭，來人整個翻倒在地，他揚兵刃往下要砍，就聽啞，袁綱停步拍頭，就見由南牆外樹上，下來一人，一團風似的，滾着就過來，其速如箭，袁綱捨了這人，迎上來人，見這人也就是四尺高的身量，瘦小枯乾，幾根黃鬚，土上八下，兩支眼睛骨碌碌亂轉，精神飽滿。手中一雙銅



刺，袁綱一看，十分眼熟，一時想不起來，這矮子並不答話，前手刺就扎袁綱左脇，袁綱一閃，手中刀往下就壓。找來人手腕，來人抽回前手刺，後手刺就奔袁綱右脇。袁綱這時心裏盤算，來人個矮地個高，看來人功夫甚好，再者他們來的人少不了，乾脆，想到此處，往外閃身，往前一縱，揚刀往下就剝。矮子也是往外閃身。前手刺往上扎袁綱前胸後手刺同時直奔袁綱前陰，這手名爲「雙擺尾」最不容易躲，不過會者這不難，難者不會，袁綱見矮子動肘，來勢極兇，處處往致命處下手，心中早已盤算停當，見他雙刺齊來，喊聲「來得好！」沉氣縮腰，矮子前手刺就不夠尺寸，緊跟着袁綱藏刀往後大仰身，抬右脚往外踢，就聽「嘭」正踢在矮子左手腕，青銅刺飛出多遠，袁綱此腿最爲利害，往後仰身使來人力量夠不上，自己將筋伸長，全身之力貫在右腳上，正踢在矮子手腕，那焉能受得住，矮子並不算軟，雖然左手重傷，並不示弱，右手提着單刺斜身一躍，詐敗式往外退，袁綱早已防備他往外縱，往前一躍，伸左手抓矮子頭頂，矮子準知袁綱必追，聽着來到，猛回身，傷手搭在右手上，右手握緊青銅單刺，用力直刺袁綱腰

部袁綱再躲來不及，不得已右手順勢往外一撥，可就把下部滿露出來。袁綱也是藝高人胆大，打算磕回他的腿。就想到一報還一報，來人正是月仙父親，黃獻淹老泰山，鐵腿王霸，硬碰硬，袁綱可就有點吃不住勁。當時並不覺怎樣，袁綱滾刀把青銅刺撥開，往回帶，矮子矮身踢他，把他踢傷，就在這時候，袁綱恨恨壓刀往下扎，說時遲，那時快，王霸再躲可來不及，閉目等死，就聽「照打」，袁綱停刀大轉身，只見三支暗器分上中下三路打來，黑夜之間看不清何物，搖首擰腰，往外躲，不好了，左腿受傷，這時就不跟勁了，往外蹶可不倒落，嗖嗖，一支袖箭不偏不歪正在大腿上，就覺傷處發麻，跟着打了一個冷戰，乃是一支毒藥喂的暗器，這時正在初秋七月底，月亮無光，星盤不亮，小風撲哧，枝葉沙沙作響，袁綱心中一陣發亂。滾刀尖着地，手扶着刀把四外一看，恍恍惚惚，人影搖動，四週順牆根往北房前走來，也看不真有多少人，趕緊定了定神，大喊一聲，「好賊人，」搶近前，還沒到屋門口，就見左邊黑影一幌，白光一片。急忙一閃，一叭咬」，幾塊瓦落地粉碎，屋裏小孩哇的一聲，哭了起來，袁綱這時

心裏慌得利害，小孩一哭，精神受了一種說不出的刺激，大吼一聲，返身往屋中走，剛邁步，就聽後面楞楞練子響，刷的代着風有一物奔袁綱後心打來。袁綱急忙轉身手中潑刀一撞，噹哪一聲，火星亂冒，原來是一隻練子銀錘，緊跟着又是一錘，袁綱又是用潑刀往上擋，這時袁綱愈急怒，藥性愈發作的快，這隻練子錘不碰袁綱潑刀，往回帶，掄開了往袁綱腿就繞，袁綱咬牙大喝一聲，足下最後餘力，「噹」從北房屋門口直跳在院子中心，後面練子雙錘也是緊跟袁綱背後，袁綱見這使練子錘的又是一個矮子，心中更怒，把牙咬的吱吱亂響，挺潑刀照着來人頭頂就剝，來人往外躡，並不還手圍着袁綱亂轉，這回袁綱可看清楚了，原來正是早晨鏢打自己肩頭用反間計梳紅小辮的那個小孩，袁綱更不用說氣的渾身抖戰，這時藥性已然發散開了，口中呼呼的喘，眼見又要傷在這小孩手內，就聽北房楊氏喊「好賊崽子，你也不打聽打聽十里舖武家武大老爺嗎」袁綱往屋裏一看，好，十數個賊人完全闖進屋內，賊人幌着千里火，已將武氏娘子架出，小孩扔在坑上哇哇直哭，楊氏一手拉着武大娘子，一舉手着燧台照着賊人亂打，中口大罵，

袁綱這急非同小可，往前要奔還沒竄的時候，嘆，後背着了一物，就覺渾身發冷，血往上行，頭暈眼花，站立不住，咕咚，雄視山西，掌鎮綠林的黃面金剛栽到塵埃人事不醒，楊氏現在雖然看不清袁綱如何，賊人已經到屋中動手，誰知袁綱兇多吉少，揪着武氏不撒手，口中不住大罵。一時將賊人罵惱，兩刀背，楊氏已被打傷在地，武大娘子痛哭失聲，被賊人架着，走到西牆南頭，那不常開的小門現在已經開開，迎頭一人正星黃獻淹，後面緊跟姜溫，月仙及丫環婆子等，一行賊人及受傷鐵腿王霸一齊進入。小門關好，天時已到深夜，涼風襲人，可憐屋中小孩已經哭不出聲，只剩哀哀啼喚。楊氏昏臥屋中，袁綱臥在院內，只有餘剩殘星可憐與他三人做伴，情形悽慘萬分，少時楊氏昏昏沉沉爲小孩啼聲驚醒，爬了起來，慢慢活動，聽外面已無人聲，找着火把撥點上，屋中涼清清的只有斷斷續續小孩哀啼，楊氏好容易走到裏面，見小孩只剩奄奄一息，急忙抱在懷內，心中一陣奇慘，淚隨聲下，正在悲哀之時，就聽外面亮光一晃，楊氏嚇了一跳，問誰，外面有人答言，「我，武英，誰啼哭，敢是有什麼不好嗎，

「說着見武英同另一人搶入屋內，正是一步來遲，武英怎麼深夜來到黃府，原來拴子趕到沂州府已經快掌燈了，到北大街萬興鐵舖找着武英，武英也是剛到沒有多大功夫，火神爺姚智姚廣才同武英並不認識，與千盞燈武翼武彥章全是慕名朋友，武英到了沂州府見着姚智姚二爺把雷震囑咐他的話，及同袁綱說的話，跟姚二爺詳細一說，並把袁綱現在的情形同姚二爺仔細討論，姚智聞聽也是眉頭雙縐，二人說了沒有一碗茶的功夫。拴子就趕到了，見了武英就大聲喊着道：「英大哥，袁姑老爺在您來的時候以前，受了鏢傷，後又有個大個和尚找袁姑老爺動手，八成袁姑老爺許傷的很重，剛才大嫂子家去找您去啦，我說您上這兒來，大嫂子直着急，給了我塊碎銀子，騎上咱們家那匹馬，趕到這兒，您趕緊回去，大嫂子怕今天晚上出事，沒有人幫忙，」一邊說着一邊擦汗。馬連坡大草帽呼呼直搨，武英本來見拴子趕來，知道必有事發生，不過沒想到這步天地，急忙同姚二爺告辭要走，姚智姚廣才用手一搨道：「老弟台，剛才這位兄弟一提到和尚我可想起來是誰，這麼辦人單勢孤，愚兄也一同走一趟，沒有事便能，有事也可助助威，

「武英一聽，急的上前請安道謝，聞言少敘，一路上火神爺把知道和尚，並及這夥人，是誰猜了個大概，同武英合計好啦，等到趕到十里舖已然深夜，好在他們江湖上人走黑道，算不了什麼，來到十里舖也沒回武家，照直奔黃府，武英已然知道大概，所以連門全不叫，領着火神爺姚智姚廣才，越牆而入，來到可就聽見楊氏啼哭，小孩哀叫，武英就知不好，也沒注意院中有人沒有，同姚二爺闖入屋內，楊氏看見武英到了，心中更難過，抱着小孩反到哭不出聲來。武英四外查看，見屋中亂七八糟，姑老爺同姑奶奶全沒有了，剛要問楊氏，就聽火神爺姚智道：「一老弟台，院中什麼人爬伏在地，」武英一看，黑忽忽就看出是個人，別的不清楚，武英往外就竄，姚二爺一拉沒拉住，也隨着縱了出來，姚二爺先回頭仔細看了看，然後過來。見武英已將那人扶起。這時武英才看明白正是姑老爺袁綱，只見他緊閉雙目，擰着雙眉，順着鼻孔溢出紫血，口張着，已然死去，武英急的順腦門子流汗，抱着袁綱發怔，姚二爺急忙先把袁綱衣服挑開，見渾身肉色已然有點發青，撫撫他胸口，還好，稍微有點動彈，知會武英。二人搭着袁綱，來到屋中

，放在坑上，姚二爺找來一點涼水，給他灌下，又活動活動他四肢，深夜又沒有地方買藥，再者受的毒傷，普通藥也救不了，二人撫摩了半天，只見袁綱略爲有了出入氣，好容易睜開眼睛。見面前站定武英，同另一位人物，袁綱意思要點頭，可是已經動不了，又把眼睛閉上，楊氏早已看見心中有如刀扎一般，抱着小孩哆哆嗦嗦，又不敢出聲，姚二爺同武英看到這種情形，也是難過，等一會功夫，忽然小孩在楊氏懷中哇的大聲哭了一聲，這一哭將袁綱驚動，父子天性，已死去的魂靈又回來看看這不到一個月的孩子，猛狐丁挺身坐起，睜開兩支赤紅的眼睛，看着他的幼子，欲哭無淚，這時外面樹葉被風吹動，作出一種悽慘的聲音，在這靜靜的深夜，使人毛髮直豎，武英趕緊過來扶着袁綱，袁綱看着武英，張口看着棹上筆墨，已然不能說話，武英知道他的意思，讓姚二爺把筆墨拿過來，請姚二爺代筆，武英說：「姑老爺寫什麼，」袁綱看了看小孩兒，又往外看了看，雙眼可就閉上了，武英當時明白，告訴姚二爺怎樣寫，姚二爺忙草草寫完，從頭到尾，高聲念給袁綱聽：

鳴遠兄：小犬請代爲看管，俟長成授以武藝，告以真名姓，以報我一家血滴之仇，

弟死後屍體請兄代爲葬埋，弟在九泉亦好瞑目，臨危草草……弟綱。

袁綱只略微面上帶點笑容，眼也未曾睜開，楊氏抱着小孩，把信收好，三人全注視袁綱，一聲不語，靜悄悄的深夜，萬籟無聲，只聽見袁綱喘息，由微而慢，由慢而急，由急而粗，猛然，半抬身圓睜雙目，赤得怕人，注視他的愛子。大吼一聲，瞑目而亡，可憐袁綱一直到死尙不明白受何人所害，著書人寫到此處，亦爲袁綱長嘆一口氣，這時姚二爺同武英也忍不住落下眼淚，楊氏放聲痛哭，武英趕急止住他的哭聲和姚二爺商量善後，由武英把袁綱屍身包裹停當，摺在身上，姚二爺把小孩揣入懷內，扶着楊氏，好在姚二爺已經五十來歲的人，也顧不得避嫌疑，三人竟偷離黃府，好在天尙未亮，三人匆匆忙忙回到武家，叫開大門，把袁綱屍身先找地方放妥，然後到屋中落坐，給看家的鄰居道了乏，楊氏才把前後詳詳細細情形一說，武英愈聽愈有氣，只是摸不清這夥賊人落腳何處，急的咬牙跺腳，姚二爺先安慰他幾句，然後道：「老弟台，這夥人我已然料



出八成，姑奶奶的結果據我想必不辱身，可是安全與否可不敢決定，老弟台暗暗把袁爺遺體裝殮起來，找個地方停妥，但不可讓黃家知道。等雷賢弟到了再從長計議，愚兄在雷震未到之前，絕不離開此地，我訪查這夥人及武氏娘子的下落。到時候我自然通知弟台你，」武英趕緊給姚智請安道謝，姚二爺還禮往外就走，武英向前攔着道：「天時尚早，您莫若等天亮再走，」姚智道：「不然，這羣人的來處我心裏已有點眉目，我趕緊走，袁大娘子的性命要緊，」武英想想也對，只得送姚智姚二爺走後，武英怎樣安置一切暫不細表，單說鐵腿王繡一行人等，得了月仙的通知，才知道當初一掌將自己腿打折的是袁綱袁九常，王繡又覺着自己不是袁綱對手，才約出尋江溜馬蔡沛蔡君澤，蔡沛就是第一回吳天大王蔡國亮的大姪子，一名銀面佛濟川，這銀面佛濟川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採花賊，平生絕技會打聯珠袖箭，他這手功夫還是偷學的，蔡沛蔡君澤是雲台山莫愁島第一水寨的大頭目，老總轄是天下聞名綠林道總瓢把子展翅摩雲鵬蕭搏公，蔡沛因為是蔡國亮所托，要在蕭老總轄手下學點什麼，蕭鵬與蔡國亮並沒有多大交情。不過因為蔡

國亮結義弟兄九人佔頂九王嶺同莫愁島有連山之好，不得不敷衍他，所以把蔡沛撥在第一水寨病白條何豐惠跟前當一名大頭目。何豐惠是蕭鵬第一個大弟子。二弟子是丁一僧，三弟子是神箭手文成震，四弟子急火雷任遠威。銀面佛同蔡沛是同盟弟兄，他曾到莫愁島拜望蔡沛，這時他們全是二十上下歲。年紀輕，經驗淺，對於綠林道過節還不清楚，他到莫愁島看望朋友，乃是客位，不能滿處胡串，他是天天在莫愁島十八旱寨，十八水寨之內亂遊亂逛，可巧神箭手文成震每天子午時練習連珠袖箭，可就被銀面佛濟川看在眼內，他從心裏愛惜這功夫，文成震爲人十分便直，最恨他們這類人物，所以只要他練功夫時銀面佛濟川來到，他卽停止，濟川心裏也明白，他反到連看全不看了，可是他每天夜裏在暗處隱身偷學。三日光景，他可就把這功夫的門路全學到手，他才告辭，自己在別處苦下了二年苦功夫，居然百發百中，就是心術不正，把袖箭滿用毒藥喂過，打在人的身上，見血封喉，利害無比，病白條何豐惠奉蕭鵬的命令，到北京創立海宴鏢局，並保各處水路鏢，這時何豐惠也就是三十歲左右，明着奉師傅之命，暗着也是自

已成名之由，所以廣交天下英雄，蔡沛奉蕭鵬之命到北京找何豐惠要路單。可就被鐵腿王霸遇見。鐵腿王霸同蔡國亮有聯盟之誼，蔡沛也是年輕氣盛，可就答應王霸，恰巧在十里舖又遇見銀面佛濟川，更是贊同，這才由蔡沛出主意，先打發王霸手下草上飛李雲找袁綱的碴，動起手來，到底看看袁綱的成色，以及怎樣設法氣他，又在當天晚上動手時怎樣分配，大家商量停妥，這名滿山西的英雄，可就命喪無名小卒的計劃之下，黃猷淹自把武氏娘子搶進他的私室之內，武氏娘子這時已然明白一切情形完全是黃猷淹的壞，月仙怎麼勸武氏娘子，武氏娘子總是哭，外面黃猷淹設酒款待蔡沛等，命人給王霸治傷，大家正在吃喝快樂慶功之時，王霸手下一陣風楊六跑了進來，報告王霸說：「沂州府萬興鐵舖火神爺姚智同着另一人把袁綱及那婦人小孩給弄走了，」王霸一聽，吓了一跳，他還不要緊，頭一個銀面佛濟川可就坐不住，酒是喝不下去，蔡沛蔡君澤也是繃眉發愁，書中代表爲什麼，他們這麼怕火神爺姚智姚廣才，原來姚智姚廣才同莫愁島蕭鵬是結義弟兄，排行在五，蕭鵬行大，二爺是威鎮三江金刀任輝任普照，現在莫愁島充十

八旱寨總寨主，三爺是大鬧登州的大英雄，是莫愁島中了不得的人物姓劉名炎字興沛，人稱恨天地；鎮乾坤，鐵背蒼龍劉老沛，四爺余隱余士潛，五爺就是姚智。這五人將來人稱山東五老。此時全在四五十上下，全是綠林道首屈一指的人物所以這夥人聞聽他來管這擋子事就不好辦，黃猷淹他不知道，他見衆人全面現憂鬱之色，他還以為大家不滿意他，他急忙命人看酒，張羅他們，草草了了把這頓夜宵吃完，頭一個蔡沛站起身形向王霸抱拳道：「王老叔，小姪不是怕姚智，可是小姪有數層關係在裏頭不能不躲避，再者小姪是奉命上京的，現在老叔仇人已死，大事已畢，就此告辭，」他還沒說完，王霸還沒答言，旁邊銀面佛濟川也站起來向王霸道：「王老英雄，我可不是怕老兒姚智皆因我同他有長幼之別，家業師是姚智的最小師弟，我不能久停倘若知道我在這裏，於家師方面有許多不便，蔡賢弟上北京我也陪他走一趟，跟您告辭，」這地方就叫光棍不吃眼前虧，真要姚二爺來到，他的性命就有危險，姚二爺爲他，曾同火德真君許杰許炳綸絕交斷義。所以他還不快走等待何時，二人這一告辭王霸攔也不好，不攔也不好，正在此



· 來人有手法，我有招數抵擋，絕對不能讓對方沾着本人衣角。何況給了一個大嘴巴。不由羞惱成怒，站定身形，把袖箭上好了，回手抄起一把橈子。從裏面就砍出來了，蔡沛以及水上漂，草上飛及小炳靈王玉各持兵刃，跟着濟川隨着橈子全竄出來，就是院中站立一人，天尙未亮，看不清面貌，濟川也不問誰說着張口就是一咬，好小輩，冷不防打人算得了什麼人物，着打一大袖箭已然甩出，突，突，突三支袖箭箭尖頂箭尾，分上中下三路照來人就打，就見來人揚右手，大轉身，下邊雙足飄起，濟川一見，更吃驚不小，原來上支袖箭到。來人揚右手，隨隨便便就將他抄在手中，往外大轉身，將中間那支躲開，緊跟着雙足憑空躍起，足有二尺以上。第三支落空。作書得一步一步寫，當時動作十分快，這三支袖箭打出去，來人將三支箭破了前後不足十秒鐘，濟川心裏害怕，緊跟着不等來人雙足落地。雙合手往裏甩突，突。又是兩支，只要來人地兩腿一邊一支，沒想到來人右脚尖蹬左腳面。燕子穿雲蹤。足下一用力反又起在半空。這次來人可不等他再動手，就在這一剎那間照準了濟川就如同大鷹抄家雀的架式。比他的袖箭還快，

由半空中嗖的一聲，奔濟川面門右手一揚說：「小賊先還你的寶貝，就見那支袖箭直奔濟川面門，濟川往右一閃，沒想到還有東西呢，就聽撲，來人左手一物，圓乎乎，血淋淋一顆人頭，正打在濟川右臉，銀面佛成了紫羅漢了，濟川眼還沒睜開，來人已到跟前，眼看濟川要亡國，尋江溜馬蔡沛蔡君澤揚潑刀照那人後背斜着就砍了下去，來人早已防備，往外一閃，身形稍微向後轉揚左脚撲，正踢蔡沛手腕，潑刀飛在半空，蔡沛甩手往後一退，揚臉細看來人見黑微微臉膛雄威威氣概，身高八尺以上，一身青綢子褲褂，年紀四十開外，看罷認識，吓的打一個冷戰，就見來人道：「蔡沛你還不走，正是恨福來遲黑判官，死鬼袁綱知已弟兄，一步來遲的雷震雷鳴遠，蔡沛再回頭看，見黃府後宅烈焰騰騰，高入雲霄，準知火神爺姚二爺來了，急忙道：「雷大叔，我不知是您，我要知道天胆也不敢動手；您千萬別跟何爺說（何爺就是指病白條何豐惠）爺們改日見。」說能冲着雷震雷鳴遠抱拳一揖到地，扭身上房而去，銀面佛濟川正在擦臉上血蹟，聽蔡沛管叫雷大叔，心說敢情是他，三十六着走爲上策我也溜了罷，扭身要跑，雷震早知他

要跑，上前一步，伸手就抓着和尚後頭，用力一帶，銀面佛就成了土行孫了，跪在地上道：「雷大爺，看在家師面上您饒了小姪吧，我也不知是您，要知道我決對不敢動手，」

「苦苦央告雷震，雷震正在猶豫，就見由後面搶出二人正是武英身後背着武氏娘子，最後是火神爺姚智姚廣才，姚智一見濟川，怒從心頭起，氣向胆邊生，伸手抽出百骨鞭，花楞楞揚起，眼見銀面佛濟川當時廢命，就聽有人高處唱喊「且慢，手下留人」話到人到，房上輕飄飄落下一人，雷震往旁一閃，亮架式，丁字步站定，火神姚智停鞭同時護着面門，見來人年歲也就在四十出頭，黃白淨子，雄眉闊目，鼻正口方，一身寶藍色夜褲，手提小包袱，由房上躍下，姚，雷尚未答言，那旁武英早已看清失聲喊道：「主人您可來了，」來人正是千盞燈武翼武彥章，姚智同雷震急忙停止動手，姚智先開口道：「原來武仁兄，在下姚智，那旁雷震雷鳴遠，」話尚未說完，武翼武彥章早已過來恭揖到地，這時黃府火起，三人顧不得寒暄，正在夜靜，並無人來救火，只有黃府家人喝嚷之聲，姚智再找濟川，早趁空逃去，武翼先過來看他的妹妹，可憐武氏娘子頭角已撞破



血印大片，已人事不知，武翼不由落下眼淚，雷震只好先勸着武翼，又問武英黃獻淹同王霸呢？武英道：「王霸被姚二爺燒傷在地，生死不知，黃獻淹同月仙已然不見。」姚智在旁道：「武爺走吧，看火已近了，天已然發白，天亮就不方便，好在仇人已死亡逃傷，先回家給武大娘子看傷要緊。」武翼這時恨不得抓着幾個黃家的人活活摔死，才算出氣，雖然武翼不知細情，大概黃獻淹一定又有不好行爲，趁着我武翼不在家，作不好的事情。又出閣多日未見的妹子爲何趕上這件事呢，聽姚智說完，只好點頭，出黃府回家，回頭再望黃府，火勢已大，已滿全燒着狼狽不堪，除出雷震等一行人只有黃府的家，人往外搶東西，附近鄰居一個也沒有，這也許是黃獻淹平日爲人太不好的原故，數人急忙回到家中，先把武氏娘子放在軟床上，衾子由外面打進一盆水，楊氏同武英給武氏娘子洗傷，等把當時纏的那塊布打開一看，唉呀，已然碎骨紛紛，腦血外溢，人已無救，說此處把他等如何進的黃府及雷震由何處來，先說一說，原來雷震自離別袁綱後，不多數日來到北京，進齊化門到鼓樓大街遠遠的已看見海宴鏢局的冲天招牌，門口有數位精

子手正在整理車轎，旁邊站定一人正在指揮工作，見此人身高七尺左右，白臉膛，紅撲撲，俊眉細目，高鼻樑，四字口，細腰窄背，一身青緞褲褂，足下皂鞋是個俊品人物，精神十分飽滿，雷震向前雙手抱拳道：「借光這位師傅，請您通知何鏢頭，就說金陵雷震求見，這人一聽，抬頭打量雷震，連忙還禮道：「原來是雷爺，在下阮永雲，何爺盼望您可不是一天啦，您稍微候一候，我給您言語聲，」說着此人三步兩步搶了進去，工夫不大，鏢局子裏面人聲沸沸，又聽有人笑着出來，一邊走出一邊說：「雷爺，我算計着您該到啦，請裏面，快請，快請，雷震見說話的這人，身高七尺有餘，面色薑黃，細眉長目，準頭端正，身穿古銅色長袍，外套青緞子坎肩，白襪雙臉皂鞋，年紀三十剛剛出頭，只是好像大病初愈的一般，正是海宴鏢局總鏢頭病白條何豐惠面含微笑，迎了出來，後面跟着足有二十多人，穿章不一，見雷震。打頭何豐惠搶前三步請安道：「您可把我想壞啦，天天盼望哈，列位，這就是名滿金陵恨福來遲黑判官金陵懷遠鏢局局主雷震雷大爺，」後面多少位英雄請安問好大家蜂擁着，如衆星捧月一般，把雷震接了進去，

這就是人的名，樹的影，雷震走遍天下就是好交，對待朋友實心實意，落個好名兒，大家到了裏面分賓主座下夥計獻上茶，書要簡斷，雷震在北京住了十數天，同何豐惠商議停當，金陵懷遠鏢局同北京海宴鏢局通爲聯號，海宴鏢局往南去的水旱兩路鏢，進了南方地界遠懷鏢局加意保護，懷遠鏢局的鏢往北走以及走口外的鏢，完全由海宴鏢局沿路照應，兩號全是新創，必須有相當腕兒，何豐惠他有真愁島展翅摩雲蕭鵬蕭博云作後盾不用說海宴鏢局的鏢，走遍天下，就是指着真愁島的旗號，江湖上就沒有人敢擋，所以何豐惠比較容易，雷震可就比他差些，就憑自己的人緣，打下一條路子，足足闖了十數年，金陵懷遠鏢局赤火判官旗，天下聞名，反到在海宴鏢局名聲以上，這是後話不提，再說雷震此次北來，大事已了，同何豐惠以及鏢局友好告辭，回返金陵，他這次來，海宴鏢局的人物，他全見了。如翠花蛇阮永雲，黑虎陸保霖，錦豹子白翔白永飛等等，就是容情的千蓋燈武翼武彥章沒見着，武翼替何豐惠保着一批洋貨出口奔熱河尚未回來，所以兩人並未見面，雷震雷鳴遠在海宴鏢局閒談，可就把袁綱袁九常在十里舖投奔

武翼的事說了一個大概，何豐惠可就答應雷震等武大爺回來讓他回十里舖勸說勸說袁綱，並同出門子多年未見面的妹妹見見面。這話不提單說雷震離北京回金陵，他答應袁綱三個月前後見面，這已經快三個月啦，他才奔沂州府。路上情景不說，這天他到了沂州府北大街萬興鐵舖，太陽已然壓樹梢，天快到黃昏時候，到了門前見裏裏外外連夥計代學徒全是說的一搭子事，雷震就聽了一個尾音……袁綱會裁在十里舖啦，掌櫃的去啦也沒法兒辦，聽說黃家同衙門有來往。這沒準是他媽的黃現眼的壞……雷震不由一愕，腿已然到了門坎，打算再抽回來細聽幾句，可是夥計們已然看見他，立時閉口不言，大夥計黑三迎了出來：「雷爺您來了，請裏面坐」雷震笑嘻嘻來到裏面，但不見火神爺姚廣智的影子，不由就問黑三道：「姚二爺沒在櫃上，上那兒啦，」黑三有心不說，這種事不能不同雷震說，才慢慢的把怎樣武英來找姚智，怎樣揀子又追來，怎樣說袁綱受傷甚重，姚二爺怎樣同武英剛走揀子現在外面酒舖喝酒還沒走，草草一說，雷震聽罷，準知袁綱要出毛病，急的渾身出了一身透汗，連忙問黑三道：「揀子在那兒喝酒，」黑三道

：「就在街西了……」話尙未說完見拴子喝的醉熏熏，恍恍惚惚的就進來了，一見雷震，把他的紅眼睛一瞪說：「雷爺您可來了，袁姑爺傷的很利害，有個和尙還有幾個小子，把袁姑老爺給傷了，你還不趕緊去，我的馬快，您騎我的馬，我騎您的馬，您連夜追姚二爺同我們英大哥去吧，」雷震一聽，眉頭緊縐，急忙讓拴子把馬拉出來，備好兵刃，撒馬就奔十里舖，雖然馬快，但是已經晚了，來到武家正見火神爺姚智姚廣才和一陣風一般向對面而來。二人一見面，互相招呼，雷震跳下馬來，先給姚二爺請安然後道：「二哥，多虧您來，袁賢弟現在如何，沒有危險吧，」火神爺姚智聞聽心裏這份難過悽慘就不用說了，好在是黑夜，若是白天，姚智的臉不定成什麼顏色呢，姚智道：「賢弟，此處非談話所在，咱們到武家再說吧，」雷震一聽，心裏犯啾啾，聽姚智所答非所問，就知袁綱有個不好，二人相向無語，走了沒多遠來到門口，雷震叫門，裏面武英正把袁綱尸身放好，臨時也沒有裝裹，只就是隨身衣服，蓋了一層被單，忽聽外面叫門，來到門道，偷聽了聽，又問了問，外面是雷震答聲，武英這份歡喜，非同小可，可是又是

難過，急忙把門開開，雷震慌忙進來，武英上前行禮，雷震也沒顧及一切，微微點頭，邁步往上房走。後面武英把門上好，姚智姚二爺沖他一使眼神，武英會意，隨着進入房中，見雷震正在東瞧西望，可是不好意思往裏間去，只在門外問：「弟妹歇着啦，愚兄雷震回來啦，賢弟傷好了嗎？」問了幾句，等了一會，無人答言，又照樣問一遍，還是無聲，有心要闖進去，自己是大伯不好意思，回頭見武英同姚二爺也是楞楞的看着他不言語，雷震心裏可就明白啦道：「管家，怎樣沒有人答言，難道袁賢弟，……沒有了嗎……」說到此處，已然有哽咽之聲，話全說不成整句了，武英尚未答言，就聽屋中小孩哇哇就哭了，緊跟着婦人哭聲，雷震一聽，登登登退後好幾步，心裏納悶，怎麼有小孩哭聲，就見由屋中哭哭啼啼出來一個婦人，懷中抱着小孩，正是楊氏，先給雷震請安，然後哭着指着武英道：「事到這步天地，你怎麼還不痛痛快快和雷爺說，這是能瞞的住的事情嗎？」武英尚未答言，雷震一旁，腦子裏轟的一聲。就好像駕雲一般強定了定神，上前一把攢住武英道：「管家，事到如今，我雷震不夠朋友嗎，」姚智在旁趕

緊攔着道：「賢弟，你先別忙，坐下。聽愚兄給你說。」雷震撒開武英，坐下，姚智草草了了把前後事一說，並把疑心銀面佛濟川，因爲在滄幾天在沂州府看見他及黃家怎樣惡劣，袁綱動手打到那步天地，黃家會一點動靜全沒有，等等事草草說完，雷震一邊聽一邊咬牙錯齒，聽到袁綱身亡，竟至哭失聲，手捶自己胸脯，傷心不止。等姚智說完，問武英道：「管家，袁爺遺體現在何處？」武英道：「雷爺，發我來，手舉着燈，頭前領路。來到停放袁綱所在，把被單拉開，見袁綱緊皺雙眉，往上翻，現出怒憤之狀。雷震看見心如刀絞，想不到柳林會後，成爲永訣，知己弟兄，忽然分離。怎會不使人傷心萬分，抱着袁綱屍身，放聲痛哭，哭了一會，心中忽然一動，回頭問武英道：「袁爺歸天時有什麼遺言沒有？」武英從懷中掄將出來，遞給雷震，雷震一邊看，一邊掉淚，看完揣入懷中，對着袁綱屍身道：「賢弟陰靈不遠，你的兒子就是愚兄的兒子。將來我要錯待他一點，必遭惡報，現在愚兄給你報仇去，我若不手戮仇人，對不起生的死的。」說完把被單給袁綱蓋上，扭頭就走，姚二爺攔着道：「你上那兒」，「黃府」「咱們一同去

一，武英也去，雷震向他二人各行禮道：「如此多謝，就是袁賢弟死去的陰魂也是感激不盡，何況現在武氏娘子生死不知下落，我要殺盡這些狗賊，說着，手一撫刀鞘，嗚嚶，哪金背刀跳出二三寸，往身背後一措，三人收拾俐落，代好兵刃暗器，突突突，躍牆而出，轉瞬來到黃府。雷震單人奔前院，火神爺跳智同武英奔後面，三人計議停當，各人紮緊俐落。收拾齊了兵刃及暗器，緊奔黃府，由武英引路，正是武英，對於黃府的院子情形也不很清楚，只有由袁綱住的那個小跨院進入，因為剛才姚，武二人由這院出來的，尋原路三人來到黃府，武英搶步就往牆上竄，火神爺姚智趕緊用手拉住，到底老綠林道，經驗多，智謀廣，姚智以為袁綱在這院子內同賊人動手，黃府連一個人全不出來幫忙，直等到賊人連武氏娘子劫走，黃府也沒人出來，姚智，武英來到以後，院子只有袁綱的傷體，連個人影全沒有，姚爺早已想到黃獻淹同賊人有點貓膩，現在二番返回來，不定賊人拉什麼屎，院中不無防備，所以拉着武英，恐怕他冒失，中了賊人的暗算，雷震已然明白姚二爺的心意，可是他現在心中憤怒已極，恨不得立刻進入查個究竟，先穩



了穩兵刃，嗖，已然竄到牆頭，雙手搬住，胳膊肘一用力，慢慢往上長身，只露出兩隻眼睛，往裏注目細看，院中靜悄悄，無聲無息，地上只有隱隱不清的槐樹葉兒活動的影兒，這才回頭招呼姚，武二人，跟着先飄身躍入，後面姚，武二人，也隨着跳進，三人落地定神查看，還是無人無聲，這才順牆根往南走，一邊走一邊小心聽着，忽然聽西邊小門吱的響了一聲，院子雖空，但是沒有東西隱身，三人急忙爬伏在地，緊靠牆根，見由小門挑出一個燈籠，愧上愧下的，好像有人借燈亮往外窺看，少時由門內出來兩個人，頭前一個打着燈籠，二人一前一後，順着牆根往北走，一邊走一邊也是四外看，好像怕人看見他們，用身子擋着燈亮，後面三人蛇行由南邊隨着他們往北走，少時這兩人來到北房門前即是袁綱住的房子，二人是誰也不敢進去。你推我，我推你，又不敢出聲，末了還是打燈籠的先進去，先把燈籠在屋中規規，然後才放着胆子進入，後面那人拉着前面那人的衣角，進入後，東瞧西望，無人無影。這才放心東翻西掏，外面雷震三人，早跟到北屋窗前，分兩邊閃在門旁，等了一會，見燈影兒一閃，忽然聽見一人笑的出了聲

說，「找着了，找着了。」又聽見一人噓了那人一聲，意思是不讓那人出聲，又見燈影兒一閃，二人出來了，笑嘻嘻的邁出門口，往前走。這二人就覺着脖梗子發涼，回頭一看。見有二人，身材高大，各手持兵刃，吓的這兩人撒手扔燈籠，扭頭要跑，噤喏，這邊還有一人哪！刷的，刀光閃閃，冷氣森森，擋着二人的去路，這二人吓的哆哆嗦嗦，如同鷄吃米粒一般，跪在地上磕頭告饒，口稱，「大王爺，我是個在這宅子裏當碎催的，」

「大王爺。我是這裏的下人，」雷震把頭前那人揪起，說「別怕，我不殺你，你知道袁教師爺的死，是不是你們主人所害，武大娘子現在何處，那夥人何往，說得明白，饒了你的性命，如若不然，」說到此處，把那人往懷裏一帶，咬着牙道：「當時叫你廢命，」又一撒手，撲咚這人又跪下了，那兒還有話說，簡直吓的魂全沒有了，用袖子擋着臉，口中結結巴巴，「我……不……知道……」，他話尚未說完，旁邊武英早已過來，抓起這人，細往這人臉上一看，武英怒氣沖沖，一把拉住道，「雷爺，這小子是禍首，他就是幫閑的那個姜溫，」姜溫早吓的如同機器人一樣的哆嗦……「武大叔，饒……命……吧！」

雷震過來一脚把姜溫踢倒在地，腳踩着姜溫的胸口。刀尖冲下道：「說，小子，武大娘子何在，這夥人在那兒。」武大娘子在；死院後面小樓上。那夥人在；在前院喝；喝酒呢？」他話還沒說完，雷震的刀撲哧就扎入胸膛，鮮血直冒。姜溫捱了挺腸，嗚呼哀哉。由袖口裏滾出一物，袁綱的鼻烟壺原來這小子就爲這鼻壺而來。雷震撿起，見物思人，差點落下淚來，那個底下人早已吓的沒魂了。跪在地上就會啊啊，武英也是照方抓藥，撲哧小命玩完，雷震把姜溫的人頭割了下來。向姚智，武英道：「您二位去尋武氏娘子，我去對付那群小賊。」手拿着人頭，躍過西牆，不提雷震。單說武英姚智翻身上房見果然西邊有一間小樓不高，裏面燈光閃閃。二人直奔那小樓。姚智告訴武英道：「管家。你奔北面，我奔前面。您聽我這邊有動靜。您就想法進去救人。」一說完二人分南北來到小樓前後。武英來到北面。這坐小樓坐北朝南。後面有一小窗戶，可是四外無靠，武英覺着只有上樓頂往下。才能由後窗戶後往裏看。好武英由懷中掏出百練索，一會兒，爬上屋頂。兩腳鉤着房簷。翻身夜叉探海式，兩手就攬着後窗沿，用手沾點唾沫，

眇着一目，往裏看，見武氏娘子坐在牀裏啼哭不止。月仙坐在一旁，生氣，黃獻淹直給月仙恭揖，又給武氏娘子打躬，口中說道：「大娘子，可憐。可憐我吧！我爲大娘子費盡心機，受盡閒氣，今日方能如願，慈悲，慈悲吧！」武氏娘子也不理他，只是哭，黃獻淹見武氏娘子還是哭泣，在他的眼光看來，這哭反到增加武氏娘子的美麗，不由涎手涎臉，動手動腳，這時武氏娘子可忍不住了，猛然間站起身來，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指着黃獻淹罵道：「賊子，在先我們以爲你是正人君子，原來你是人面獸心的狗才，也是我丈夫認人不清，拿你當作好人，誰想到狼子你另有希圖。我夫婦才上了你的大當，我夫婦雖死，但你可知我哥哥武翼的利害，我生不能報仇，死後必爲厲鬼捉賊子的狗魂，」說到此處，猛回身照着牆壁上撞去，狗賊光現眼要攔也來不及。當時真烈的武氏娘子鮮血崩流，昏倒在地，急懷了黃獻淹，更急的是外面的義僕武英，差點沒掉下去，唉呀一聲，用力一拉窗戶，吶，花楞楞……一個急勁，愣把窗戶拉開，屋中黃獻淹，月仙，正在用布給武氏娘子擦血，忽聽外面唉呀一聲，抬頭見有人將窗戶

拉開，吃了一驚，跟着一個人挺身要由窗戶進來，按理武英可不能這樣冒失進來，怎耐武英見武氏娘子碰傷倒地，他是不顧一切，月仙正要抄兵器，忽然院中，刷，刷，亮了兩下，緊跟着，一團火光就起來了，滿院亂滾，來回亂轉，就知不好，趕緊就拉黃獻淹，黃獻淹早嚇傻了，竟木在地下，睜着兩隻眼，只看着武英，月仙用力拉起他來往外就走，顧不得地下的武氏娘子，二人出來下樓，黃獻淹腿全軟了，那裏還走的動，一路骨碌骨碌，連滾代爬，下樓往外就跑，剛拉開門見一人當門站立，二人嚇的轉身向後就逃，來人正是火神爺姚智，原來火神爺姚智，進到院中，四下張望，只聽見樓上有哭泣之聲，正要往樓上闖，就聽後面嗖的代風就過來了，姚智乃暗器老手，忙往下一矮身，轉身形往外一蹶，就聽撲咚一聲，一塊磚頭正打在牆上，緊跟着又是一塊，直奔姚智面門，姚智往外一閃，隨手一抄，就將這塊磚頭抄在手中，往外一甩，來而不往非禮也，說聲「招打」又往來人打去，來的正是鐵腿王霸，他在酒宴前聽一陣風揚六報告說火神爺姚智把袁綱救走了，就是一怔，同時銀面佛濟川同尋江海馬蔡沛蔡君澤全懼怕姚二爺要

走。他心裏嘸咕，又不敢讓他們走，又不能說出口來，正巧丫頭說武氏娘子把月仙手咬了，借着這個原由，他已跟了出來。他來到後院，忽見有一人在院中探望，急忙閃在一旁，但手無寸鐵，又搭着右手受傷，招呼前面的人已來不及，倉促間從地上，撿起兩塊磚頭，正巧姚智要上樓，他照準了後腦就打，沒想到姚智身形太快，愣會閃開了，他不等姚智站穩，又把這塊照着姚智面門打去，誰想沒打着人家，人把暗器接着，這一來可把火神爺暗氣招上來了，把那塊磚頭打回去，雙手一揚嗖嗖三顆硫磺彈分三路打來，速度比箭尤快，王霸剛閃過那塊磚頭見有三個小圓珠兒奔自己而來，他也看不清是什麼東西，心裏一發慌，閃躲就不倒落，噗，一顆正中胸口，此物見風就着，立時衣服滿全燒着了，嚇得他魂破膽飛，這才明白真是沂州府萬興鐵舖火神爺姚智來到，急忙就地翻滾，想把火壓滅了，那知壓滅了以後，站起來又全燒起來了，急的他滿院亂轉，這就是月仙在樓上看見的一個火球在院上亂滾，火神爺想過去把他救滅，好問問他，忽聽樓上登登登又骨碌碌樓梯響，忙擋在門口，見一男一女跑了過來，一照面，又往後跑了，姚智

也不追趕，忙上樓正見武英揸着一個婦人下樓，料定必是武氏娘子，急問道：「怎樣」武英也不答言，往上努努嘴，姚智已然看見武氏娘子頭上包着一塊布，血跡全印了出來，知道傷的不輕，忙護着武英，三人下樓，見王霸已然自己就把房子燒着了，他已受傷倒地，武英借着火亮，早看出是鐵腿王霸，告訴姚智姚二爺，姚智一聽，心中後悔不該燒他，恐怕日後結仇，誰知真到後來，小神童約請五個小弟兄們在銀兒島困着火神爺姚智同火德真君許燕許炳命，以報殺祖之仇，閒話不提。火神爺姚智一見，事已至此，一不作，二不休，等到出了院子，扭回身，嗖嗖的照着樓窗兩顆大彈，登時大樓也着起來，少時西院火起，前面已然滿全知道了，三人出來正趕上雷震將銀面佛揪住，濟川給雷震跪下求饒，姚智這才抽百骨鞭要打死濟川。正巧千盞燈武翼武彥章來到，武翼自熱河回到北京海宴鏢局，病白條自然請酒道乏，酒席筵前可就雷震的事說了，並且又說：「雷爺今天剛走，您就回來了。若早點回來，二位還可以見面一，武翼聞聽，心裏煩，慌的因為他知道袁綱脾氣不好，心裏很不放心，立刻向病白條何豐惠告辭要追趕雷震

，何豐惠怎麼攔也攔不住，沒法子。接風又送行。武翼一路追趕，但二人素不相識。何況又是早半天，晚半天路程就差多啦。也是武翼心急，要是每次回十里舖，經過沂州府，他必在沂州府打尖，這次搭着武翼心裏有事，反上下趕不上站，他才連夜奔十里舖，等他到了家門口叫門，並無人出來開門。又等了一會，還是沒人，心說這幾人全管幹什麼的，自己出門才幾個月，這就不盡責了。心中一怒，也不等叫開門，竟越牆而進，並不招呼誰，直奔上房，來到窗外。聽見裏面有婦人抽噎之聲，心中納悶扒着窗眼往裏看，見桌上一盞油燈半明半暗。楊氏盤腿坐在炕上。懷中抱着一個小嬰孩，一邊打盹，一邊還一抽一噎，睡夢中哭泣，更是不解，又不好進入。忽聽馬棚上有人打呼，武翼放輕脚步，來到馬棚，見是拴子。渾身紮緊的很倒落，旁邊放着一把鋼刀，懷中可放着酒壺，好像是守夜，可是又睡着了。武翼心中有氣，過去照着拴子屁股就是一腳。拴子在夢中猛孤丁被踢，骨碌碌翻身站起，口中說：「喝，好賊，真踢呀！」武翼又是氣又是樂道：「胡說，睜開兩隻眼瞧瞧，」拴子聽着聲音不對，揉了揉眼睛，仔細一瞧，見是主



人回來了，趕緊過來請安，大爺，您回來啦。可真是時候。袁姑老爺死啦，沂州府姚二爺同金陵雷爺還有英大哥全上黃現眼家裏報仇去啦。」武翼一聽。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渾身毛孔皆張，忙又問道：「倒底怎麼回事，把話說明白了，拴子道：「袁姑老爺死在黃府，有夥賊人窩在那兒，大半同黃獻淹通通一氣把袁姑老爺打傷身亡，並把姑奶奶給劫走了，火神爺姚二爺猜是黃現眼的壞，他們三人已經上黃府去究根去啦，八成這會子許動上手了，您還不趕緊去打接應去」，武翼聽罷，真是無名火高千丈，二句話沒說，扭頭就直奔黃府，把大衣服脫了，包在小包袱內，由房上進入正趕上姚二爺要鞭打濟川，要是別人武翼就不管了，聽姚智罵他，叫他的名子濟川，武翼猛然想起在北京時，會見一位朋友姓許名杰字炳倫外號人稱火德真君，曾經跟他說有個徒弟名叫濟川，飄落在江湖上，若多咱遇見了，照應，照應，武翼也不知道他是採花淫賊，若知道也不能管，他才喊一聲，濟川逃得活命，雖然此時他逃了活命那曉在十數年後遇見袁復生活活的把他給劈死，才報今天殺父之仇，因果循環，一點也不會錯，話不重復，雷震等燒了黃

府，武英揜着武氏娘子回到家中，已然命喪無救，武翼及楊氏武英當然啼哭不止，最難過的就是恨福來遲黑判官雷鳴遠，交朋友難得知心，袁綱脾氣不好。難得是處處聽雷震的話，這次南北鏢局連合雷震再三讓他出來，他因為自己名聲仇人太多，不肯到金陵，以免惹綠林人爲仇，誰想白虎當頭，竟命喪身亡在一羣後生之手，雷震前思後想，心裏那能不難過，眼淚到沒有了，瞪着兩隻手指着黃府痛罵，還是火神爺姚智勸他，又勸了勸大家，大家才止着悲聲，商量善後，依着雷震一定要把黃現眼捉到，活祭袁氏夫婦，姚二爺攔道：「賢弟，這不是忙在一時，最好死去的入殮下葬，俗語入土爲安，黃現淹還能逃出咱們哥們手心嗎。」雷震一聽也是，隨道：「既然這麼說，我給他夫婦瞧材去，武仁兄去瞧塋地，等我回來咱們就下葬，事不宜遲，」雷震往外就走，火神爺姚智道：「賢弟，我同你去，並且到我鄉親那裏去買，或者便宜點，」雷震道：「那又麻煩老哥啦」。說罷二人出來，武翼找出袁綱夫婦的衣服換上，心裏難過就不用說了，一碗茶的功夫，裝裹全穿齊了。武翼剛要歇歇，就聽門外馬嘶人喊亂亂糟糟，武英剛要出去打

聽，就見拴子慌慌張張，脚步噲哪從外面跑了進來。往回就推武英。武英也不知怎麼回事，隨着他到了上房，拴子一把揪着子蓋燈武翼武章。結結巴巴。站在一旁喘氣。話全說不出來。不定跑了多遠了呢。武翼忙讓他先歇歇，拴子那聽，一邊喘，一邊說道：「大爺，不……不……不好了。衙門派……派了五十多馬隊，奔……奔這來了。現在已經來到村口，說要拿英大哥同您。您同英大哥最好躲避躲避吧。聽……話還沒說完外面馬號打響，馬蹄聲，少時拍拍拍，把門打的山響。武翼就是一愣。楊氏抱着小孩。嚇的戰戰兢兢，武英早就急啦。隨抄兵器。往外就闖。武翼一見，急忙喝道：「武英你。要幹什麼」，武英見主人發話，才躲在一旁，不敢言語，外門棚棚，好像用東西砸門，武翼整整衣襟，邁步往外走，武英後面跟隨。拴子早跑到馬棚後面藏著去啦。楊氏躲在屋裏，偷偷的往外看着，只見武英到門口要把門開開。剛要伸手開門。轟的一聲。外面把門就砸開了，迎頭一人，是個武官模樣。帽子歪戴着。盤着辮子。擰眉立目渾身瘦的成骨頭架子，穿着衣服整跟紙糊的是的，手裏拿着馬鞭子，斜恠着眼，上下一打量武翼道：「你

就叫武英啊，」武翼道：「武英是小民的家人，」那武官一聽又閃了閃他的兩隻母狗眼道：「武英是你的家人，不用說你就是什麼千里火武藝呀，來，代他，先治你個家教不嚴，窩藏匪徒」後面的兵丁忽啦就進來十幾個，武翼登登登退後好幾步，身後邊早已怒惱武英，一個箭步竄到前面，雙眉直豎，兩眼圓睜，緊握雙拳，丁字步一站，如同一座金剛一般，這些兵丁反到不敢動手啦，他們早就知道武家是把式窩，誰敢過來找揍，那個武官一看好哇，怎麼你們還敢拒捕是怎麼着，」往後一揚手，又過來十幾個，他拿着馬鞭，這就要開火的勁頭，」武翼趕緊吆喝着武英，搶前一步，冲着那個武官雙手抱拳道：「不敢，不敢，上差來到此處，指名捉拿我等，不知爲什麼原故，咱們全是外面跑腿的，說明白了，絕對不能讓上差爲難，拒捕二字，實在是不敢當」，那武官一聽，眉毛往上一挑，把嘴撇得跟瓢是的，嘿嘿冷笑了兩聲道：「看你也是個外場人這還算幾句人話，何必明知故問，我們是奉上所差，叫你們幾人到衙門回話，是什麼原故，我們也不知道，要是明理的，不用跟我們廢話，跟着我們走，是非原故，到堂上你們就明白啦，聽

見了沒有，要不是瞧你是走外面的，不跟你費這麼些唾沫，來，搭他們，」旁邊武英早忍耐不住，也不等武翼答話，跳了過來，用手指一指道：「相好的爺們我就是武英，武家吃糧納稅，到時候給你們拿銀子，請我們爺幾個，不說明白了，告訴你說，沒那麼大工夫，誰也不是好惹的，」那武官一聽，氣得哇呀呀亂叫，咆哮如瘋狗一般。「好小子，你要造反哪，給我綁，」用馬鞭子就抽那些兵丁，兵丁們無法，硬着頭皮往上上，武英只用兩臂一擺，這些兵丁借勁全東西歪，武英就搶了過來，直奔那武官道：「不用他們動手，乾脆咱們兩人幹幹吧；」那武官看着武英就發愁，見奔他來啦，媽呀，扭頭就要跑，武英早知他要跑，趕上一步，抓着前胸。往跟前一帶，好，這小子敢情是烟身子，受不住，往前隨着武英走了好幾步，帽子也掉啦，脖領也歪啦。嘴裏直嚷道：「喂喂，慢點，慢點，不去不要緊哪，別動武力呀，咱們好說，先撒手，先撒手，」武英哼了一聲道：「說，誰讓你們來的，到底爲什麼，說明白，放手，不然今天就今兒啦，」這時武翼早已看見那小子狼狽的樣子，也夠瞧的啦。上前先喝武英，然後給那武官又

請了個安，直賠不是，這武官見武翼給他賠不是，立刻就來勁，剛要發威，武英又哼了一聲，氣昂昂又要過來，這小子冷眼一瞧，立刻軟化啦，隨着向武翼道：「武當家的，卽然這麼着，咱們全是好朋友，這趟差事，可輪不到我們弟兄，自有他們班上的，皆因黃獻淹黃員外，把你們爺幾個告下來了，說你們爺們勾串匪人，黑夜之間，搶去金銀財寶，刀傷人命，並且把房屋給燒了，縣台是聽他的話，他出主意走公事，把我們弟兄大早起的給調過來，請你們爺幾個上趨衙門回話，沒別的，武當家的……」說着他向武翼請個安然後又道：「沒別的麻煩你們爺幾個受趟累，跟我們弟兄到堂上，卸了我們的責任維持維持我們這幾十個大小夥子的飯鍋，您簡直是我們的重生父母一般」說完又給武翼同武英各請安央告了半天，這就是光棍不吃眼前虧，別瞧他狐假虎威，見什麼人得說麼話，說實了，幹他們這種生活的人也是不容易，他準知道跟武家主僕動硬的。人家是不聽那套，所以一味軟化，反正得把差式代走是本事，何況他又不是吃八扇門的，千年百輩碰不見一回，何必廢那事。又足一央告。這要依着武英說什麼也不能去，千盞燈則不

然，因為當老飛天鷄子武德芳在世，武家就是安分守己，向來不作爲非的事，武德芳還恐怕綠林賓朋來找他，他當着天下友好把本五門毒藥鏢及一切暗器滿全封了，直等到他死，還是囑咐過繼的兒子武翼武彥章永遠不許開，本五門永遠不備毒藥暗器，所以武翼直等後來他掌五門的門長的時候，也沒開，武翼這時一想，真要不跟他走，少不得動武，那時落個拒捕之名，爲天下英雄恥笑，再者自己又不犯法，燒了黃府。也是他自己招的。父見那武職官央告說好的，硬漢怕軟的，想了想道：「好。咱們走。決對不讓您爲難，武英也笑道，一好一那武官喜出望外，吩咐給武家主僕帶過馬來。大家蜂擁着把武家主僕圍出來。等到武家主僕上馬。又有幾個兵丁到武家把東西翻個亂七八糟。臨走又把楊氏及袁綱的兒子給架走這先放在一邊。再說火神爺姚智姚廣才同恨幅來遲黑判官雷震雷鳴遠二人到街上給袁氏夫婦看材去。二人剛出街沒多遠。聽遠遠一陣急足馬踏響。約見五六十人往這邊跑來。二人急忙閃在一旁。等時見這五六十人走近。頭一個小官兒打扮，後面隨定全是一色青護心勇。軍中馬隊。直往街心而去，雷震同姚智說：「二哥，

這裏常有馬隊來嗎？」姚智正也在納悶，雖然現在正在秋操的時候，軍中正在操練，但可不常往滿街跑馬隊。聽雷震問他，把頭搖搖道：「不是常情，看樣子不是演操，許有別的情形」，雷震就不放心，他可沒想到捉拿武翼，這就是地生人不熟，本縣縣台劉完同黃獻淹二人最稱莫逆，狼狽爲奸，昨夜把他弄得家敗人亡他就甘心啦，月仙就不幹，月仙同黃獻淹由後門逃出，天沒亮就奔縣衙門，劉完準知捕快弄不了武家人物，所以請了把總營的小武官領着馬隊去捉拿武翼，這時雷震見這些馬隊心裏不放心，他對姚智道：「二哥，材的事乾脆托付您啦，我暗地跟隨他們，看是怎麼回事，恐怕於咱們有什麼不利。也好防備。」姚智點頭，二人分手，雷震暗地就墮下去啦，見這些人來到武家門口，果然停住，心想沒猜錯，又見兵丁們打門很兇，後來竟用路旁的石頭樁子把門砸開。少時碰開後那武官同十數個兵丁一擁而進，有半天功夫，見武翼同武英全面帶笑容出來，這些人圍住，又見武官親自給帶過馬來，恭敬萬分，雷震看到此處暗地伸大拇指，心裏佩服武翼，武翼真要拒捕，憑這五六十人，絕對辦不到，那時雷震可就不管啦，見



這幾十人走了，心裏合計還差幾個人沒走，少時又見幾個兵丁果然由裏面將楊氏同袁綱的兒子架了出來，雷震可壓不住火啦，一個底下人的妻子同初生不久的小孩碍着你們什麼了，主人跟你們走就滿夠面子，憑本事準拿得着人家麼，又見那些兵丁把楊氏往馬上架，楊氏不會騎馬，懷裏又抱着小孩，好容易湊合上馬，只好慢慢走，不能快跑，這些人同前面武翼那夥就兩下裏啦，這幾個兵丁這個罵，什麼難聽說什麼，楊氏只有哭，雷震就在後面遠遠的墜着，前面小武官代着武翼主僕雖然也不能跑可是比後面這幾個人快的多，沒有多大功夫，兩邊相離有半里之遙，雷震可是步下，但要跟這幾人容易得很，雷震在後面跟着，沒想到後面還有一個人跟着，就是趕車的拴子，拴子藏在馬棚後面，見兵丁們走後，他才出來，這就是兵丁不會辦事，他們應該把門給封上，或留下人看着，他們滿沒管，拴子出來就在後面墜着，見前面也有一人閃閃躲躲，他緊走了幾步，知是雷震心中大喜低聲叫：「雷爺，雷爺，雷震回頭見是拴子，又見拴子道：「我見您跟着我也跟下來啦，你說怎麼辦，這要到了衙門準沒好，我英大嫂多可憐，到底不知因

爲什麼。雷震說：「我自自有道理。小點聲說話，你到街西到棺材鋪找姚二爺，把這理情由同姚二爺詳細說明，讓姚二爺先不用到這邊來。我想法先搭救楊氏同小孩，我想你主人同武英沒有危險，你回家後在家中備好兩匹馬等着，收拾收拾值錢的東西上沂府存在萬興鐵鋪，這是你的事，別的你不用管，」拴子道：「好吧，先謝謝您，我們主要的事全仗您啦，」說着請個安，扭頭忙奔西街找姚智，雷震見拴子走去，心裏贊嘆，武家不愧俠義門庭，見幾個兵丁同楊氏已走出多遠，雷震心裏一盤算，打好了主意，抓起一把土往臉上一揉，又倒在地上一滾，把帽子摘下來，揣在懷裏，把辮子挽在頭頂，又抓了一把土洒上渾身上下成了一個土人，撒腿就追，追出這條小道繞過來正是楊氏他們走的那條路的叉道，雷震在道旁一等，見這幾個兵士一邊囁怨一邊罵，「前面哥們早到衙門了這個娘們又不會騎馬，這得什麼時候才到呢，狗賊黃獻淹渾出主意，下了操讓人歇歇，放着現成的他不支使，讓我跑這老遠，真他媽喪氣，」那意思愈說愈生氣，伸手照楊氏騎的那匹馬後屁股就是一拳，那馬憑白無故挨了一拳他不認可，頭朝下，後腿往上一

揪，楊氏在馬上又抱着小孩，不會騎馬，往下一歪，眼瞧要摔下來，這要摔着至少得八成死，雷震早就看見，按理男女授受不親，但在這生死關頭也顧不得許多，脚下墊步，往前一竄，一手抄馬韁繩，一手扶着楊氏，抄韁繩的手把着籠頭一勒，這才算沒出危險，筆寫得一步一步寫，可是當時動作真快，雷震隨着學山東老鄉口音道：「這不是妹子嗎，這是怎麼回事，你們幾個老夥計，帶俺妹子上那兒去，他不會騎馬，你們還欺侮人，打你們幾個老小子」，這幾個兵丁見要摔楊氏也是吃驚，見有人真快，怔在這危險的當兒，把馬給止住，人也沒摔着。明白的就知道來人一定不善，就有那怔頭青見雷震瘋子是的，一身土，張嘴就罵人，焉能聽這套。「躲開，躲開，不瞧你是個瘋瘋顛顛的非把你代走不可，別在這胡認親，就是你妹子，也得到衙門說去，」雷震以瘋撒斜，把眼一瞪道：「什麼，躲開，你們幾個小子給我滾開，上衙門沒功夫，俺娘病着想俺妹子，俺接他回家，你看把俺外甥全吓哭了！」說着就接孩子，楊氏也吓一跳，心說我沒有哥哥呀，我也沒娘啊，這時雷震用手接孩子小聲道：「我是雷震，揪着馬鞍子，兩眼使勁

，把孩子給我，小心點」，楊氏這才明白，又是喜歡，又是害怕，雷震把孩子接過來，往懷裏就揣，那個兵丁就急啦，過來用馬鞭，就抽雷震，雷震一閃，順手攙着他手腕，往懷裏一帶，把這小子就摔個大爬虎，那幾個兵丁也全慌了，一擁而上，那雷震的敵手，雷震雖不肯傷他性命，但是這一陣摔，把這幾個人摔的暈頭轉向，倒在底下站不起來，雷震這才不慌不忙拉過一匹馬，這手帶着楊氏騎的那匹馬的韁繩道：「走，妹子跟俺瞧娘去」冲楊氏一使眼神，往上一片腿，脚下用力，腳後跟一磕馬後腿，這匹馬帶着那匹馬，踏……跑下去了，這幾個兵丁起再身追，那馬能追得上，何況他們又全多少帶點傷，只有眼看雷震同楊氏揚長而去，這數人勉強上了馬回衙門報告，武翼同武英及那小武職官等已來到縣衙，有本縣的捕快們道辛苦接過去，差不多全認識武家主僕，並且得過人家的好處，全過來給武家主僕請安道驚，這武職官一看，捕快們對待武家主僕這份客氣，真如同見他們的父母一般，心說虧得沒細綁着，不然夠丟失面子，讓人看瞧透着自己，不懂交朋友，他也好，當着衆人足一捧武翼，又向捕快頭兒表示自己彷彿同武家

有多大交情，捕快們早就明白，這主筆又先吃苦了，也順着他給一帶高帽子，他簡直把自己看的也同武翼一般，又問：貴縣台在……」捕快頭兒道：「現在後花廳，您……」

「我自己去吧」，捕快們偷偷相對一笑說：「那趕情好，您多有累啦，」那武職官這才照直奔後面見縣台劉完正同黃獻淹月仙在花廳飲酒。這武官上前交差，縣台也給他道勞，這時只見外面走進一人，鼻青臉腫，衣帽不整。向那武職官行禮報告，怎樣被人劫走楊氏同小孩，他們數人怎樣挨打，那武職官一聽，眉頭一皺。瞪了那兵丁一眼道：「下去，知道了，他心裏說，我趕緊交差就算完了，我又不受縣台的管轄，我別多找事啦，這就要告辭，縣台劉完見他把武翼及武英捉到。以爲他的本事很不小，又搭着旁邊月仙早聽見那兵丁所說，準知是姚智等辦的事，遂向劉完一說，若不早設法捉回，後患無窮，劉完才又向那武職官道：「還得麻煩閣下，若非您，這武翼武英別人就辦不到，諒這小賊絕對比不上武家二人，您要去了，如鷲捉麻雀一般，手到擒來，您再多辛苦一趟吧，」那武職官一聽，鬧得哭笑不得，沒法子硬着頭皮，走出來，這邊劉完傳話升

堂提問武家主僕不提，那武職官出來集合有十數人，出了縣衙，他真要捉拿雷震去嗎，不然，他有他的高妙主意，他又不直接受縣台的管轄，他準知捉不着，碰巧自己也許被打，乾脆往大道左右轉個圈兒，就說已然逃走無踪，不就搪了差事了嗎，誰知不巧不成書，他帶着十幾個兵丁在大道轉個圈，剛要回縣衙，就見遠遠跑來一輛大車，還真快，車上好像坐着是個婦人，那幾個兵丁眼尖道：「總爺，那坐着的正是那個婦人，」這武官嚇了一跳，越怕出事，越出蘑菇，怎麼那麼巧，這要遇上恁二大爺我也準得挨揍，但他當着兵丁又不能透出胆怯來，他是一安排，如臨大敵一般，埋伏起來，再說車上坐着的真是楊氏，趕車的可不是雷震，乃是拴子，原來雷震把楊氏劫走，照直返回武家，那拴子正在收拾沒被擄走的東西，正往包袱內包，看楊氏從外面進來，吃了一驚，又見一個瘋子是跟在後面，心裏納悶，一聽說話的語聲，他才知道是雷震，雷震問道：「你尋着姚二爺了嗎，」尋着了，材我已經拉回來了，並且人家來了幾位幫忙的把袁姑老爺姑奶奶已成殮起來你看看去，停在後面呢，姚二爺還告訴我，你不必找他去，他自有辦

法搭救我們主人，一雷震聽袁綱已經成殮了，心裏難過，掉了幾滴眼淚，又聽不讓找姚二爺去，也不知怎麼回事，向拴子道：「你去請幾位老隣居來」，拴子答應少時有老老少少，來了好幾位，雷震先給大家行禮，然後道：「武家同袁賢弟遭了這椿逆事，實在出人意料之外，這次請高鄰到這來，沒別的請諸位念在武家主僕的面上，暫時給看管看管房屋，我這有二十兩銀子請那位高鄰受累把我袁賢弟同賢弟妹擇地掩埋起來，俟武家主僕官司完了，必另有人心，我先謝謝諸位了」說完又給大家請個圈安，鄰居們就有怕事的，就有熱心腸的，雷震又向拴子道：「你拉出車來同英嫂子急忙奔沂州府姚二爺家裏存身，」又向諸鄰道謝，看着拴子同楊氏及小孩走去，他才向大家告辭走去，武家的事自有鄰居們幫助，拴子同楊氏這才出十里鋪奔大道往沂州府，沒想到正遇上這群兵士，等到了跟前，就聽一聲喝喊，各各手執兵刃，把車就圍了，那武職官騎着馬沖過來他可不敢下馬，用手一指拴子道：「好大胆賊人，敢劫去女犯，歐打官人，還不受緝，給我拿下，」就聽這兵丁們答應一聲，如同山響，可是誰也不過來，拴子呢，也早吓糊塗啦

忙道：「這位老爺，這是我妹妹，我接我妹妹回家看我娘去，不讓我們走是怎麼回事，兵丁們一聽：不錯，還是這套話，渾身洗乾淨啦也不成，大家一起哄說：一就是他，拿呀，別讓跑了，仗着胆子往前湊合，那武官吏急，心說你別擠兌我呀，要挨打頭一個，那可不成，我給他個不下馬，拴子一看要糟用力打馬要闖過去，可是那馬是打死也不動彈，那些兵丁往上圍，愈來愈近，楊氏吓得也哭，小孩也哭，這麼一來拴子更沒主意了，咬牙跺腳，從車轅後面把刀嗖就抽出來，他剛抽出刀來，那幾個兵士們忽啦又全散開了，小武職官也要跑，像這樣兒，拴子可以跑啦，他到傻了。合算現在反成爲蘇楷桿打狼兩頭怕，這些兵丁還以爲拴子是雷震，因爲前言後語全相同，拴子是真本事沒有，看見這些人全手使兵刃，又是官人。到底還是那武職官有點經驗，他見拴子兵刃雖然抽出來，可是神氣不同，他也豁出去啦，再者他是頭兒，他不上前誰敢，他可不敢下馬，兩腿一較勁，就沖過來了，拴子無論如何胆怯，但是他在武家也不是一天兩天，多少看見過這陣式，他也往外一跳，閃身形讓過馬去，回手一刀背，要砸馬的後屁股，這武職官更



嘎雞子，他馬剛沖過去，回身手使馬鞭子一反抽，正抽在拴子的拿刀的胳膊上，拴子疼的唉呀一聲，這支手疼的一甩，刀也掉啦，恰巧掉在馬尾上馬一甩尾，馬尾稍又碰着拴子的臉，刺的眼皮又是痛，又癢癢，順着眼角往下流眼淚，蹲在地上嚶啣嚶啣直喚，這些兵丁們一瞧，好小子，就會在街上裝瘋賣傻打我們，這回你小子暈啦，大家過去你揪他胳膊我揪腿，就把拴子弄爬下啦，小武官說：「網上他，別讓他跑啦，就憑這笨貨，你們會讓他給打得少胳膊沒腿的，你們差的遠，網上放在他那輛車上連那女盜小盜，一同解往衙門，」這時候這小武官心裏這份痛快高興，就彷彿拿着要犯一般，挺着胸脯，頭前領路，少時來到縣衙，這回不同上回解武家主僕，進得衙門，揚眉吐氣，趾高氣揚，是人無理。照直奔後堂，劉完縣台已然把武翼主僕問完，也沒問出什麼口供，硬說是與匪徒通同一氣殺人放火，捏造一套供詞，往上走公事，等回批結果了武家主僕就算報仇啦；又聽這小武官報告，把劫去的女犯捉回，並同劫路大盜一齊解到衙門，劉完大喜，給武職官道勞，又命人把拴子同楊氏分別收入女監，候回事批回一同定案，連問也不問

，書寫到此處，可就想到當初政治不良，官吏貪污，放外縣的老爺，就如同海外天子一般，擅作威福，連合縣內首戶，無惡不作，小民受害不知有多少，偶爾之間，即或有一案兩案昭雪，那真是百年不遇，劉完對待黃武兩家的事說吧，這就是一面官司，以及其他像比武家嚴重的案子，胡理胡塗喪命的真不計其數，筆者不願描寫官場中這些黑幕，使人看了對於各方面都發生惡感。只有寫出俠客義士們還可以解解氣。這不過就是寫小說的一種想象，真的事實絕對不能這麼容易，閑言少說，不表劉完他們，單說恨福來遲黑判官雷震雷鳴遠把袁綱夫婦同武家善後辦理完畢，出武家門找僻靜的小客店。這時天氣已到初秋，天氣仍是燥熱，到了一家客店代賣酒飯，剛要邁腿往裏走，客店店夥不讓他進來，「看你這花子樣兒，少往裏走，丟了東西，你擔得起嗎」，雷震聽他一說，氣得剛要發作，忽然想起他穿的衣服同臉上這打扮，自己倒先笑啦說道：「夥計，你瞧，」說着用手指他的小包袱道：「這裏有的是銀子，只要你這是客棧，花錢的老爺們不在乎，你可別勢利眼看我的穿章不好，我真有硬頭貨，」店夥還是不讓他進來。末了還是掌櫃

的看店夥的樣子有點過意不去，把店小攔住，把雷震讓進去，到後院找個單靜的屋子，讓店夥先給他打盆水，他痛痛快快洗個干淨，把隨身衣服脫了換上干淨的，要了兩壺酒，兩個合口菜，一邊喝着一邊想主意，這頓酒喝的功夫甚大，直吃到天都掌燈啦，才吩咐夥計撤下去，夥計看雷震有點古怪，看雷震把衣服換了，坐那兒喝酒真夠氣派，心裏就留上神，偷偷告訴掌櫃的這位爺來歷不明，是個武官來私訪罷，掌櫃的比他還胆小，告訴夥計們全留神，明着對於雷震恭而敬之，暗地裏就監視雷震，雷震久在外面跑腿，什麼事不明白，他也好吃完了就睡，告訴夥計，不管有什麼事別叫他，店小還以為他喝多啦，怕他鬧，把門給倒鎖上，等到在二更天，雷震起來，將衣包打開，取出夜行衣，他們走江湖，差不多隨身應用衣服用器全帶着，防於萬一，用一塊青綢子包頭，身穿青緞子夜行衣，腰繫囊包，打着裹腿，足下輕便洒鞋，金背刀插在背後，週身上下收拾俐落，將脫下衣服包好措着，掏出一塊碎銀子放在棹上，作為店飯錢，輕輕把後窗戶撬開，扁身形由窗戶鑽出來，扶着窗台往下飄身，單手掛着身手，那隻手把窗戶又對好，

輕輕落地，抬頭看，見天色朦朧。新月正在上升，星光摩孌。靜悄悄，遠近無聲。微微的秋風兒吹在臉上，倒現出初秋的天氣與暮夏不同，辨明方向，照直往縣衙而來，不多功夫來到切近，遠遠傳柝之聲，來往巡更不斷。雷震躲着他們，來到牆根，看了看左右無人，丹田提氣，往上一竄，左胳膊跨着牆頭，隨手由囊中掏出一塊石子，就聽叭噠一聲，只聽道落地實聲，知道是實地，沒有動靜，這才一飄身，跳入牆內，見一層一層，大院小院，監獄同武翼主僕落於何處也不知道：正在徬徨之際，見老遠有人打着燈籠手提着一個盒子，東瞧西望，好像怕被人看見一般，走的還是真快，雷震見身後有顆小樹蹲子急忙閃在後面，不大功夫，那人走過去，雷震輕輕躡着脚步，隨在那人身後，撲的一口將那人手提的燈籠吹滅，那人吃了一驚暗了一聲，一回頭，雷震早已抽出兵刃，在那人面門一幌，冷氣森森，吓的那人撲咚就跪下了，盒子也扔了，哆哆嗦嗦口求饒命。雷震道：「你別害怕，我不傷你性命，白天捉來的武家主僕現在何處，說明白了放你逃生，不然……」說着，兵刃在那人面前一指，那人早嚇的魂全沒有了道：「你若問武家主僕，

你從此往西，順石頭道往南到南頭，第三間牢房就是。」雷震聽罷說：「你說的可是實話，若有虛言，我回來先殺你現在先屈尊你不能讓你走了。」說着把那入腰帶解下來，四馬攢蹄捆着，放在矮樹蹲的後面。剛要回身往牢獄走，就見遠遠火光一閃，緊跟着見有黑影三條，其快似飛，嗖嗖嗖，奔這方面而來，雷震暗地也吃了一驚。忙蹲下身形，閃在矮樹蹲子的後面，見三條黑影，來到矮樹蹲子旁邊站住了。聽有人說話：「剛才明明看見有人在這面說話，怎樣現在不見，莫非藏在樹後面了。」就聽另有一個小點聲音答話：「管他呢，賞他一彈子，反正是一不作，二不休，燒他娘的。」雷震往北面一看果然，火光濃煙，一齊沖起，人聲沸沸，雷震知藏身不住，往斜裏躍出丈來遠道：「什麼人，一就見那三人喝道：「果然，餘黨。」說着早有一人竄過來，也不答話。擺劍照雷震頂門就劈，雷震往下一塌腰，底下撩陰刀往上一挑，那人啼了一聲旱地拔葱，嗖，竄出去多遠，站穩了身形，那三人同時吃了一驚，上下仔細打量雷震，這時火已然起來，真是上下飛火鴿子一般，借着火光三人同時看雷震，見雷震身高六七尺左右，寬背原腰，

一身夜行身靠，打着裹腿，足登酒鞋，往臉上看，黑紫微的臉膛，濃眉大眼，鼻正口方，站在對面，如同石像一般，三人看罷也不答話，見另一人把衣襟一整，一個箭步竄在雷震面前，手中刀當胸就刺，雷震也說不清這三人是怎麼回事，見那人刀奔胸膛而來，雷震刀往下一順，閃身形往外一推，那人早將刀抽回，二次照雷震頭頂就劈，雷震往右一閃，往前上步，力劈華山斜着就砍下去，那人見雷震的金背刀分量重，不敢往上迎，斜刺一閃，那知雷震上抬是虛，刀並不往下落，反腕刀刃朝外，直刺那人肩頭。那人也並不慌忙，往外一縱，老農割麥，直掃雷震下三路，雷震雙足輕輕往上提，不等那人站起身形，往左趕步，將刀往下就刺，那人見雷震身形太快，及及乎閃躲不及，往上挺刀找雷震右腕，雷震屈刀順水推舟，那人往後仰身，剛躲過，雷震就勢，咳，喝了一聲，隨着底下一腿，正踢來人迎面骨，那人站立不住，登登登仰身倒地，雷震往前一趕步，兵刃往下落，那人閉目等死，就見另一人喊了一聲道：「好漢子，不打倒下的，來來來，你我鬥三合。」這時火光已起，燒的透天紅。人可多了。救火的救火，救人的救人，反

把正放火的人放走不追，而且放火之人並沒走，在一旁伺人動手。這種事也就出在小小十里鋪，換所大衙門可不成。雷震往後站住身形見答話之人早來在自己面前，手中一軟兵器，說話山西口音。看不清面目。一個頭不小，雷震剛要開口問，那人不等雷震動手，他是先下手為強，抖兵器就奔雷震下三路，雷震見來勢甚兇，就知此人不軟，心裏算計這三人是那裏的，真要是十里鋪縣衙的可就不怪我不留情了，見來人桿棒，往下三路而來，雷震早有防備，往起縱身形。挺腰落在那面前。撲頭就剝。那人往後閃，倒退三步，扭回身抖兵器，迎頭就打，雷震並不用刀迎，知道桿棒能軟能硬見硬就拐灣，老往前趕步，讓他的桿棒夠不上尺寸。來人知雷震是行家，心中也加了十分小心，二人走了幾個回合，二人可就合計，久戰非常計，縣衙們人也多啦。等人把我們圍上可走不了，人家一個人還戰不過。要像這樣三兩個，就得被獲遭擒，算計停當，拉回桿棒，一招呼二人「得空往外就走」。說着桿棒照雷震攔腰就兜。雷震往前錯步，那人大喜，桿棒往回一抽，正纏在雷震腰上，往懷裏一帶說：「爬下一，雷震千斤墜，丹田一口氣，兩足

用力，紋絲不動，來人吃一驚，一怔的功夫，雷震往下一坐腰，金背刀揚起照着那手腕就剝：說聲「開」，那人不由自己就將桿棒撒手，往後回身，雷震往前搽身，照那人後腰就斬，那人脚下一墊勁，竄出去回身揚手說「打」，就見一物，直奔雷震面門，雷震見有暗器，往左一閃，沒想到剛閃過這顆，就見兩顆一奔下三路，一奔胸膛，雷震往起一蹶，用刀往外一磕，就見撲的一聲，緊接着火光直冒，一般硫磺味刺鼻，雷震吃了一驚，正在此際，就見老遠又有三條黑影奔此地，就聽內有一人喊道：「什麼人，別動手」。三人來到近前，雷震一看，正是火神爺姚廣才同武家主僕，這時火已然小啦，四外人可就找下來啦，一邊讓着：「捉呀！走了武翼武英啦！燒死人啦，追呀！」就見火神爺姚智向那三人同雷震道：「快走，人下來啦。」說着直奔牆邊，這三人同雷震一同跟着，嗖嗖全竄出牆外。外面人已多極啦。數人閃閃躲躲一口氣，直跑到柳林，僻靜所在，才止住步。雷震先給姚智請安道謝，回身攢着武翼的手道：「老弟受驚啦！又見武英站在一旁，懷裡揣着的正是袁綱之子，在一旁發怔雷震心裏一陣難過，竟落下淚來



，姚智道：「賢弟我給你介紹這幾個姪子，指著使劍的道：「這是愚兄二小徒火燕王緒用刀的是愚兄三小徒墨孔雀盧銓，一然後指著使桿棒的山西人道：「此人愚也有個耳聞，同死鬼袁綱也是多年好友，向稱山西三義的末座，萬里追風禿鷹白翔白永飛，這就是金陵懷遠鏢局總鏢頭恨福來遲黑判官雷震雷鵬遠，大家見禮。」火燕王緒，墨孔雀盧銓先過來給雷震請安，恭恭敬敬行過禮，萬里追風禿鷹白翔搶過三步，深請一安道：「雷哥哥，聞名多久，今天才能見着您，果然名不虛傳，我老西這趟山東所來着啦，」雷震也忙答禮，又同武翼主僕大家見禮，武翼始終也不多言，原來火神爺姚智姚廣才得了拴子報告，一切事情早已了然，他雖然不住在十里舖，但是也有些耳聞。知道劉完是個貪污惡吏，有心要除治他，第一自己隱在沂洲府不願多管閑事，第二守家在地的千盞燈武翼武彥章尚不出頭，又何必給他惹事，這次可無所顧忌，借着這個機會正好爲民除害，有心要到衙門告訴武翼主僕說是越獄，武翼對絕不肯，姚智合計多久，想出個絕戶計來，可是不願讓雷震知道，因爲雷震的鏢局正在創腕的時候，難免出頭露面，倘若有點官

司在身上揩着，那就成了黑人江湖上就走不開，這又是姚二爺小心之處，姚智看天時尙早，這才奔柳林找個地方歇歇，又可以探聽武家主僕的結果，一路上，來往行人說的全是黃武兩家的事，你一言我一語，把個縣官劉完給罵的狗血噴頭，這才知道武家主僕並未受刑已然收監，心中喜悅，少時來到柳林，見一片濃陰滿蔽，柳條飄擺，涼風習習，秋初的天氣與夏末的氣候，多少是差着，柳林一條小溪，彎彎曲曲，也不知來自何方，去往何地，淙淙淨淨的流着，另是一種鄉村的景況，柳林裏面的野茶館，熱鬧非常，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概，姚智也無心賞識一切，正要往柳林裏面走，忽聽後面有人道：「前面是姚二爺嗎，」姚智聞聽，回頭一看，見有三人一色行裝，各拉着一匹馬，前兩個人趕了過來給姚智請安，口稱師尊，姚智見乃是火燕王緒，墨孔雀廬銓，自己的兩個徒弟，忙攙他們起來。就聽那山西口音的人一支手拿着涼帽，一支手牽着馬，用袖口擦着汗喊道：「老東西，真想不到在這兒遇見你了。這幾年沒見面我還是真的想你，你還沒死哪，沒讓水把你給灌了，來來，哥倆見個禮吧：」姚智看着也樂道：「好禿子，

見面不叫點什麼，這麼沒規矩，沒讓火槍打你的尾巴呀，一兩人全一邊笑着，一邊一同握手親熱，此人就是萬里追風禿鷹白翎白永飛。山西太原府人，河北勝手崑崙藍景藍大先生的師弟，曾經在次德真君許杰計婚的廟裏住過三年，同許杰兩人換藝相傳。所以這獨門器，禿鷹也能使。這次姚智的三弟子，燕王緒，墨孔雀盧鈴自河南往北京去，路過山西的時候，遇上禿鷹，山西三義，爲首的是銀頭小叟秦佐秦天輔，行二的是金眼猿，覓了彥丁錫齡，第三的就是禿鷹白翎白永飛。禿鷹打算到山東看望姚智，還可看看袁綱。正巧盧鈴上船來到，他把他二人拉着，同先奔十里鋪，知道柳林是十里鋪著名熱鬧的地方，三人沒到過此地，來到必先瞻仰瞻仰。正巧遇見姚智，王慶見過老師，四人到了裏面，找着僻靜所在，湖邊茶，姚智說：「你們來的真湊巧。」就把袁綱前後始末的事直到把武家主僕拘到縣衙止。仔細一說，別人還沒有任何表示，禿鷹可難過的利害，他同袁綱在山西最近幾年兩人還真親近，袁綱埋埋胡塗死在此處，一世英名竟喪在無名小輩之手。禿鷹還是真疼的慌，一指姚智道：「泥塑的，我們山西朋友倒了你們山東，你

們一點義氣也不講。鬧了這麼些日子，你連出來全不出來，看我們山西人的笑話，不用說至相好的朋友替他報仇，我老西四，要在山東你大神爺姚二爺的腳底下，替你們山東哥們除害，叫你老東西將來見不得人。」姚智道：「禿子你別着急。我正發愁人單勢孤，我早有計劃在此，你們三人來的正合適，一如此如彼一說，禿鷹一邊點頭道：「這還消消我的氣，四人商量妥當分頭辦事，一不作二不休，四人夜裏天才初更，可就奔縣衙門，要火焚縣衙，却牢反獄，再說武翼主僕，雖然被收在監牢，可是他們同普通的犯人就不同，武翼在十里舖住着數十年，待人接物，和藹可親，有求必應，官面這些人沒有沒受過人家好處的，上至捕快頭兒，下至打更的，全知道武翼是英雄，所以真是客人一般待承，真要惹翻了武家主僕，躲脚一走，誰攔得住，可是武翼反到很體恤他們，心說：「你們不必害怕，我武翼是不怕事的，要打算走，我還不跟他們來呢。他主僕二人雖然沒受牢獄的虐待，可就苦了楊氏同拴子，楊氏一個婦人家，沒有經過大潮大浪，這數次的鬧事，早已吓得胆碎心憂，談虎色變，在女監內，袁綱的小孩沒有奶吃，更沒有喂小孩

吃的東西，淨啼哭，小孩哭。當然有人不願意，未免就有怨語怨言，尤其是那不讓狗肉大奶奶的女牢頭，指着楊氏，沒腦袋沒屁股的亂罵一陣。一沒有英雄胆，別作橫人事，弄個孩子窮哭狼嚎，這是收拾人的地方，不是你們家炕頭上，「這女牢頭一邊使氣一邊罵，他越使勁罵，小孩越哭，楊氏不免就有還言，這更惱了他，眉毛一立，小巴狗眼一瞪，一把從楊氏懷中把小孩搶過來，就扔在地下。小孩被摔的哇的一聲，沒氣啦，可急壞了楊氏，撲過一把抱住，就暈死過去了，這女牢頭不但不喚叫，反嘿嘿冷笑道：「你不用跟我裝死，老娘甚麼人沒見過，只要你進到我這小門口裏來，吃不了讓你兒兜着走，一邊說。一邊過來用他三寸半橫量的金蓮照着楊氏後腰就是一腳，旁邊的女犯人看楊氏的情形實在太可憐，有的先勸女牢頭，有的把楊氏攙扶起來，捶着後背喊叫，楊氏的魂靈算沒走了，醒來大哭，指着女禁子是破口大罵，這女牢一聽，哈哈，你這要死的臭娘們，敢罵老娘，今天正沒的解悶，我先給你開齋！」他這一句話剛出口，旁邊別的女犯人有領教過的早吓的跑到遠遠的，恐怕有殃及池魚之災，有的見楊氏難過，高替他向女牢

頭哀求，反被這女禁子痛罵個不亦樂乎，就見他，袖口高高的一挽，髮髻高高一擻，伸手抽出一件刑器，這是女牢私備的私刑，乃是個粗竹竿子，硫口粗細，把竹筒子全劈成比簾子棍還細的長條，長有三尺多，打在人身上，一根竹子絲，代成一條血。利害奇慘，他給起個名子叫「一窩絲」一手舉着一窩絲，指着楊氏罵道：「臭娘們看是你的嘴硬還是我的傢伙硬，嚙嚙吧」掄起來，叭叭叭，就是三下，沒頭沒腦打的楊氏渾身冒血絲，後衣眼裏面往外流血，疼的楊氏當時痛死過去，那牢婆還不解氣，又是三下；這六下就要楊氏半條命。再有幾下，楊氏這條命真交待啦，這女牢頭手舉着一窩絲道：「你不用跟我裝死，你的嘴還硬不硬啦，」正要往下打。忽然見那其餘的女犯，全驚呼喊叫了聲，牢婆是面朝裏，見這情形。就知後面出了事了。一回頭，見一個長軀大漢，是禿禿的腦袋，笑嘻嘻站任身後，也不知是甚麼時候進來的，吓的他嚙了一聲道：「你是什麼人，趕進女監」這人不用說是萬里追風鷹白翎白永飛，冲着女牢頭一點手道：「你先別打他，我有點好心，你看這是什麼」說着手中的包袱往地下一拋女牢頭不由自己就往下看

，沒想到禿鷹白翔，就在他低頭的時候，揚手照他後腦海，叭，就是一掌，這女牢頭哼了聲，七竅冒血，往地下一溜，給閻王爺看監去啦，死在他手裏不知有多少，讓他這麼死了真便宜他，其他女犯人全吓的要嚷，禿鷹白翔道：「別嚷你們知要一嚷，咱們照方抓藥，我老西西可不留情」說着見楊氏爬伏在地上，渾身血浴一般，有心要把他攙扶起來，覺着男女援受不親，多少有點不合適，見楊氏身旁放着一個小孩還動彈，禿鷹白翔抱起來往懷裡一揣，冲着楊氏正在爲難，這時外面進來三人，正是火神爺姚智，干蓋燈武冀同武英，這些女犯人更害怕了全跪下求活命，武英早已見楊氏爬在地下，過來往起架，只見脖頸已然發軟，出氣有，入氣無，眼看不成啦，當時武英蹲在地下，兩眼冒金星，可就站不起來了，楊氏是急怒氣火一攻心，竟自身死，武冀看着也是難過，把武英拉起來，只見武英怔怔磕磕，一聲不語，欲哭無淚，好半會，才明白過來，那些女犯人反到全看怔了，禿鷹白翔一拍武英肩頭道：「老弟，別難過，老西西給你報仇，這不用說是袁仁兄的後根，你抱着，我去看火燕同墨孔雀去」說着把懷裏小孩遞給武英，扭

身出來見正西一片火亮。禿鷹奔正西間去，見遠遠竄出兩條黑影，禿鷹白翔擊掌問道：「二位嗎，一來人正是火燕王緒，黑孔雀盧鈴二人來到切近道：「正是，白爺拴子已然身亡了」禿鷹聽道：「好鳥八日的，走咱們燒他娘的，原來火神爺姚智同禿鷹白翔，火燕王緒，黑孔雀盧鈴。四人夜入縣衙，打算救武家主僕，但準知道必得同武翼費一番口舌，但也顧不了許多。爺四個走南邊房上進入，正在辨別方向，就聽：「唉唷，好小子，太爺算認了」姚智一聽是拴子的口音，向白翔三人一點手，四人落在院中，見南房靠西頭一間屋中，一盞豆油燈半暗半明，四人來到窗前，不僅是拴子喊嚷，這一帶南房，不時有人小聲哼哼，唉唷不止，陰慘慘，黑暗暗，練，蹶不時響動，十足表現出來牢獄的慘狀，火神爺姚智等爬伏在一旁往裏偷看。見這小南屋內，一鋪土坑，拴子光看上半身兩隻手被吊在房樑上，在拴子腦頂上吊着一把鐵筭帚，苗兒朝下，兩隻脚全在匠上現成的鐵環上，前後不能移動。蹲在匠上，在屁股下面放着一個小炭盆，就如同蹲轎騎馬式的架子一般，上下左右前後不能動彈，往上鐵筭帚苗扎上，如



同針扎，往下火盆燙，往前往後左右全不能。旁邊站着一員人，手拿着一個藤棍。靠窗根坐着幾個兵丁，桌上擺着一壺酒，小菜，一邊吃喝一邊樂着說道：「看你這小子還裝瘋賣傻不，在街上耀武揚威叫橫，這可該我們哥幾個看燒豬的啦。」那拿藤棍的大漢。不時照着拴子身上肉厚的地方，抽冷子就是一下，拴子一痛：不由的往上一冒，鐵筭帚苗正扎在頭上，順鬢角往下流汗，流血，往下一坐，又讓炭火燙一下不打的時候，讓炭盆給烤的從心裏往外冒油，拴子已然奄奄一息，惱了窗外四人，頭一個禿鷹白翔，一長身，嗖竄了進去。這幾人正在高樂，猛見竄入，一人，雄糾糾迎面站立，拿藤棍的那人上前喝道：「什麼人敢進監牢，」禿鷹見這人，渾身疙疙瘩疸，滿臉糟面瘡，兇眉立目，到是條山漢子，又見屋中地方狹小，若動手工夫大了施展不開，乾脆脆快，喝道：「送你回娘家，」兇漢似的牢頭，聞聽氣往上撞，舉起藤棍，照禿鷹白翔頂門就打，禿鷹一閃身，順手抄着那人手腕往前一帶，扭身揚手往下一切，喝聲「爬下，那牢頭也真聽說，山神是的大漢子，噗咚來個狗吃屎，嘴啃地，當時膀子氣解拉，疼的滿地翻滾，那個

兵丁早也竄了過來，頭一個抽出腰刀照着白翔頂門就劈，白翔往下一坐腰，往後斜閃頭，脚下墊勁，往起縱身雙飛脚，叭，正踢在這兵丁手腕之上，鋼刀踢飛，撞着屋頂，又落下來，恰巧落在那牢頭脖頸上，當時喪命，這幾個兵丁見事不好，全抽出兵刃，往上圍，禿鷹要對付這幾個笨貨很容易，但屋子太小，轉不開身，往後退步，斜着竄出屋外，這幾個兵丁毫不防備，也全跟着縱了出來，還沒站穩，門外兩旁早藏着兩個劊子手，撲撲當時完了幾個。剩下一個轉身就跑，開口要嚷，白翔過來。上手一把他下頰。膝蓋一頂他小肚子，脚下一彈，正踢在小子腎囊上，哼全沒哼當時斷氣。姚智早已跑入屋內，先把拴子解下來，人已然不成，這種非刑，慢說是拴子就是鐵打的漢子也受不了，睜開眼看了看姚二爺點點頭，瞋目長逝，姚智心裏一陣難過，落下眼淚，忽聽外面腳聲響，一着急，推開這邊窗戶往裏探身，正見千盞燈武翼，坐在緊西頭的屋中，中間屋內，十數個犯人亂亂嚷嚷，姚智見事已緊急，顧不得一切，看那牢頭死在地上，過來翻開他把鑰匙拿下來把這邊牢門開開，裏面犯人一擁要出來，姚智急把前面一人，一掌打翻在

地，回手把牢門帶上道：「誰要動，我先結果誰」說着往前走。那些犯人不敢錯亂，姚二爺來到西間屋外，武英早已看見，喜歡的了不得道：「姚二爺來了嗎，快開門，我要急壞啦，」姚智把鎖開開，進去見千盞燈迎門靠牆坐着。一見姚智站起身來，上前一把抓着姚智道：「老二哥，拴子怎麼樣，」姚智見他問拴子，知道他已然知道拴子受刑，心裏一陣難過，讚嘆人家主僕的情義，搖了搖頭，長出一口氣，千盞燈武英見此情形，就知拴子命喪，撒手姚智，怔怔的站在那裏，心裏說不出難過，武英早已暴跳萬分，姚智猖然照方抓藥攘老武英手腕搖搖道：「老弟，怎麼樣，跟着哥哥走吧。現在可是時候啦」武英尙未答言，武英早過來給武英跪下道：「主人着我武英受不了啦」武英一聲不語，姚智看武英的手，往外就走，武英跟在後面，外面犯人又是一亂。走出這屋。武英一眼看見拴子死在囚上，過來抱着尸身剛要哭，姚智一把拉起道：走，現在不是難過的時候，武英擦擦眼淚隨着他二人往外就走，來到外面再找禿鷹等三人踪跡不見，只見正東一片火亮，少時聽人喊聲皆起三人往前緊跑，正巧來到女監外，見裏面禿鷹正在

放恠，武英先闖進來，可就見楊氏倒臥地上，急的搶過往起抱，但是一步來遲，忠心的女僕，恩愛的賢妻已然身亡，武英這時不必筆者再深分描寫，全可以想到他那心裏難過到什麼地步，抱着楊氏，放聲就哭，禿鷹白翔急道：「嘿，好哥們，這是什麼地方，來，給你這塊肉，起來，想法子給你家裏的報仇，」說着把懷中小孩遞給武英，火神爺姚智，千盞燈武翼看這種情景實在難忍，尤其是武翼，憑日無故，被黃獻淹狗賊害得家敗人亡，自己妹夫妹子，及忠心的男女兩個僕人俱然無辜身喪，怎麼對得起他們，急得蹣脚長嘆一聲，往外就走，禿鷹早先出來，已然奔東方火亮的地方接應王廬二人去了，這時外面及監裏已經亂了，男牢因為門被姚智開開並未鎖上，這些全是亡命徒，往外闖，正逢見救火的兵丁們，準知半夜失火必然有人放，所以全份武裝，剛好把這些亡命徒全攔回去，有的拚命往出跑，被兵丁們皮鞭子馬棒一頓打，這算沒破了獄，千盞燈出來見人已然圍上來了，忙喝起武英同火神爺姚智靠黑暗的地方隱身形往外走，不說他三人單說火燕王緒，墨孔雀盧銓見姚智進牢救武家主僕，二人當時一犯壞，往東就跑，來的一

個平台所在，見正是縣衙廚房，裏面厨子正作夜宵，火燕王緒進身，舉起鋼刀，嚇的厨子唏噓叭叭，碗也砸了，碟子也碎了，王緒喝道：「狗官同黃賊現在何處，不然！」厨子沒等王緒說完道：「好漢爺，在東花廳飲酒呢，」墨孔雀過來就是一個滿臉花，打的厨子順嘴流血，王緒問道：「誰知道東花廳在那兒，站起來領着我們走」厨子也不敢不去，站起來一手握着嘴往前走二人跟隨，東拐西彎果然遠遠燈光並不太亮，裏面人影搖搖，王緒順手把厨子就砍了，二人一齊發出硫磺彈，嗖嗖打在窗紙上面，見風就着，把窗紙燃着，裏面斜嘍了幾聲，接着嘍咚花啦，火燕王緒同墨孔雀盧鏗來到近前，借着火光往裏看，見裏面盃筷碗碟全凌亂不堪，人是一個也沒有，二人反到不敢進去，翻身往回走，老遠見一條黑影，來到切近，正是萬里追風禿鷹白翔，王緒問道：「白爺怎麼樣」白翔道：「武家二人已然救出，狗賊殺了嗎？」二人齊道：「沒見着人，房子給點點」這時在黑夜之間，黑煙冲天，微風吹着火勢，已然起來了，老遠人聲鑼響，三人急外外走，順牆根鹿行鶴伏，忽然見前面燈光一幌，悠呼又滅啦，三人嚇了一跳，萬里追

風禿鷹白翔白永飛藝高人胆大，毫不猶豫，照直往前趕行，後面火燕王緒，墨孔雀盧銓緊緊跟隨，少時來到燈光亮的所在，反到什麼也沒有啦，見旁邊有一棵矮樹蹲子，足可遮藏兩三個人，火燕王緒道：「別管他如何，賞他一彈子，」還沒等他說完這句話，就見一條黑影，斜着就由樹蹲後面躡出去，火燕王緒準知是衙門中人物，抽出劍，趕過去，迎頂就劈，誰知此人招數太快，撩陰刀差點傷了性命，驚得一身冷汗，就是禿鷹也吃驚不小，後來盧銓也敗下去，直到禿鷹白翔亮出桿棒，同那人動手不但站不了上風，而且堪堪落敗，眼見白翔立刻就有危險，火燕王緒同盧銓同時發出，三彈，準以為必傷此人，沒想到又被來人滿全磕開，硫磺彈打在金背刀上，火星高冒，味兒刺鼻，正趕上火神爺姚智，武家主僕三人來到，原來姚智等聽人聲切近，恐怕是不了，外面連獄內犯人全亂亂嚷嚷，不逮不成，但是武英捨不得楊氏屍身，又翻回奔至屋裏打算把楊氏屍身救出，可是已經來不及，外面兵丁火夫等一擁而進，燈籠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晝，兵丁們全拿刀槍，兵器鈎桿子，一為救火，二為捉拿詐獄之人，早

先已查出是武家主僕，武英往回翻，姚智一把沒揪住，武英可就被圍了，倉促間手中沒有兵力，急的眼紅錯齒，反往人群闖進去，抓看一個兵丁，上手一抓脖領，下手一摟襟，往起一揪，一個急勁，竟把這兵丁抓了起來，遠防人打當作擋牌，近打人作爲兵器，被抓起的兵丁連急帶嚇早已嚇死過去，其餘兵丁們不敢往上搶，恐怕傷了那兵丁性命，可是越圍越衆，人是越來越多，武英急的是豁出性命，舉着兵丁硬往人身上撞，不大功夫，被他連碰代撞，以及自己碰自己，傷了數人，爲首的兵士可急了，先命人去調弓箭手以防萬一，又命人不管被抓的兵士死活，率兵丁竟往武英下之部傷來，武英可就吃苦了，恰巧又奪過一條雙手帶，把那死兵丁往人群身上裏一扔，雙手帶連刺代砍又傷了許多，正在此時忽聽角門有人喊，縣台有令，捉拿放火劫獄賊人，不論死活，俱全有賞，武英一聽，把牙咬的吱吱山響，雙手帶掄起來，是碰着死掉上亡，可是好漢難敵四手，而且懷中還揣着一個半死不活的孩子，何況人越圍越多武英可透着乏了，火神爺姚智同千盞燈武翼見武英闖進去，準知危險，急的又恨又氣，二道返回身往人群裏闖，姚二爺

抽百骨鞭，掄開環子叮噹亂響，武翼也打倒一個兵丁奪過鋼刀，先砍倒了兩個，這些兵丁們誰不知武家利害，一邊退一邊嚷，「好利害呀，武翼闖進來了，還有個老傢伙，更利害，鞭打上，就動不了啦，」怎們滿全散開了，姚智見兵丁們散開，大聲喊道，「武英還不走，懷中小孩要緊，」武英無奈，望着女牢落下眼淚，大聲喊道：「哥們，告訴姓黃的那賊官，三日內我取他二人項上人頭，小心吧，」被姚智拉着，武翼斷後，退了出來，武英眼全直了，虧得他們退的早，再慢一點，弓箭手已經趕到，恐怕要逃也難了，三人緊走，後面兵丁吶喊「追呀！追呀！」可是沒有人向前，救火到是很勇躍，姚智老遠聽見有人動手聲音，又見噹的一聲響亮，硫磺彈竟走空了，借着一冒的火光，姚智已然看出是雷雷，心中暗喜，這才忙答言，七人匆匆忙忙來到柳林僻靜所在，姚智爺給數人介紹完畢，雷震先給武翼道驚，然後拉着武英的手，落下眼淚，武英只有發怔了，雷震又給禿鷹白翔，火燕王緒，墨孔鷹銓道勞，禿鷹忙道：「雷哥哥，這可現出外道了，爲生的爲死的，全是應該，現在事情已然到現在這地步，您先別客套，後事怎樣辦，



有用着禿子的地方，我是萬死不辭，我們老西向來是不落人後，」雷震尙未答言，武英把懷中袁綱遺子交給雷震道：「雷爺，表姑老爺姑太太，只有這點骨血，經過多次危險，險些命喪，現在已然……唉也是我武英無能，對不住歸天的姑爺姑奶奶，我在三天之內一定要給死去的姑爺姑太太同小的的妻子報仇，我主人到什麼地方去，我也不跟隨，我要不把黃賊同劉完殺死。我絕對不離開十里舖，」姚智道：「英賢弟，仇一定要報，不過就是早晚的問題，先設法給袁賢弟之子，醫治好了，也好安慰他的英靈，咱們也算對得起他，武翼兄，十里舖算不能再居住下去，想個安身之處才是」恨福來遲雷震道：「彥章兄可隨我到金陵幫忙小弟，也好一同看守故去的袁賢弟之子，」武翼忙答道：「事到如今，武翼已成爲國家的罪人，絕不能再連累仁兄等，小弟也是必要給舍妹丈，舍妹報仇後，我打算奔雲台山莫愁島，找老恩兄劉興沛去，更可以常往懶尼大師處看看小女，金陵小弟是不敢去，」數人說到傷心處，心中全難過；尤其是雷震同武英，雷震是看着懷中半死的小孩難過，武英是眼望着十里舖衙內，兩眼直勾勾的發恨發怔，這時天

氣已然發白，冷風襲體，七人已然累了一夜再者說柳林也不是安身之處，七人正在商量妥善辦法時，忽然遠遠傳來車輪驟響，數馬奔騰奔柳林而來，因為天剛發亮，周圍很靜，萬籟無聲，聽得特別清楚，大家吃驚不小，越聽聲音越近，竟奔柳林而來，大家忙藏在樹後，隱身形往外窺看，這時天色發白，柳林一帶，綿亘長約數里，被濃陰遮蔽着，自然發暗，從外面往柳林裏看着不清，若由柳林裏往外看，當然明顯得多，萬里追風禿鷹白翔白永飛乃童子功，有直上最外一棵大柳樹樹頂。攀着一枝粗幹往外看，見由西邊小道上，一夥人並不多，只有兩輛快車，滿全是雙轅，每一輛車上兩個車把式，每輛車右旁有一人騎馬保護，車全蒙得很嚴，車轅旁掛着小方旗，上面的字看不很清，在最後面一個壯丁打扮之人，騎着一匹高大黑馬，這匹黑馬十分雄壯，身高有六尺，長有一丈開外滿身漆黑無雜色，兩隻小元寶耳旁高聳，走開了向翻飛，如同一條直線，上面騎馬之人紋絲不動，禿鷹不由暗暗喝彩，誇獎好馬，好馬，口中念個不住，他在樹上誇好馬，可是早有關心的人也看得明明白白，就是武家主僕同恨福來遲雷震雷鳴遠，雷震看見

來的不是官面追趕之人，心中放心大半，可是疑雲陡起，現在天色太早，這夥人來的不倫不類，可是後面的人騎的那匹黑馬，直彷彿拴子在沂州府讓自己騎回十里舖的馬，武家的千里駒，那旁武翼武彥章，看這夥人還在其次，可是看見這匹黑馬，心中悶氣冲天，明明是自己的馬，怎會被人騎着，尤其是忠心的武英，也早就注意這匹黑馬，更看那騎馬的人十分眼熟，好像在那裏見過，見那人青衣壯帽，僕從模樣，可是粉白的臉膛，使人生疑愈看愈熟視，只是想不起來，眼見這夥車馬，已然跑到切近，武英細看，豁然大悟，失聲長嘯一聲，柳林的回音使人聽見發慌，跟着見這夥人聽見這聲長嘯，猛然站住，車馬皆停住不走，個個面現驚慌之色。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誓雪仇恨，兄弟柳林斬仇人。事蹟緊張，情節火熾，極爲驚人，統在二集內詳叙。）

天 林  
津 書  
店 行

關係 魚類對於人生，

現在把他分舉在下面：

面 魚類的肉富於蛋白質、脂